

皇朝經世文編

皇朝經世文編卷六十八目錄

禮政十五 正俗七

風俗策

風俗條約

孝賢祠議

與邵子昆學使論鄉賢名宦從祀禮

無賢議

通譜說

志友

孫虹橋六十生辰詩序

名稱

字說

直姓取名

悲狀之溢

與劉按察使論速罪之法書

禮祠

陸隴其

陳宏謀

李長年

宋 華

王 訓

王懋竑

王友亮

王 昶

唐 甄

周 篆

顧炎武

顧炎武

林校春

陸 燿

禮記

巫咸河伯

毀五嶽廟謚

像設

毀淫祠疏

與熊中丞論志書

與邵二雲論史事書

上明鑑綱目館總裁書

再上明鑑綱目館總裁書

書宋名臣言行錄

再書宋名臣言行錄

與袁子才先輩論小倉山房文集書

西安府儒學碑目序

方音

書鄉飲酒禮

履說

顧炎武

顧炎武

武億

顧炎武

湯斌

錢維城

法式善

楊椿

楊椿

魏源

魏源

彭紹升

顧炎武

顧炎武

朱軾

周拱辰

正俗

訂音律

禁邪說示

禁列邪書疏

錢大昕

了齋

劉橙



皇朝經世文編卷六十八

禮政十五 正俗上

善化賀長齡編庚輯

風俗策

陸龜其

世運之盛衰。風俗實爲之。而所以維持乎風俗。使之清而不澆。樸而不侈者。則惟視乎上之政教何如耳。三代之時。非無澆漓侈奢之民也。然而道德一而風俗同者。其政教得也。漢唐宋之時。非盡澆漓侈奢之民也。然而世風漸靡。不能返於隆古者。其政教非也。三代之時。經制定於上。其車服有等。其宮室有度。其飲食器用有制。雖一寸之微。一絲之辨。必爲之釐定而頒布之。而又爲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日夜以孝弟忠信。廉潔其民人。其有奇邪蕩佚之民。則鄉大夫州長闔閭之徒。以時糾而去之。故民之生也。所見皆仁儉之風。所聞皆仁儉之訓。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一有不如是者。則鄉里相與怪之。慄焉而不甯。澆漓侈奢。何自而生乎。若夫漢唐宋之時。其所重者在簿書期會。所急者在錢穀兵師。而凡先王所以導民之具。則以爲迂闊而不暇爲。間有賢君發憤而行之。亦不能如三代之詳密。則其俗之不古若也。豈不宜乎。由斯以觀。則政教者。風俗之本原也。不深加意於政教。而徒咎風俗之不古。曰吾民不如三代之清。不如三代之樸。噫。是果民之不如三代耶。抑所以導民者。其本原猶未得耶。國家承明季之衰。其澆漓之習。已非一日。宜執事慨然思欲爲之所。愚以爲欲反今日之俗而登之隆古。無他。亦惟以三代所以導民者導之而已。愚非敢謂三代之法。可一一施之今也。然其大體。固有不可得而易者。其一則經制宜定也。民之所以不敢厭惡其耳目者。有上之法制爲之防耳。苟法制所不及。則何憚而不爲。今民間冠婚喪祭之禮。宮室衣服飲食之節。初未曾有定制也。惟其力之能爲。

則無所不可。富者炫燿。貧者效尤。物力既絀。則繼之以貪詐。故靡靡日益。廉恥日消。誠宜畫爲定制。使尊卑上下各有差等。不得踰越。庶幾儉樸可興。貪詐可弭。其一則學校宜廣也。民之所以不入於淫蕩。安其樸素者。以其知禮義之可重耳。苟禮義不足動其心。則樸素必不如奢靡之可樂。忠厚必不如淫蕩之可慕。學校者。所以教民禮義也。今惟州縣有學。又止及於生徒。而董其任者。亦止掌其冊籍。核其進退。未嘗有所謂禮義之教。人不知以行誼自重。則惟以服美爲榮。何怪風俗之日澆。日侈乎。宜選方正有道之士。爲州縣之師長。重其祿秩。而又做古里塾黨序之制。以農隙教導其民。使知禮義之可重。而無慕乎澆侈。其一則賞罰宜審也。民之所以從上之令者。以其賞罰行焉耳。賞罰不行。而欲其從令。不可得也。今朝廷之賞罰亦甚嚴矣。而獨於奢儉澆澆之際。未見有賞罰行焉。胥吏被文。竊富賈爲雕鰲。而有司不問子弟。凌父兄。悍僕侵家長。而有司不問。而其忠厚樸素。不隨時好者。則徒爲笑於鄉里。不同有所獎勵。如此安望其不爲澆侈乎。宜敕有司以時訪於境內。舉其老者。賞罰之。而卽以風俗之清。疵爲考成之殿。庶有司不敢忽。良民知所勸。而誇民知所懲。凡此者。皆所以導民之具。而風俗之本原也。誠一一舉而行之。而皇上以恭儉之德。端化原於上。公卿大臣。樹惇守素。奉宣德意於下。寰海內外。有不返樸還淳。去奢從儉。共登三代之盛者。未之前聞。會曰簿書期會。錢穀兵師。今日之急務。何暇爲此迂闊。愚恐風俗之日澆。日侈。所謂今日之急務者。亦將理之不勝理也。

風俗條約

陳宏謀

江蘇繁盛。甲於東南。人文之風雅。物產之精良。海內豔稱。惟是相尙粉華。徒事巧飾。止顧目前。罔思日後。凡婚喪逾制。男女無別。僧道惑人。地棍滋事。不但耗費財物。易致貧乏。抑且干犯禮法。有玷家風。歷任院司。屢經禁

處積習已深。執迷不悟。木部院再莅茲邦。懲惡安良。法在必行。訓俗維風。責難他諉。就其甚者。臚列告戒於後。一嫁娶惟應及時。奢侈徒耗物力。自行聘以及奩。綵帛金珠。兩家羅列。內外器物。既期貴重。又求精工。迎娶之綵亭燈轎。會親之酒筵賞。富貴爭勝。貧民效尤。揭債變產。止圖一時美觀。不顧八口家計。有女家多索。男家延捱。不但子女怨曠。更至釀成強搶爭娶之事。至戚反成仇讎。過門立見貧窘。嗣後富者聘幣不得過八端。奩箱不得過六世。有餘之家。欲厚贈婿女。奩田妝資。更有實濟。一切擺設繁文。槩從節省。貧家聘奩。各隨其力。所重婚娶成禮。何在炫燭美觀。富者爲子女惜。貧家亦免債負。祇聞因嫁娶多費。而家道消乏者。鮮見因嫁娶美觀。而從此發達者。何其愚也。

一喪葬大事。重在附身附棺。尤在致哀盡禮。新喪經懺。綿延數旬。佛戲歌彈。故違禁令。舉殯之時。設宴演劇。全無哀禮。人獸紙器。擁塞道路。誇耀愚夫。適爲有識者竊笑。至於親死棺殮。入土爲安。乃溫飽者。感於風水。久厝不葬。反以遠葬爲恥。甚至數年幾代。均不肯葬。滿屋停棺。到處浮屠。或慘付火焚。忘親滅禮。莫此爲甚。久奉。上諭申飭嚴禁。嗣後喪葬。不許有佛戲。出殯不許多用紙器。厝棺不許過三年。有子孫之親棺。毋許火化。地方官一聞佛戲。將樂器取送入官。僧道責處。出殯演劇。立即拏究。省無益之費。爲殮葬之用。安葬如期。承祭以禮。甯戚毋易。甯儉無奢。孝子順孫。豈在繁文之美觀哉。

一宴會所以合歡。飲食止期適口。何乃爭誇貴重。草尚希奇。山珍海錯之中。又講配合烹調之法。排設多品。一席費至數金。小小宴集。卽耗中人終歲之資。逞欲片時。果腹有限。徒博豪侈之名。重造暴殄之孽。前撫軍徐公。曾與同官紳士。有五筵之約。爲民仁。幸本部院秉臬時。曾與其會。一時漸有遵從。近復誇多如故。嗣後正事張。



三皇書卷之六 卷之六 一  
一  
筵不得過八菜。費不得過一金。藕湖小集。仍以五簋爲度。約略及遺之宜。留不盡之福。物薄而情自厚。費省而禮可勃。亦何苦而不爲也。

一婦女禮虛深閨。坐則垂簾。出必擁扇。所以別嫌疑。杜窺伺也。何乃習於游蕩。少婦裝妝。出頭露面。絕無顧忌。或兜輪遊山。或燈夕走月。甚至寺廟游觀。燒香做會。跪聽講經。僧房道院。談笑自如。又其甚者。三月下旬。以宿神廟爲結緣。六月六日。以翻經十次可轉男身。七月晦日。以點肉燈爲求福。或宿山廟。還願求子。或捨身於後殿寢宮。朝望供役。僧道款待。愚少圍繞。本夫親屬。恬不爲怪。深爲風俗之玷。現在出示庵觀。有聽從少年婦女入寺廟者。地方官即將僧道。出示廟前。仍拘夫男懲處。

一春祈秋報。例所不禁。聚衆賽會。酬神結會。誤農耗財。久奉 上諭廣行勸戒。江南媚神信鬼。銅蔽甚深。每稱神誕。燈綵演劇。陳設古玩。希有之物。列桌十數。張技巧百戲。清歌十番。輪流疊進。更有投身神廟。名爲執役。首戴枷鎖。名爲赦罪。擲神遊市。爐亭旗傘。備極鮮妍。擲開雜劇。極力裝扮。今日某神出遊。明日某廟勝會。男女奔赴。數十里之內。人人若狂。一會之費。動以千計。一年之中。常至數會。地棍藉此飽囊。平民因此揭債。他如擁擠踐踏。爭路打降。剪辮搶竊。結仇構怨。命盜之案。每釀於此。不止耗錢財於無益之地已也。至於鄉民信鬼。疾病不求醫藥。專事巫祝。竟日徹夜。大排牲醴。舞蹈歌唱。以爲禳解。巫師神婆。聽其剖判。今日請一神。明日送一鬼。幸而病愈。又須破產酬謝。卽或不愈。止云前求未善。不悔前非。身死之後。反致衣棺無出。不能安葬。愚妄至此。殊可哀也。

以上各條。現在一面臚列告戒。一面嚴飭地方官。隨處稽查。如再胡行。難瞞耳目。違條犯法。動關身命。惟願我

士庶軍民人等。父兄戒其子弟。夫男戒其婦女。老成者戒其後生。賢智者戒其愚魯。而紳士明理之家。更宜身先作則。嚴切防閑。式化鄉里。以敦禮教。以阜財物。以保身家。以全顏面。法令張而奸宄戢。教化明而風俗厚。本部院實有厚望焉。

鄉賢祠議

李良年

鄉賢。今非古矣。是封君贈君。祠非鄉賢。祠矣。賢之爲名也。亞于聖。聖之爲名也。在上則天子之統稱。在下則孔子而後無人焉。夫惟聖者無人。則賢之名至矣。鄉賢雖非天下萬世之賢。其亦必一鄉之善士。乃足以當之。若曰其子貴。其父卽鄉賢也。其身貴。其子又貴。是尤宜鄉賢也。則是鄉貴祠。非鄉賢祠也。且夫朝廷之待下也。有私有公。凡其人而貴也。以其爵封贈其父母。若曰彼有子。吾將用之以治天下。若有父母。吾不推其子之爵以報可乎。是朝廷以孝治天下之心也。則朝廷之于貴也。亦既私之使榮于家矣。鄉賢者。則朝廷之公也。其人而賢。章布可也。其人而未必賢也。貴雖宰輔。何益有風示鼓勵之義焉。今貴者既被朝廷之私矣。又攘其公者而冒且泥焉。殆不可矣。聖人百世之師也。學宮至嚴之地也。歷代諸儒。卓卓可傳。而或屈于時議。不列于配享者尙多。若啓聖祠之四配。止顏路曾皙伯魚孟孫氏四賢。而十哲之父。卽不與。今之博一第居一官者。何人而輒以私情假公地之俎豆。報其親乎。名之曰幽風。孝子慈孫不能改。入君且然。况于一鄉之貴。卽可列其父以賢。則是屠沽市販。皆可與焉。亦足怪矣。今之賢者。其子孫而又皆賢也。其心未始不欲進其祖父于祠也。乃從而瞻視焉。曰是某公。是某公。我祖父之賢。而與之並列乎。必廢然以返矣。嗟乎。以至美之名。至榮之典。至隆之地。令議者有輕之之心。不幾上負朝廷設祠之意乎。

與邵子昆學使論鄉賢名宦從祀書

宋 華

茲有一事。實關 國家大典。而學政所當問者。敢以商之。左右記曰。鄉先生沒。則祭於社。鄉先生。蓋卽士大夫之賢而歸老而教於其鄉者。尙書大傳曰。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棧銀已藏。祈樂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是也。既歿而不忘其德。乃相與尸祝之於社。後世鄉賢有祀。昉諸此。傳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漢元始間。詔祀百辟。鄉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信臣應詔。又朱邑祀桐鄉。王渙祀安陽。亭則民自立祠。後世名宦有祀。昉諸此。前明之制。凡郡邑鄉賢名宦。各附祀於學宮。守令歲以春秋二仲。率官屬行禮。典葦重矣。不意沿至末流。冒濫日滋。其弊天下皆然。而江南尤甚。江南之鄉賢。祠則較名宦尤甚。蓋名宦非稍稍遺愛在人。士民莫肯阿好。雖其子孫欲得之於祖父。無可如何。鄉賢則皆其子孫之陳乞。與津要之請託。始而薦紳之講。繼者得祀矣。繼而薦紳之有遺行者。亦或祀矣。始而科甲之馳封得祀矣。既而入賞得官者之馳封亦祀矣。甚至市籍佔人。其子列仕宦。則亦巍然祀矣。求之立德立功立言。一無託足。考之鄉評公評史評。略無據依。俎豆之席。羅立駢填。眞僞混淆。是非失實。至使正人君子。臨歿以此舉。誠其後人因而孝子慈孫。不忍以虛名奉其祖父。嗚呼。可慨也矣。士君子有風教之任者。始未嘗不力持。久之而情面所在。稍示圓融。籬籬一破。來者接踵。譬之江河日東。滔滔汨汨。莫知所底。夫以 國家風厲之大典。而凌夷至是。不有大賢。執持其後。執事固華所素信。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廬陵有言。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屈之守。具辨是非之識。毅然決擇。而力砥其頹波。非執事任而誰任耶。按鄉賢名宦。向有咨部之例。各省今皆行之。故冒濫頗少。近准部咨。江浙兩省節孝。照直隸例。學院會同巡撫具題。夫節孝屬執事爲政。矧此事體較重。豈可不屬執事爲政耶。

此有通儒亮節。果應祀典。其人伏候執事核實。會咨內部。然後入祠。雖未澄其源。姑窺其流。固宜請乞日漸。其止其於風教裨補。非小。伏讀大疏。有不徇情面語。卽此亦不徇之一端也。或者軒車所至。慨然濯滄。並舉從前之真偽雜遷者。確核而釐正之。是又華所欣然拭目者矣。

鄉賢議

王訓

祀鄉先生。所以選王制。勞協輿情。彰往勸來。甚盛典也。古道浸衰。祖父準其子孫之力。爲賢。爲至。有德不踰中人。名不發里閭。而丞嘗乎膠序之間。夫薰與蘭。其醜無改。其臭珷與玉。並櫃倍損。其光使沒。而有知必且望聖人之門。而足趨。聞長者之風。而心忭。愧矣。是寵之適以抑之。俎豆之適以桎梏之也。孝子用心。當如是乎。易稱有子考無咎。書曰。爾尙蓋前人之愆。謂顯揚本於立身也。彼張湯杜周。猶以子孫濟美。不終墜於酷吏。況越此哉。不徵諸人。而徵諸鬼。不變子孫。不肖而憂祖父。不賢末矣。

通請說

王懋法

甲午歲。余在舍弟懿誦青縣署中。獲晤諸城獻可兄。獻可時以仙居。令行取未上。寓於青。朝夕往來。因叙昆弟之好。相與無間也。戊戌。余中禮部試。出諸城李公之門。往謁李師。而職方公在焉。職方公。李師之內弟也。而於獻可爲從叔父。語次及之。職方公亦曾過青縣署。與舍弟叙叔姪。同之欣然。遂自上座。不復講賓主之禮。而名刺往還。一以叔姪之稱。自是數數相見於李師家。余爲舉歐陽公遺事。而未嘗不歎前人之清德也。其冬。余以假歸。南北絕遠。遂不復相聞。殷翁老父。益以甲寅來宰吾邑。爲職方公之令嗣。余老病家居。不獲謁見。而兒子儀傳。乙卯與薦書。託公下士之列。余心知宗誼。而未嘗敢言。今年八月。舍弟懿誦始見公。乃復叙及於此。余惟

古人有避嫌之義。而君子嚴未然之防。公方臨蒞晉邑。以賞善罰惡爲職。煢則好弊。一新庶政。而宗廟。且邑中王氏亦不一姓。恐有所依託。假借以撓公之治。且近來風俗澆薄。必有小子。纖人指。是以爲言者。目前之事。可鑒矣。故願仍從張水部。胡振武州民百姓之例。張水部謂白蘇州詩云。登第早。同食主。溫詩今日。一州民胡振武。建節通家。關河中帥。持劍白。百姓一以治下。爲稱侯公榮選。陞任以後。方敢再叙宗誼。朽彘孽。不能面陳其說。故書此。以請正。惟垂鑒焉。至於兩世交好之誼。非尋常通譜之比。亦欲附載之。以示兩家子弟。永傳之無窮也。

正友

王友亮

居則兄弟。出則朋友。人之大倫也。人有孤生而無兄弟者矣。未有特立而無朋友者。故師之外。益德輔仁。莫重于朋友。友也者。降於師而近于兄弟。然與兄弟。究有辨。孔子言達道曰。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又曰。朋友切切。德。兄弟怡怡。蓋一以天合。一以人合。親疏厚薄。勢離強而同也。古人敦雁行。曰。友于兄弟。篤嚶鳴。曰。情如兄弟。此比況之言。子夏謂司馬牛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亦權辭以解愛。非謂朋友卽兄弟也。今人論交。必以結拜爲親厚。吾不知其何謂也。謂重兄弟乎。則視朋友者。輕。謂重朋友乎。則視兄弟者。重。而兄弟又輕。揆之於義。均無所處也。且世有疾同氣。如寇仇。愛他人如骨肉者。夫既視爲寇仇矣。又取所疾之名。加之於所愛。不更感歎。吾知哲士。端人。必笑而弗受。其受焉者。則便辟柔佞之徒也。便辟柔佞之徒。烏可與言交際哉。詩云。每有良朋。況也水猷。傳云。一介之士。必有留友。夫朋曰良友。曰密。推之至矣。未嘗易以別稱也。若今所爲。則兄弟之誼。漸而朋友之道。廢刑例。異姓結盟。兄弟者。罪照謀叛。未行律。除以人數多寡爲差。蓋爲市井小民而設。士大夫公然效之。何哉。本之經考之傳。之律。知五倫不可闕一也。作正友。

孫虹橋六十生辰詩序

王爾

生辰爲壽自古無之。蓋古之所謂頌禱者。乃出于平日之詞。故天保報鹿鳴之燕也。而曰如南山之壽。行葦養老乞言也。而曰以祈黃耆壽考維祺。楚茨信南山力田以奉宗廟也。而曰報以介福萬壽攸酢。又曰曾孫壽考受天之祜。至于生辰爲壽。則古帝王且未之聞。而況士庶人歟。非以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之日。更爲宴樂。孝子仁人實有所不忍。故唐文皇垂泣以對羣臣。而國初孫退谷張贊山諸公。遂欲廢此禮。非篤論歟。孫子虹橋以乾隆辛丑某月日爲六十生辰。作詩見志。眷父母感妻子。繹其詞。如清商之奏。如哀絃之引。悽然詘然。使人不可卒讀。而卒以消宿疾而邀天祐。自慰自解。洵平安貧樂道與仁人孝子之思有合也。由是志推之。繼絲竹嘖咽。寶朋雜遝。以稱百年之觴。豈孫子所欲也哉。孫子詩既出。和者凡數十家。余之序之。竊欲與孫子應非禮之禮。以復于古云。

名稱

唐 賈

名者序長幼辨貴賤別嫌疑禮之大者也。今也士而不仕或未仕於貴者。自稱曰晚。非禮也。晚之者齒長於我也。非以得也。通謂於貴者名之上不敢有所稱。曰某而已。曰稱亦曰某。若均舉均仕於先舉先貴者。則稱曰晚。今也有等於我而長於我者。則不稱晚。非禮也。齒之尊。猶齒之尊也。通謂於長者。或二十年以長。或三十年以長。雖非貴。同於名之上。稱曰晚。口稱亦曰晚。今之稱貴者於先生之上。雖少必加以老。焉非禮也。於師曰先生。於賢曰先生。於高年曰先生。可謂尊矣。奚假於老。古人於少之時。曰富於春秋。謂之爲老。將短於春秋矣。不祥莫大焉。是故於貴者但稱先生。明謂奄人爲內臣。非禮也。在列謂之臣。有職謂之臣。奄人備灑掃。非臣也。奴也。

奴也而臣之。是抗奴於公卿。辱公卿矣。天子無外。奴也而內之。則股肱腹心之臣皆外乎。庶士庶民皆外乎。是屏于足赤子於四裔。無臣無民矣。是故爲奏爲文。勿曰內臣。但曰奄人。今之名地者。不以時而以古。非禮也。以古名地。若爲異代之土地。非今日之土地矣。悖莫大焉。是故出言爲文。於蘇州則曰蘇州。勿曰姑蘇。於吳江則曰吳江。勿曰松陵。今之名宦者。不以時而以古。非禮也。以古名宦。若爲異代之朝廷。非今日之朝廷矣。悖莫大焉。是故出言爲文。於某部尚書侍郎。則曰某部尚書侍郎。勿曰太宰少宰。大宗伯少宗伯。

## 字說

## 周篆

自古有道之士。率皆無名。如世所傳披裘公。澹陰丈人之類是已。其達而在上。功德及人。人欲從而稱之。則往往卽其所有事以名之。如堯時之爰斯熊鰲是已。名雖傳於後世。要非其名也。而況於字乎。迨德下衰。人不能無名。然而未有字也。試問西周以前。爲聖爲賢。爲卿爲相。其字云何。未有不茫然者。予故嘗爲之說曰。人之稱字也。其始於東周後乎。好名之心勝。故名之不足。而繼之以字。然而無名者。往往傳其事。有字者。或不著其名。豈非所以副當時而垂後世者。顧其行事何如。而不在字之有無也。況字不足而復加之。以號如晚近之世乎。是故取號與字較。而字貴。取字與名較。而名貴。取有名與無名較。而無名尤貴。嗚呼。無名尙矣。意者其無字乎。無字尙矣。意者其無號乎。居今之世。不容無字。猶唐虞以降之不能無名也。去號而稱字。其猶行古之道歟。作字說。

冠禮三加。而字之敬其名也。周道尙文。有字實始於西周。故聖門朋友。皆以相字爲尊。未有以號稱者。號始於唐。而盛於宋。然必皆晚年。德盛望尊。人并其字。不敢稱。而始以所居之地。辱之。如史傳中往往云。某居某稱。

爲某某先生之類是也。其偶有自號者如香山居士、醉翁、東坡居士、伊川老人之類，亦皆晚年偶取所居之地以自寓。未若明以來之無貴賤老幼無不有號者。是以賢乎呼及童稚，坡谷濫于典彙，而寧戚齒德之辨，混然矣。

以姓取名

顧炎武

古人取名，連姓爲義者絕少。近代人命名，如陳王道、張四維、呂調陽、馬負圖之類，榜目一出，則此等姓名幾居其半。不知始自何年，嘗讀通鑑至五代，後漢有鞏州伶人靖邊庭，胡身之，莊曰靖，姓也。優伶之名與姓通取一義，所以爲諱也。靖邊庭亦見宋史回欽諱傳考之自唐以來，如黃幡綽、雲朝讓、唐書魏伶官傳鏡新磨、五代史羅衣輕官傳伶之號，皆載之史書，益信其言之有據也。嗟乎！以士大夫而效伶人之命名，則自嘉靖以來然矣。

誌狀之濫日知錄

顧炎武

誌狀在文章家爲史之流。上之史官傳之後人，爲史之本。史以記事，亦以載言，故不讀其人一生所著之文，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公卿大臣之位者，不悉一朝之大事，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曹署之位者，不悉一朝之章，故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監司守令之位者，不悉一方之地形土俗，因革利病，不可以作今之人。未通乎此而妄爲人作誌，史家又不考而承用之，是以抵牾不合。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其謂是與？名臣碩德之子孫，不必皆讀父書，讀父書者亦不必能通。有司掌故，若夫爲人作誌者，必一時文苑名士，乃不能詳究。而曰子孫之狀云爾。吾則因之。夫大臣家可有不識字之子孫，而文章家不可有不通今之宗匠，乃欲使籍談伯魯之流，爲文人任其過，嗟乎！若是則盡天下而文人矣。



蔡伯喈集中爲時貴碑誌之作甚多。如胡廣陳寶各三碑。橋玄楊賜胡碩各二碑。至於袁滿來年十五。胡根年七歲。皆爲之作碑。自非利其潤。不至爲此。史傳以其名重。隱而不言耳。文人受賤。豈獨碑退之諛墓金哉。昔揚子雲猶不肯受賈人之錢。載之法言而杜甫哀李邕詩。乃謂之義取。則又不若唐賈之直以爲利也。戒庵漫筆言唐子畏有一巨冊。自錄所作文。簿面題曰利市。

新唐書韋貫之傳。言裴均子持萬緡請撰先銘。答曰。吾甯餓死。豈是爲是。今之賣文爲活者。不可媿乎。若司空圖傳。言隴居中條山。王重榮父子雅。手之數餽遺。弗受。嘗爲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處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既不有其贈而受之。何居不得已也。是又其次也。

論銘誌體例得失詳見喪禮下

與劉按察使論連葬之法書

林枝春

養生喪死。王道所先。仁人孝子。不忍暴露其親。使骨肉復歸於土。所以死者獲體魄之安。生者盡送終之禮。其在閭閻。除凶穢之氣。以召祥和。順閉藏之理。以暢生機。此陰陽常理。爲政者轉移風俗之大端也。竊見執事禁邪神。嚴賽禱。師巫疇人。不得逞其故智。今歲民氣和樂。竟無天昏札遘。可謂立事有制。張弛之明效也。今更有欲上陳者。南方之俗。鄙野樸陋。親死不葬。停柩於家。揆其本心。非必盡貪吉壤。特以棺衾苟完。吾責已塞。棺柩一物耳。置之舍中。何與人事。且生與周旋。一旦出之郊垌。非心所樂。歲月因循。竟有逾數十年。父子祖孫。纍然並列一堂者。苟非居停易主。從不能以廓清。其或因事他徙。棄置山坳。出臨間。蔽以碧蓬。稻稈。雨淋日炙。白骨磷然。村豎無良。因而傾倒之。取其支骸餘板。以鋪墳路坎。屯柵雞豚。而是物已泯然無迹矣。其在閭閻中者。卒

遇同祥。擁擠屯塞。卽時與之俱盡。村墟春夏之交。溪流暴漲。浮沉江海而沒者。又不可勝數也。向使開三尺土。覆一篑而納其中。何至傷心慘目若斯之甚哉。近歲人情日薄。相親成俗。不復置懷。四鄰雖設義塚。下戶羞聞其間。公牒查催。則鄉保飲錢。投一甘結足矣。聞二十餘年前。當事曾爲發價。然漫無經理。祇令出城。無良之徒。因以爲利。舉而置諸邱隅。遂已坐收燬埋之值。今堆疊傾朽者皆是也。自去歲疾疫。城坊以內。又增十分之二。率皆聯合細材。不甚牢固。傳以油灰。勿迸并裂而已。又屋宇淺隘。不爲頹坎。不能具帷箔。架閣有若牀案。生者飲食寢處於傍。或反置器物其上。如此。有異於溪編蠻夷之所爲耶。爲今之計。莫若以漸使有歸奠。若分其地。擇其人。別其等。次定其期。會而官給其資。苟其如是一二年間。可使數千朽骨。盡歸黃壤。何謂以漸使有歸奠。發令之初。先遣官吏。循行里舖。親加勸諭。約計總數若干。分作數起。但使每起足數。不必更問誰家。至日就漸稀。則勒之爲限。以次而密。蓋立法驟則物力人工。一時騰踊。而從事愈難。緩則漸不致詰。而其後仍爲具文。此不可不因時弛張也。何謂分其地。四郊官地。如東南之豹頭山。吉祥山。西北之社稷壇。厲壇。前後左右。虛處寬敞。今卽以其地屬之四門。城中分而爲四。闕廂附之。郭外村鎮市集。各歸其界。散則易清。近則使事。愚見其價廉而工省也。何謂擇其人。周禮春官。設墓大夫之職。掌其政令。聽其獄訟。所以重教化也。省中丞倅。豈無事務稍簡。足資差遣。但此非如監督工程。可資餘潤。以求敘進。才智者或不樂爲。要擇其勤力而有仁心者。任之而已。有居中以總其事。更令分委佐雜。各任一方。俾各分晰界限。登諸冊籍。以杜推諉。則虛實昭然。功效不掩矣。何謂別其等。本官各於所轄之地。親同保甲察驗。先其年深無主者。次其子孫寒微不能自舉者。皆官爲出資。其次家雖貧困。尙有親鄰扶助者。量與補助。其間或有依違。務爲開誠勸諭。使知柩家有無死欲

速朽之義。彼見一時並舉者。皆不過云爾。則亦將俯首帖服。勉於自爲。況有經管以督其後乎。何謂定期。會凡葬必卜日辰合利。閩俗亦然。但閩人獨以清明及大寒日。名爲公衆日子。不拘何向。皆可啟土掩埋。今擬自季秋初訖於來歲季春。則此一節皆在其內。省費必多。況冬末春初。凍餒者藉此以食其力。於游惰更有所補。此外苟值風日清美。卽爲月吉辰辰。要毋令星卜之家。得以居奇而已。至於官給其資。竊亦嘗籌其法。每日工費約需四百餘文。次等貧戶。零需補助者半之。業經拋棄在山者又半之。以多乘少。約百金可埋二百餘口。商之大府。或有無礙公項。可以酌難。累百而上。接續措備。不必尅期整付。則亦易爲力。但慮奸猾虛糜。是又在任事者以實心行實政耳。所埋名口。既有冊籍可稽。又於其處立標。書鄉里年月。足爲所親認識。則後來他歸及別籍寄寓者。或遷或否。亦可聽諸其人。異乎投諸水火。一往無歸者矣。四郊權厝傾圮者。寺廟寄頓者。卽於其左右埋之。官爲之籍。水社訟端。無累地鄰。亦何樂而不以請也。凡若此者。規模既定。次第施行。及夫條教遠頒。則省檄外郡如省。郡檄外邑如郡。僻鄉遠聚。驛巡簿尉。皆可分掌。其有兵役玩遠。移牒本官。申其戒令。當無弗率者。夫南北異宜。古今異俗。閩中停柩。北方所無。至於誦經作樂。僧道倡優之屬。類皆不用。猶有古人哀戚遺意。惟是上下游各處。不無漸染時趨。踵事增華。費廣則力單。力單則時逾。拔本塞源。惟在守土之吏。通其蔽而換其流而已。抑又有說焉。紳衿者。齊民之表。富戶者。鄉里之望。向來會試赴選。捐職候補。狀結必稱。並無停喪過犯。日久漸成虛文。近世士大夫有實未嘗葬。而以遷葬爲辭者矣。有應任遠宦。終身不得回葬者矣。彼此恬不爲怪。此又在出結時詢查其實。勿徇情面也。且夫富豪之家。餒養堪輿。難酬者頗。每每遲之又久。迨時事已非。又屈於力之無可如何。比比而然。又何論於齊民乎。此又閩俗之所由敝。合十郡而如出一轍者也。使探微

言推廣仁術。使遠海風俗。漸靡禮教。以感發其天良。德莫厚焉。功莫隆焉。  
停喪之弊。詳見喪禮下。此立法以革愚民習俗者。故人之正俗。

禱祠

禮記

天施地生。高厚無極。人生其間。莫知所報。惟有精意以享。庶幾神靈之降鑿。然王者所以尊天而重祭。其微意可知。尊則賤者不敢干。賤則貧者不能舉。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乃以絕地天之通。而異民神之業也。昔者少昊之衰。九黎亂德。家爲巫史。賢鬼廢人。顛頊於是乎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不相侵讓。迨至有殷。易忠以質。敬而亡等。失仍尙鬼。周人繼之。乃辨上下。定民志。惟天子得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而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大夫祭門戶井竈中。士庶人祖考而已。大宗伯之職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燎燎祀司中司命。鬯師兩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以醴沈祭山林川澤。以醢辜祭四方百物。當此之時。民之受田力作者。供其牛。羊。茅。菹。粟。米。芻。齊。以待天子之對越。王朝之禮不下庶人。故孔子曰。郁郁乎文哉。言其各有條理也。王者父天母地。父母之于子。至親愛也。故常隨王者所居而饗之。乃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而燔柴必於泰壇。瘞埋必於泰折。闕丘方澤。皆在國外之郊。而不於所居之宮。明天神至貴。不可以人所狎居之地而瀆享之也。今或士大夫歲時祭祀。於祖宗五祀之外。妄及天神。固圖倣效。習爲故常。甚至庖湯饈酒之旁。污穢蕪蕪。亦布席而禱祠焉。非敬鬼神而遠之之道也。又設祠妖廟。所在多有。賽會迎神。繁費無度。巫覡卜祝之流。妄稱神鬼。遇有疾病。禱祠相沓。其婦女或遠至鄰郡。修婦拜佛。祈求福祐。昔顛頊之教。男女不相避於路者。則拂之四達之衢。今公然出入廟宇。無所禁忌。此復成何

風俗哉。應劭言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賦飲受謝。民畏其口。懼被崇。不敢拒違。是以野盡於鬼神。產置於祭祀。或貧家不能以時祀。至竟言不敢食牛。害或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其畏懼如此。太守司空第五倫到官。先禁絕之。掾史皆諫。倫曰。夫建功立事在敢斷。爲政當信經義。言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誣也。律不得屠殺少齒。令鬼神有知。不妄飲食民間。使其無知。何能禍人。遂移書屬縣。曉諭百姓。民不得有出門之祀。言課部吏。張設罪罟。尉以下坐視。依託鬼神。恐怖愚民。皆按論之。有屠生輒行罰。民初恐怖。頗搖動不安。或援說妄言。倫勸之愈急。後遂斷。無復有禍福矣。愚謂方今有司。宜如倫禁民出門之祀。而後諭以神前尊貴。雖天子不敢祭於宮中。則財業之耗於淫祀者少矣。古者巫醫卜祝皆設之官。故有卜師掌三龜之四兆。辨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民之精爽不貳。齊肅聰明者。使制神之虛位。爲之牲器。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敬於禮儀。神明之事者。以爲祀。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使爲宗。今或衣食無賴之徒。相與比周。營利於非邑之中。爲人布卦禱祈。假撰神名。多至百數。病家到羊豕而從之。事則若輩。割肉歸還。舉家醉飽矣。此實民間大蠹。謂宜一切禁絕。犯者決罰無赦。然而有司之法。令行於百姓而不行於士大夫。故佐天子之有司。使百姓同心而嚮道者。則鄉大夫。鄉先生之責也。嗚呼。可不慎哉。

禮記日知錄

類彙武

甚矣人之好習色也。太白星也。而有妻。甘氏星經曰。太白上公妻曰女嬃。女嬃居南斗。食風。天下祭之曰明星。河伯水神也。而有妻。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常饑。古占月之官也。而淮南子以爲琴瑟竊藥而奔月。名曰嫦娥。霜露之所爲。雪水之所凝也。而淮南子云。青女乃出。以降霜雪。巫山神女。宋玉之寓言。

也。而水經注以爲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雒水宓妃。陳思王之寄興也。而如清以爲伏羲氏之女。叡山啓母。天問之雜說也。後人附以少姨。以爲啓母之妹。今少室山有兩姨神而武后至封之爲玉京太后金闕夫人。青溪小姑。爲蔡子文之第三妹。則見於楊炯之碑。并州姪女。爲介子推之妹。則見於李諱之詩。小孤山之說爲小姑也。杜拾遺之說爲十姨也。是皆湘君夫人之類。而九歌之篇。遠遊之賦。且爲後世迷惑男女。演亂神入之祖也。或曰。易以坤爲婦道。而漢書有媼神之文。於是山川之主。必爲婦人以象之。非所以隆國典而昭民敬也已。

楚辭。湘君。湘夫人。亦謂湘水之神。有后有夫人也。初不言舜之二妃。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注曰。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卽列仙傳江妃二女也。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傳曰。二女死於江湖之間。俗謂之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爲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爲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湖之有夫人。猶河雒之有宓妃也。此之爲靈。與天地並安。得謂之堯女。且旣謂之堯女。安得復總云湘君哉。何以攷之。禮記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死不從。葬。且傳曰。生爲上公。死爲貴神。禮。五嶽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祇。無緣復下降小水而爲夫人也。原其致謬之經。繇乎俱以帝女爲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此辨甚正。又按遠遊之交。上曰二女。御九招歌。下曰湘靈鼓瑟。是則二女與湘靈。固判然爲二。卽屈子之作。可證其非舜妃矣。後之文人。附會其說。以資譖諷。其濫神而慢聖也。不亦甚乎。禹廟會稽。故山有禹廟。而水經注。言廟有聖姑。禮樂緯云。禹治水畢。天賜神女。

聖姑夫舜之湘妃猶禹之聖姑也。杜氏通典汾陰后土祠爲婦人塋像。武太后移河西梁山神塋像就祠中配

焉。開元十一年有司遷梁山神像於祠外之別室。夫以山川之神而人爲之配合其瀆亂不經尤甚矣。張南軒集言舜廟中有武后像即日投之江中

泰山頂碧霞元君宋眞宗所封。世人多以爲泰山之女。後之文人知其說之不經。而撰爲黃帝

遣玉女之事以附會之。不知當日所以壅封固眞以爲泰山之女也。今汝封號雖自宋時。而泰山女之說則晉

時已有之。張華博物志文王以太公爲滿壇令。明年風不鳴條。文王夢見有一婦人當道而哭。問其故曰。我東

海泰山神女。嫁爲西海婦。欲東歸。灌壇令當晉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文王夢覺。明日召太公

三日三夕。果有疾風驟雨。自西來也。文王乃拜太公爲大司馬。此一事也。干寶搜神記。後漢胡毋班。嘗至泰山

側。爲泰山府君所召。令致書於女婿河伯。云至河中流。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果得達。復爲河伯致書府

君。此二事也。列異傳記蔡支事。又以天帝爲泰山神之外孫。自漢以來。不明乎天神地祇人鬼之別。一以人道

事之。於是封嶽神爲王。則立寢殿爲王夫人。有夫人。則有女。而女有婿。又有外孫矣。唐宋之時。但言靈應。卽加

封號。不如今之君子。必求其人以實之也。

又攷泰山不惟有女。亦又有兒。魏書段承根傳。父暉師事歐陽湯。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辭歸。從暉請馬

陳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泰山府君子。奉教遊學。今將歸。損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

言訖。乘馬騰空而去。集異記言貞元初。李納病篤。遣押衙王祐禱岱嶽。遙見山上有四五。衣碧汗衫半臂。路

人止祐下車。言此三郎子七郎子也。文獻通考。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三郎爲威雄將軍。宋大中祥符元年

十月。封碑畢。親幸加封炳靈公。夫封其子爲將軍爲公。則封其女爲君。正一時之事爾。又考管子對桓公曰。東

海之子類於龜。不知何語。而房玄齡注。則以爲海神之子。又元劉遵魯海島記曰。廟中神妃。相傳爲東海廣德王第七女。夫海有女。則山亦有女。曷足怪乎。

巫咸河伯日知錄

顧炎武

古之聖人。或上而爲君。或下而爲相。其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固非後人之所能測也。而傳者輿以一節概之。黃帝古聖人也。而後人以爲醫師。伯益古賢臣也。而世有百蟲將軍之號。以彼事蹟。章章在經籍者。且猶如此。若乃堯之臣名羿。而有窮之君亦名羿。堯之典樂名夔。而木石之怪亦爲夔。湯居亳。而亳戎之國亦名湯。夫苟以其名而疑之。則道德之用微。而謬悠之說作。若巫咸者可異焉。書君爽篇。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於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咸。孔安國傳。贊成子巫氏。史記。殷本紀。帝祖書序。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於巫咸。作咸又四篇。孔安國傳曰。巫咸。臣名馬融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孔穎達正義曰。君爽傳曰。巫氏也。當以巫爲氏。名咸。鄭玄云。巫咸謂之巫官。按君爽咸子巫賢。父子並爲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則巫咸之爲商賢相明矣。史記正義。謂巫咸及子賢冢。皆在蘇州常熟縣西海隅山上。蓋二子本吳人云。越絕書云。虞山者。巫咸所出也。是未可知。而後之言天官者。宗焉言卜筮者。宗焉言巫鬼者。宗焉言天官。則史記天官書所云。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者也。言卜筮。則呂氏春秋所謂巫彭作醫。巫咸作筮者也。言巫鬼。則莊子所云。巫咸詔曰。來。楚辭離騷所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史記封禪書所云。巫咸之與白。此始。許氏說文所云。巫咸初作巫。又其死而爲神。則秦詛楚文所云。不顯大神巫咸者也。而又或以巫咸爲黃帝時人。歸職言黃神將職。筮於巫咸是也。以爲帝堯時。



人。郭璞巫咸山賦序。言巫咸以鴻術為帝。是也。以為春秋時人。莊子言郢有神巫曰季咸。列子言神巫季咸。自齊來處於郢。是也。至山海經海外西經。言巫咸國在女丑北。左手操青蛇。右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也。大荒西經。言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豐沮玉門。日月所入。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淮南子地形訓。言軒轅邱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方。則益荒謬不可稽。而古賢之既為後人所假託者多矣。

竹書帝芬十六年。維伯用與河伯馮夷。關帝遺十六年。殷侯微上甲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是河伯

者。國居河上。而命之為伯。如女王之為西伯。而馮夷者其名爾。楚辭九歌。以河伯次東君之後。則以河伯為神

天間。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王逸章句。以射為實。以妻為夢。其解遠游。令海若舞馮夷。則曰馮夷水仙人

也。是河伯馮夷。皆水神也。穆天子傳。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注無夷馮夷也。山海經中一作極之

淵深三百仞。惟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郭璞注。冰夷馮夷也。即河伯也。郭璞注。冰夷馮夷也。莊子曰馮夷得

之以游大川。司馬喜注。引清冷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里人也。服八石。得道為水仙。是為河伯。是以死而為

神。其說怪矣。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以馮夷為河伯之妻。更怪。楚辭九歌有河伯。而馮

夷屬海若之下。亦若以為兩人。大抵所傳各異。而謂河神有夫人者。亦秦人以君主妻河。鄰巫為河伯娶婦之

類耳。淮南子馮夷大西之御注。二。魏書高句麗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為夫餘王妻。朱蒙自稱為河伯外孫。

則河伯又有女有外孫矣。

毀五嶽腰廟議

貳 億

廟有寢。古也。然由所施于人鬼宜也。周官隸僕掌五寢。注云。五廟之寢。詩所謂寢廟。蓋其制以前曰廟。後曰寢。故月令孔氏疏。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爲卑。故在後。是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禮于其先。所以安神佑福。則廟必有寢。雖至庶人之賤。格于位。不復得爲廟。亦將推情以祀。寢。其或生沛大澤于世。而歿宜血食其報。如古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屬。爲後人所專祀。則廟又必有寢。何也。皆以入之道通之也。今五嶽之祭。列于地祇。大宗伯實掌之。故云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諸祭是也。古者山川所主。其位壇而不屋。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注云。兆爲壇之營域。賈氏疏。案封人云。社稷之壇。謂壘土爲之。卽此壇之營域一也。不言壇者。舉外營域。有壇可知。于是推之。五嶽之位。其爲望祭。與夫王時巡省所禮。蓋同一築土告虔。無別制爲廟。寢者。廟寢之有制。非古也。後之演禮者。爲之也。寢者。廟寢之所自起。紀載旣多不錄。惟漢西嶽華山廟碑云。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思登假之道。巡省五嶽。禮祀豐備。故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僊殿。門曰望僊門。其下銘辭又云。在漢中葉。建設宇堂。山嶽之守。是秩是壘。自是世代運修。悉泊而不廢。乃益相與浸淫波靡。至于山林川澤。四方百物諸祭。罔不從俗因陋。莫能改易。然其中尤爲燦燁不經者。廟之有寢。寢之藏衣冠。其于地祇非宜也。猶可權設之也。若至近日。以愚所睹。西岳南岳及中嶽之祀。廟寢雜陳。環列女侍。牀簀枕衾。櫛架盥漱。皆人世所需。至爲凡猥賤之器。具列于室。旁爲巖神臥像。儼然戶居。腹榻中設婦人像。與嶽神並坐。號曰嶽帝之配。奔走村嫗。橫驅膜拜。如是戲。凡數有。爲道流之姦。貪無賴者。踵相誑惑。愚嘗指爲科數。案之宋史禮志。開寶六年。遣使奉衣冠劍履。送西嶽吳嶽廟。又其後陳氏以泰山立廟。儼然人形貌。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立后殿于其後。不知又是何山。可以當其配。而爲夫婦。

此在前人固已疑其誕。而因循莫之舉正。及明御史陳祚奏南嶽衡山神廟。歲久頽壞。塑像剝落。請重修立。依祭祀山川制度。內築壇壝。外立廚庫。綴以周垣。附以齋室。而去其廟宇塑像。則禮制合經。神祇不瀆。故愚竊謂弊當去其太甚。今廟雖粹不可廢。宜先毀其寢。而諸所謂像設。瀆瀆之具。一切廢罷。庶于近古之制。以示觀聽。不誤不瀆。長爲法守。謹議。

像設日知錄

顧炎武

古之於喪也。有重於棺也。有主以依神。於祭也。有尸以象神。而無所謂像也。左傳言曾於太公之廟。麻裏爲尸。孟子亦曰。弟爲尸。而春秋以後。不聞有尸之事。宋玉招魂。始有像設。君室之文。尸禮廢而像事興。若在戰國之

時矣。漢文帝成都石室殿孔子坐像其坐殿壁向後屈膝當前七十二弟子侍於兩旁

朱子白鹿洞書院。只作禮殿。依開元禮。臨祭設席。不立像。正統三年。鄒按湖廣監察御史陳祚。奏南嶽衡山神廟。歲久頽壞。塑像剝落。請重修立。依祭祀山川制度。內築壇壝。外立廚庫。綴以周垣。附以齋室。而去其廟宇塑像。則禮制合經。神祇不瀆。事下禮部。尙書胡濙。以爲國初更定神號。不除像設。必有明見。難以准行。今按鳳陽縣志。言洪武三年。詔天下城隍。立神主。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前時爵號。一皆革去。未幾。又令城隍神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泥在正中壁上。卻畫雲山。圖像在兩廡者。泥在兩廡壁上。千載之陋習。爲之一變。後人多未之知。嘉靖九年。詔革先師孔子封爵塑像。有司依違。多於殿內添砌一橋。置像於中。以塞明詔。其矣。愚俗之推曉也。

宋文恪誦國子監碑。言夫子而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陋習。乃革。是則太祖已先定此制。獨未通行天

下。爾。

毀淫祠疏

湯斌

竊以吳中之俗。尚氣節而重文章。闡詩書以著述。相高。爲天下所未有也。但其風俗淫靡。黠者藉以爲利。而愚者墮其術中。爭相倣效。無所底止。如婦女好爲冶遊之習。靚粧豔服。連袂僧院。或羣聚寺觀。裸身然臂。虧體誨淫。至於斂錢聚會。迎神賽社。一禱之直。可數百金。刻造賭具。編作淫詞。流傳天下。壞人心術。婚喪不遵家禮。戲樂參雜。綵服送喪。仁孝之意。衰。任郵之風。微矣。而無賴少年。教習拳勇。身刺文繡。輕生好鬪。名爲打降。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臣皆嚴加禁飭。委曲告誡。今寺院無婦女之跡。河下無管絃之聲。迎神罷會。鬻曲絕編。打降之輩。亦稍稍斂迹。若地方有司。守臣之法。三年之後。可以返樸還淳。且浮費簡。則賦斂足。禮樂明。則爭訟息。固吳中之急務也。然此皆地方官力所能行。不敢上煩。  諭旨。惟有淫祠一事。挾禍福之說。年代久遠。人人膏肓。非奉。  天語申飭。不能永絕根株。蘇松淫祠。有五通五顯五方賢聖諸名號。皆荒唐不經。而民間家祀戶祝。飲食必祭。妖巫邪覘。創爲怪誕之說。愚夫愚婦。爲其所惑。牢不可破。蘇州府城西十里。有楞伽山。俗名上方山。爲五通所踞。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鶩。牲牢酒醴之饗。歌舞笙簧之聲。晝夜喧闐。男女雜處。經年無時間歇。歲費金錢。何止數十百萬。商賈市肆之人。謂禱貸於神。可以致富。借直還債。就報必豐。里諺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耗民財。蕩民志。此爲最甚。更可恨者。凡少年婦女。有殊色者。偶有寒熱之症。必曰五通將娶爲婦。而其婦女亦恍惚夢與神遇。往往羸瘵而死。家人不以爲哀。反鬻之。每歲當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之說。更甚矣。夫蕩民志。耗民財。又敗壞風俗如此。  皇上治教。如日中天。豈容此淫昏之鬼。肆行於光天化日。

之下。臣多方禁之。因臣以勘災至淮。益肆猖獗。臣遂收取妖像。木偶者付之烈焰。土偶者投之深淵。橫行有司。凡如此類。盡數查毀。撤其材木。備修學宮。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駭。繼而疑。以爲從前曾有官長厭其妖妄。銳意除之。神卽降之禍殃。皆爲臣危之。數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吳中師巫。最黠而悍。誠恐臣去之後。又造怪誕之說。冀斂民財。更議興復。必復舉國若狂。不可禁遏。請 賜特旨嚴禁。勒石山顛。令地方官加意巡察。有敢興復淫祠者。作何治罪。其巫覡人等。盡行責令改業。勿使邪說誑惑民聽。 天威所震。重昧當醒。人心既正。風俗可淳。更通行直省。凡有類此者。皆行禁革。有裨世道。豈溥小哉。

與熊中丞論志書

錢維城

侍者。學政接試各郡。例送府縣志書。得 屢繙閱。雖不能備。而其大端約略都盡。竊見其中是非。有與正史及先賢文集所傳。大相背謬。殊駭聽聞者。某患愚去任。不及更止。執事操得爲之權。有彰報之責。敢一一陳之。如遂安毛一鷲。本四明之黨。天啟間以附瑤撫應天。與太監李賓同致周忠介于死。激成民變。戮及無辜。遂擢兵部侍郎。後罹逆案。而邑志有傳。侈陳其政績。又如嘉興虞廷陞。與魏忠節同鄉同年同官。忠節受禍。頗爲憫惜。似有可取。然排擊正人。黨引邪黨。卒罹逆案。而郡志有傳。不書其附黨。反樹其忤瑤。公然頌餽。又嘉山志雜記一條。冒嘉靖間學使者陳大綬。貪酷無兩。又不喜青衿。凡士與民訟。無不資辱士。而有民者。一月之內。不黜數名。秀才則食不下咽。是年太史言天狗食文昌。人多殃。故浙場大水。而士受學使之辱。來鬻詔傳。樞大綬浮梁人。按赤石先生。爲萬曆乙未進士。丁未由部曹出督浙江學政。難進易退。中年賦歸。蓋親。屏居深山十餘年。屢登政事。乃起尙賓。聊應太僕少卿。蓋在萬曆中末年。而志稱嘉靖間已謬。先生東林儒者。清節最著。起家循吏。慈

惠亦最著。爲督學。當時推爲第一。無錫高忠憲公。請安得兩載十三者。皆得功石其人。而又久于其事。士其有興乎。世其有譽乎。舍是而冒治平。其道無由。會稽倪文正公。崇禎初。上疏表彰賢哲。以先生列諸鄭忠介王莊毅顯。論文馮泰定楊忠烈周忠介魏忠節周忠毅諸公之間。稱爲眞理學。眞氣節。眞清操。其人品之見推於天下可知。而越人推獎尤至。乃指爲貪酷無兩。且謂天變因之。譴極。此必蕭山人如來繼紹等。與先生有隙。故造誣醜。而修志者。學識疏陋。不能駁正故也。以上三條。望即徵劄削去。仍明立文案。俾後來修志。不許因仍謬誤。且使已經流布者。咸知其妄。庶積議常存。賢否不至倒置。其爲世道人心。有益非淺。惟執事辯之。

與邵二雲論史事書

法式善

比在館中。勅校諸功臣傳。并付到諸冊。其中舛訛遺闕。尙復不少。良由外省之咨報非一時。中樞之前後纂修非一手。加以歲月之久。疑誤相仍。莫能指正。伏惟閣下以網羅一代之才。識卓而文茂。職掌所存。自宜及時釐定。以爲淳史。謹就管窺所及。條列其事。願先生亮察而審正之。傳中有從逆之臣。誤行載入者。如貴州巡撫曹申吉。叛降吳三桂。詳見實錄。及平定三藩方略。今功臣傳有曹申吉傳。言其殉難。而甘文燧傳。仍言申吉從逆。則兩傳自相牴牾矣。有殉難大員。未經載入者。如辰常道劉昇祚。辰州知府王任杞。左江道周水緒。平樂知府尹明廷。殉難年月及贈官祭葬。俱詳載實錄紅本。及一統志。而傳則未載。其餘殉難之文武員弁。見實錄紅本。而不立傳者甚多。有殉節于前明。而誤入國朝忠臣者。如雲南殉難之楊憲張景仲等。俱死于上司沙定洲之難。其時明唐王桂王相繼稱號。雲南未入版圖。楊憲等爲明殉節。而傳中誤以爲順治二年三年事。應一體歸入勝朝殉節諸臣錄。有年月舛誤者。如廣西巡按御史王荃可。殉節在順治九年。

詳載。實錄及一統志。而傳中誤作康熙年間殉難。有於外誤者。如江南撫標遊擊成國樞。詳見實錄紅木。而傳中誤作廷樞。其餘官職贈蔭。外誤遺漏者。不可勝指。若此者。或刪或增。或改正。俱宜錄于畫一。茲第就所已考得者言之。俟更有所得。卽錄呈採擇。餘不宣。

上明鑑綱目館總裁書

楊椿

椿蒙 恩召。復備員史館。自惟年齒日增。學植荒落。大懼不勝分纂之任。閣下乃以協修見委。辭之不克。悚悚愈深。竊有所憾。不敢不爲閣下告者。閣下云明史已成。是非已定。館中雖有實錄。及名人撰述。無庸再爲考覈。但當據本紀爲綱。志傳爲目。綴拾成之足矣。椿且驚且疑。康熙十八年。監修明史崑山徐公。總裁明史崑山葉公。丹徒張公。以纂修官朱君竹垞等議。用司馬溫公修資治通鑑法。就館中羣書。先立草卷。於時潘君稼堂承修食貨。自洪武朝至萬曆朝。共沙六十餘本。密行細字。每本多則四十餘紙。少則二十餘紙。同事諸君。大率類此。先人在館十有餘年。椿獲見分宜江陵宜興事。各五百餘頁。魏忠賢事。千有餘頁。每一志傳成。總裁必命註某事出某朝實錄第幾年。某事見某人傳記第幾卷。雖繁不以爲嫌。尙書華亭王公因之。明史遂成。第所擇尙或未精。毀奉尙或未當。雍正元年。特命重修舊時草卷。不可復得。館中所有。惟累朝實錄。及名人傳記。而傳記亦十不存一二。名爲重修。閣下所委者。僅於紀傳後綴以贊辭。及以章史其目次。或點竄字句。未能將現存之書。與王公史乘。細加討論。且或改爲王。彙者有之。今奉 旨修明鑑綱目。鑑之體與史不類。縱不能如往時重立草卷。亦宜將現存之書。參訂明史。何事爲真。何事爲僞。闕者補之。譌者正之。若竟如閣下所云。是一刪節補綴之明史。何以爲鑑。何以爲綱目乎。椿竊料閣下意。得毋慮補闕正譌之後。鑑與史或將有異同。

平。未嘉祐五年。唐書成於歐陽宋二公。後七年治平四年。司馬公修資治通鑑。歐陽公尚在也。今試取二書觀之。有迥異者。有大同小異者。亦有大異小同者。未聞二公以此相嫌。亦未聞後人以此優劣二公也。且閣下慮鑑之不合於史。而亦知史之自相異。同者乎。請略舉一二言之。明太祖實錄。御史中丞添節告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甯謀反。帝賜惟庸。言自盡。而不直書謀反。亦不書伏誅。以惟庸甯謀反未真也。明史本紀則云左丞相胡惟庸謀反。及其黨御史大夫陳甯伏誅。及爲惟庸甯傳。僅列之於姦臣。夫姦臣與叛逆不同。傳之所書如此。本紀所書又如彼。則惟庸甯事者。從紀乎。從傳乎。景帝實錄。景泰四年六月。泰甯等三衛乞居大甯廢城。不許。令去塞二百里外牧。明史地理志因之。成祖本紀則云永樂元年三月。以大甯地界兀良哈三衛。傳成祖既定天下。徙甯王南昌。北平行都司於保定。盡別大甯地界三衛。則書大甯事者。從志乎。從紀傳乎。宣宗實錄。宣德二年十月。交趾黎利傳爲陳壽表請封。十一月遣侍郎李琦撫諭交趾。命頭目耆老具陳氏見有子孫之實以聞。然後遣使册封。三年琦還。利奏壽已病卒。帝復敕利徧訪陳氏子孫。利復三遣使。堅言陳氏子孫已絕。六年六月。始命利權署安南國王。並未立陳壽爲安南國王也。明史安南傳因之。宣宗本紀則云宣德二年十一月。遣李琦立陳壽爲安南國王。則書安南事者。從紀乎。從傳乎。其他紀表志傳。互相矛盾。事之爲舛。守之差脫。不可枚舉。承閣下命。將何折中爲可。伏惟明示。

再上明鑑綱目館總裁書

楊椿

昨者上書記室。未蒙鈞示閣下語人云。明史數修。既詳且慎。今爲明鑑。何得尙有紛更。聞之曷勝悚懼。故以明史異同之故。陳之左右可乎。明史之初脩也。在順治二年。時大學士馮銓爲總裁。仿通鑑體。僅成數帙。而天啓



四年實錄遂謂竊去。後下詔求之終不可得。康熙四年史館復開。以國書譯明實錄未數十卷。會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遂罷。十八年從給事中張鵬請。命內閣學士崑山徐公爲監修。翰林院掌院學士

崑山葉文敏公右庶子丹徒張文貞公爲總裁。廣徵博學鴻儒。雕州湯文正公等五十人入翰林。與右庶子馮君琦等十人爲纂修。於是湯文正公爲太宗本紀。徐公嘉炎爲惠帝本紀。朱君彝尊爲成祖本紀。徐公乾學爲地理志。潘君耒爲食貨志。尤君嗣爲藝文志。汪君琬爲后妃諸王開國功臣傳。毛君奇齡爲流賊土司外國傳。其餘各有所分。監修徐公發凡起例。歷十二年而史稿纔就。凡四百一十六卷。先是以明實錄疏漏脫略。不得已采之裨史。而裨史惟王元美史料爲勝。然時止於正嘉。事未盡稽乎實錄。而鄭望甫吾學編舛謬已不可盡信。其他雜紀小說郡書家狀。譌謬尤多。萬歷後典章制度。稟輯無聞。朝堂水火。疆場兵戎。議之者又人各爲記。以故其書缺而不全。渙而不一。稿雖就而未敢以進也。二十九年夏。監修徐公歸。以僞大學士仍領史局。未幾薨。三十三年召左都御史華亭王公於家。與尙書澤州陳文貞公爲總裁。而張文貞公與原任大學士孝感熊文端公爲監修。張公以官爲總裁。任修志書。陳公任修本紀。王公任修列傳。王公延鄭驥萬君斯同吾邑錢君名世於家。以史事委之。萬君燕明朝典故。其家有餘姚黃忠端公時略。忠端之子梨洲續時略。時略者嘉隆時事。及諸臣奏疏。續時略者。萬泰。大崇時事奏疏也。萬君以二書爲主。先修嘉靖後傳。而正之以實錄。參之以傳記。椿時年二十餘。嘗屢至其館中。見萬君作一傳。來書盈尺者四五。或八九不止。與錢君商榷。孰爲是非。孰宜從。孰不宜從。孰可取一二。孰槩不足取。商既定。錢君以文筆出之。故其辭達。其事明。有遠出唐宋二史上者。而薦廷弼袁崇煥李自成張獻忠諸傳尤善。宏正前徐稿。老校既疏。乖錯尤甚。萬君無書足信。惟憑實錄。

及稱史之可從者。辨其人之忠佞。定其時之後先。未及畢。而錢君入直南書房。萬君卒。王公以戶部尚書解任歸矣。四十一年冬。熊公來商於諸公。猶以徐稿進呈。上覽之不悅。命交內閣細看。始萬君在時。於徐公傳稿合者分之。分者合之。無者增之。有者去之。錢君俱詳註其故於目下。王公歸。重加編次。其分合有無。視萬錢稿頗異。五十三年春。進呈。五十四年春。復召時。兩文貞已去世。紀志表俱未有。王公乃取徐公舊志河渠食貨

藝文地理制改之。其他俱仍其舊。表則去功臣戚臣宦幸。而改大臣上爲宰輔。大臣中下爲七卿。惟諸王表與之同。六十一年冬。王公閒居在京。刪改徐公本紀。不浹旬而十六朝本紀悉具。雍正元年六月進呈。其三百零十卷。卽此史館所貯。王公奉 敕編撰本是也。蓋其背紀表不如志。志不如傳。宏正前之傳不如嘉靖以後

此其大較也。最可議者。王公重編時。館客某刻薄無知。於有明黨案。及公卿被劾者。不考其人之始終。不問其事之真僞。深文巧誣。羅織爲工。而名臣事蹟。則妄加刪抹。往往有并其姓名不著者。蓋是非毀譽。尙不足憑。不特紀志表傳自爲異同已也。雍正元年秋。奉 旨重修。未遑是正。椿前書已言之矣。今欲爲明鑑。宜先論明

史之是非。校明史之同異。然後可取材於明史。若云明史已成。何得尙有紛更。則以譌傳譌。事之有無。眞僞。何由而明。人之忠佞。賢愚。何由而定。豈不重有愧哉。椿學識夙陋。於史事何能爲役。固知毀瓦畫墁。第不稍涉筆。奈素餐何。故再請之閣下。閣下以爲然。椿奉 召而來。敢不竭椿之才。少報 國恩於萬一。卽不以爲然。

椿亦當自奮。盡其職所當爲。與力所能爲。不敢冒居館下。竊修史之名。食奉養利紙筆之資。如昔賢所譏也。

### 書宋名臣言行錄

魏源

乾隆中修四庫書。紀文達公以侍讀學士總纂文達。故不喜宋儒。其總目多所發揮。然未有如宋名臣言行錄

之甚者也。曰茲錄於安石惠卿皆節取而劉安世氣節凜然。徒以嘗劾程子。遂不登一字。以私滅公。是用深懲。是說也。於茲錄發之。于元城語錄發之。于盡言集發之。又於宋如珪名臣琬炎錄發之。于清江三孔集發之。于唐仲友經世圖譜發之。昌言排闥。汔再汔四。昭昭國門可懸。南山不易矣。雖然。吾未知文達所見何本也。茲錄前集起宋初。後集起元祐。而劉公二十餘事在焉。羔羊之節。曾史之行。明夷之貞。凜然起懦夫。炳萬禩。故南宋黃震曰。鈔品覽茲錄諸人。亦屬劉公於王巖叟范祖禹間。次第略符。是宋本。今本五百年未之有改也。吾未知文達所見何本也。且朱子於劉公也。推其剛。則視陳忠肅爲得中。勅伊川非私心。述折柳必非妄語。餐氣剛大。歿致風雷。凜然秋霜。烈日相高焉。而謂其百計抑之。終不能磨滅。然耶。然耶。尋其由來。文達殆徒墮董復亨繁露園集之誓說。適愜其隱衷。而不暇檢原書。遂居爲奇貨。夫董氏不學。固無論。卽其以蘇軾及禪學二事。爲劉公所以不登之由。則錄中取二蘇言行。不下二十餘事。而所遺宋初諸公。雜禪學者。又十而七。何耶。矧是書成時。朱子悔黃魯直之孝友篤行而遺之。則卽四科不列曾氏。尙未足爲記者闕失。矧未見言色而言乎。夫忠定與文公。皆百世師。原非後人所一畚增。一蠶損。而文達方以記醜言辯尸重名。余恐耳食者流。或眩其信仰前哲之心。而靡從之。則是益重文達過也。至文達謂南宋亡于諸儒。不得委之侂胄。東林起于楊時。遂至再。屋明社。則固無譏焉。固無譏焉。末二條見四庫書目。元黨禁楊龜山集下。

再考宋名臣言行錄

淵源

太原閻百詩曰。近日文人議論之恆之辟。未有甚楊用修氏者也。用修最不喜朱子。以不喜朱故。遂并渡洛關。陳諸儒擯勿道。以不喜朱故。遂并宋一代文章事業。議論擯勿道。以不喜朱故。遂并夷宋于晉。謂國運不得肩。

漢唐。豈哉。閻氏之論乎。雖然。尙未得所由然也。用修譚詩專詆杜。譚史專詆朱子。其詆杜也。欲右李白也。詆朱也。以議一蘇也。其尊蘇李也。則以蜀人也。用修曰。古今才感慮不足。稍稍有餘者。惟太白子瞻二人。用修殆欲離立而三乎。然謂杜恒推李。李恆復杜。既不君子古人。又以杜詩見重宋代。并謂宋人杜撰詩史。壞風雅體。可謂勇自用矣。至謂朱子列安石名。臣言行錄。繙素易位。則尤不可無辯。朱子跋兩陳諫議。灑灑三四千言。不啻九鼎鑄魘魅。而茲錄安石十餘事。則皆心若公孫宏。學若商君。復若陽處父。不臣若王處仲。怙子若石季龍。皆取元祐諸君子。攻安石語。正猶纂楚詞。附揚雄反騷。以藉著洪氏蘇氏貶詞。明大誼也。即較范氏列女不遺文。姬汝愚奏議兼收惇察。尙區以別。故臨川李穆堂侍郎深憾錄中安石言之爲誣。夫同一言行錄也。臨川人則曰。譚謗安石蜀人。則曰。左袒安石果仁者。見仁知者。見知。那矧朱子答呂東萊。謂茲錄隨手攙綴。不成文字。而用修謂其自擬春秋。又何耶。靖康初。楊時卽劾罷安石配享。熾五經新義板。孝宗乾道五年。魏撻並劾去。其從祀。用修乃謂其父子配享。終宋世無一人公言其非。又何耶。用修謂唐詩人二十有二。南宋相業五皆留士。且謂新法之行。始終爭之惟二蘇。謂紹熙劍州黃裳封事。違過司馬溫公。而他非蜀產者。雖韓魏公歐陽文忠公德業。皆據小說卮言。譏其疏防危身。爲莫大罪。譏其矇妓挾私。誣錢氏等穢史。嗚呼。桑梓之重如山。矚視之堅如城。而顧謂他人吟域未化耶。又甚也。則謂朱文公著書譚道。品隲古今。罔不違公是。違人情。情秦檜。嗚呼。盜諸葛。匡衡陶淵明韓退之。皆力詆不使爲完人。嗚呼。天下後世。尙有讀書人也。文公父章濟公。忤秦檜。以去國。文公謂天地正氣。忽發于施全。又欲請武穆卹典。會去國未果。其手帖存岳氏。故珂跋反復感激數千言。見寶真齋法書要而謂黨奸諛。抑忠蓋。恐起岳怡二人質之。亦未必受此等諛謗也。至通鑑沿舊史書諸葛入寇。綱

目正之。有目共閱。有耳共熟。今謂盜之。果嗜嗜孰傳耶。文公予蜀漢君臣正統。書淵明有晉士。特著韓文考異。以昭道統。而孔明昌黎。宋後始祀闕里。其以製章力乎。詆斥力乎。至匡衡說經。陳仲子而相漢。以奸貪敗。故文公疑其勛說。而升菴不平之。然則匡衡醜儒也。文公箴門人議霍光馬援者。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善爲己師。胡如此議論也。用修猶謂其無過中。求有過。獨不思蘇子瞻聖荀彧。不聖武王。至以湯武爲篡弑。以亂天下。公義自孟子始。以昭烈孔明入蜀。與曹操無異。此有過中。求無過耶。無過中。求有過耶。胡不置一解也。文公子名臣言行。臚蘇公忠諫大節甚具。而用修謂專詆其未形之惡。然則用修以莊子詩禮盜氣。驗于宋儒譚性理者。是果預詆未形之斑否耶。用修曰。自周孔來。無一人能逸文公議者。予則曰。有宋一代。自蜀人外。無一人能逃用修議者。然且欺後世。無復讀書人。動輒贖某書。臚某事。鼓譟後生。而杜瞞之。至贊稱朱子語錄。別本言大類書。乃昌黎死案。嗚呼。陳氏正楊書。其亦不得已耶。

與袁子才先輩論小倉山房文集書

彭紹升

往承下顧。隅侍倉猝。未罄所懷。大集敘事文。腹笥既富。摹繪極工。願其間傳聞互異。多有滑訛。敢據所知。略陳一二。惟垂聽而察焉。案八旗通志。姚啓聖傳。載姚康熙二年中漢軍榜第一。授香山知縣。八年。坐事革職。十三年。耿精忠反。始募鄉兵赴康親王軍。今集中謂姚到官日。釋諸前官之被繫者。令吳興祚說康親王。檄召赴軍。以十年閒事。并爲一時。謬也。又志載施琅以順治初歸。康熙二年。累官至水師提督。並非姚所奏。後朝議息兵召還。亦並無疑琅之心。至澎湖之戰。制三軍之命者。惟琅。姚但駐守廈門。調遣資糧而已。今云施漂泊海上。姚率大軍救之。恐非事實。以旗志及榕邨文集臺灣紀略參之。得失可見。未稔集中所據者何書也。至吳

桂以康熙十二年反。明年，耿精忠反。十五年，尚之信反。集中屢書三藩反，并爲十三年事，又誤也。張楷傳，載張在安徽，以議寬積欠獲咎案。殊此論旨，及督撫年表，張在雍正中，無巡撫安徽事。又言調撫江西，以虧倉穀解任聽勘，亦誤。此是裴律度事，張嘗爲江西布政矣。亦未嘗爲巡撫也。陳恪勤傳，載陳下江甯獄時，趙恭毅巡撫浙江，過江甯信。論旨，亦誤。趙以康熙四十一年，授浙江巡撫，其冬調偏沅。陳坐法在四十四年，其後再罷職，又在四十九年，趙尚未去偏沅也。沈光祿狀，東巡事在乾隆八年，是。巡盛京，非山東。胡恪靖祭告南鎮，非南岳南鎮者，會稽也。此上所陳，皆顯然可見者。其它瓊悉，或未易枚舉。惟望悉心攷核，隨手更定，俾謬無憾。而後卽安。庶可爲傳世行遠之計。不然，則爲失實，毋常附疑。此則私心所深禱者也。抑凡古人碑誌之作，有不俟其子孫之陳乞，而漫然爲之者，漫然而爲之，則吾言既置之，無所用。又無子孫爲之徵，則其人之本末不具，而徒采道路之傳聞，割摺神之餘論，或援甲以當乙，或取李而代桃，傳之異日，真僞難辨。是非杳亂，不如舉而刪之，爲得計也。愚意大集諸碑誌，非有子孫陳乞者，削之。其事詞可徵，本末具者，或爲傳，或爲狀，可也不具者，或別爲書事，亦可也。誠如此，在作者既不至失言，而諸公平日行事，亦得藉以取信於後世。其與夫漫然爲之者，大不侔矣。執事以爲然否，幸進而教之。

西安府儒學碑目序

顧炎武

西安府儒學先師廟之後，爲序者五。環之以廊，而列古今碑版於中。俗謂之碑洞。自嘉靖末地震，而記志有名之碑，多毀裂不存。其見在者，猶足以甲天下。余遊覽之下，因得考而序之。昔之觀文字，模金石者，必其好古而博物者也。今之君子，有世代之不知，六書之不辨，而旁搜古人之蹟，墨而束之，以飼蠹鼠者，使郡邑有司，煩於

應命而工。竭之費。計無所出。不得不取諸民。其爲害已不細矣。或碑在闕門之外。去邑數十武。而隸卒一出。村之糶米。舍之雞豚。不足以供其飽。而父老子弟。相率鑿額。以有碑爲苦。又或在深山窮谷。而政令之無時。暑雨寒冰。奔馳偪仆。則工人隸卒。亦無不以有碑爲苦者。而民又不待言。於是乘時之隙。措而毀之。以除其禍。余行天下。所聞所見如此者多矣。然若醴泉之最著者。縣凡再徙。而唐之昭陵。去今五十里。當時陪葬諸王公主功臣之盛。墓碑之多。見於崇禎十一年之志。其存者。猶二十餘通。而余親至其所。止見衛景武公一碑。已刻其姓名。土人云。他碑皆不存。存者皆磨去其字矣。夫石何與於民。而民亦何憚於石。所以然者。豈非今之浮慕古文之君子。階之禍哉。若夫碑洞之立。凡遠郊之石。竝昇而致之其中。既便於觀者之覽述。而工人鑿集其下。日得數十錢。以給衣食。是則害不勝利。今日之事。苟害不勝利。即君子亦取焉。子故詳列之。以告眞能好古者。若郊外及下邑之碑。子旣不能徧尋。而恐錄之以貽害。故弗具且告。爰之有司。欲全境內之碑者。莫若徙諸邑中。而有識之君子。慎無以好古之虛名。至於病民而殘石也。

方音日知錄

顧炎武

五方之語。雖各不同。然使友天下之士。而操一鄉之音。亦君子之所不取也。故仲由之嗜夫子病之。缺舌之人。孟子所斥。而宋書謂高祖雖累葉江南。楚言未變。雅道風流。無聞焉爾。又謂長沙王道憐。素無才能。言音甚楚。舉止施爲。多諸鄙拙。世說言劉眞長見王丞相。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答曰。未見他異。惟聞作吳語耳。又言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又言支道林人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項鳥。但聞喚啞啞聲。北史謂丹楊王劉昶。呵罵僮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夫以創業之君。中興

之相不免時人之議。而況於士大夫乎。北齊楊愔撰裴讓之曰。河東士族。京官不少。惟此家兄弟。全無鄉音。其所賤可知矣。至於著作文。尤忌俚俗。公羊多齊言。淮南多楚語。若易傳論語。何嘗有一字哉。若乃講經授學。彌重文書。是以孫祥蔣顯會習周官。而音乖楚夏。則學徒不至。梁齊周林李業與學問深博。而舊音不改。則爲梁人所笑。北史鄉下人。音辭鄙陋。風操蚩拙。則頗之推不願以爲兒師。宋是則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蓋必自其發言始也。

書鄉飲酒禮

朱 斌

世之惑人者多矣。而酒爲甚。古人祭祀燕賓養老外。無飲酒者。論語記孔子惟酒無量。卽鄉飲酒禮所謂無算爵也。飲無算爵而不及亂。惟聖人爲然。然孔子嘗曰。不爲酒困。何有於我。是聖人且不敢自必其然也。夫以聖人所不敢自必者。而欲以責之常人。難矣。故欲無亂。不如不飲。而或且曰。酒忘憂也。嗜酒者有託而逃也。抑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獨此心耳。心雖覺而易昧。悚傷之。震動之。猶懼其未也。無端而昏之以酒。不大惑與。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忘憂是忘生矣。小宛之次章曰。彼昏不知。壹醉日富。此遭亂相戒免禍之詩也。未聞終日酣酌。而能脫然於亂世者矣。吾嘗謂陰司果有地獄。其必何晏王弼輩居之。蓋自曠達之說起。一時輕薄之徒。爭相趨效。而學士大夫。又美之以文章風雅之目。而淑慎爾儀之君子。反詆爲鄙吝。蓋至是而酒之中於人心。風俗其矣。獄訟繁興。其後焉者。與先主知斯人飲食之欲。不可以盡譴。而思所以遏其流。於是制爲飲酒之禮。一獻之禮。賓上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醉不亂。則無惡於酒已。此鄉飲酒之禮。不可不亟講與。

履說

周拱辰



客有自邦溝來者。泥泥侈烏衣子。諸葛製不休。因問予古焉。狀予不爾。舌實聊爲著履說。答之。且以志感。

冠履者。君子之輿也。冠以象天。履以象地。天地所以養人者也。準之先王之法服。而弗敢以所淫襲者。加諸首。所以敬天也。準諸先王之法服。而弗敢以所淫襲者。加諸足。所以敬地也。周禮履人者。其法製也。其曰王及后之服履也。赤烏黑烏。素履葛履。辨命夫命婦之命履。功履散履。烏有黃纒。赤纒。青纒焉。纒也者。以爲綠也。句也者。句也。以爲鼻也。素屨去飾。散履去句。所以著閔也。此皆周制也。而不止此也。有鞣焉。有屬焉。有履焉。有鞣焉。爲也者。揆也。屨也者。解也。屨也者。麻也。屨也者。草屨之謂也。屨也者。履中薦也。兒屨曰鞣。有齒曰屨。皆其類也。或曰中有木者。謂之履。烏卑者。謂之靴。不禪謂之鞣。絲作者。謂之履。麻作謂之不借。或謂之鞣。或謂之屨。類之中有別焉。抑類之類也。則稱名當乎。曰未也。朝服焉。則履。祭服則烏。燕服焉。則屨。凡其類焉者。各有取乎。爾必也正名。凜凜乎辨物者也。有烏焉。赤者黑者。白者黃者。元者樵者。青者白者。示備也。有時焉。皮以冬。葛以夏。絲以四時。宜之之謂也。有儀焉。君子三爵而退。跪而取履也。僻隱而後履。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其恭也。有等焉。天子赤黑。白佐之。后元赤青。佐之。諸侯大夫士百工。而緣之。而青之。而白之。奴婢純青。舞人借色焉。不踣跟。不敢侵也。說在乎幾文之畫履也。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又曰履者禮也。禮居鬼而從地。教土之謂也。不敢以所淫襲。加諸足者。加諸土也。夫劍之在左。青龍象也。刀之在右。白虎象也。鉤之在前。赤鳥象也。冠之在首。元武象也。四獸筋而威儀肅矣。夫足也者。四獸之體也。猶之髯無所當於龍。而龍弗得則弗神。尾無所當於虎。而虎弗得則弗威。足容維重。君子慎諸。雖然。始乎慎。嘗卒乎亂。亦弗審而已矣。語曰。糾糾葛屨。曰。屨華焉。野而古者。

也。曰赤帝金鳥。曰翠被豹舄。華而古者也。珠纒焉則侈。玉約焉則盡。金簿焉則放。龍虎組焉則淫。吳民之草屨而金擗也。何居。我未見緇袍之結琦璜而履襪纂組也。昔者秦之興也。改車騎。易服色。坑儒燒書。舉晚周戰國。靡者悉汰之。而獨於履不能革。豈惟不革。抑又甚焉。有虎頭者。所以飛而擇肉六王也。有繡鷲者。所以狎燕趙。齊楚宮人也。有望仙者。所以望三神山。且以於安期羨門。茅盈輩也。未幾鑄池君死矣。鹿失矣。則履爲之榮也。晉之有鳳頭。聚雲五朵也。一秦也。宋之有重臺。笏頭分槽。元鳳五色雲霞也。一秦也。未幾狸衝履而晉亂。束緼趾而宋促。亦履爲之榮也。夫履榮而土崩。弗敬土而已矣。則唐宣宗之道尼山製也者。殆是歟。曰今也。純。晉從衆。聖人之言也。必孔製也者。斬蛇之劍。西王之桃核。不俱燼乎哉。今履而妖矣。妖生怪。怪生孽。孽生災。語曰。履之不衷。身之災也。應是有災。則宜於此焉變矣。昔妹喜男冠。何晏女服。抑躡何履也。今且有爲鞮盃者。以足薦口。不倒置乎哉。抑又何所終也。夫寒暑移易者。謂之敗歲。頭足移易者。謂之敗人。敗人。弗繫人數而已。故知天者。以夏養春。知道者。以禮養樂。知法服者。以禮養冠。

正俗

錢大昕

古有儒釋道三教。自明以來。又多一教。曰小說。小說演義之書。未嘗自以爲教也。而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以至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皆聞而如見之。是其教較之儒釋道。而更廣也。釋道猶勸人以善。小說。磨礱人以惡。蓋邪淫盜之事。儒釋道書所不忍斥言者。彼必盡相窮形。津津樂道。以殺人爲好漢。以漁色爲風流。喪心病狂。無所忌憚。子弟之逸居無教者多矣。又有此等書。以誘之。易怪其近於禽獸乎。世人習而不察。輒怪刑獄之日繁。盜賊之日熾。豈知小說之中。於人心風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有憂世牖民之責者。亟宜焚而

樂之勿使流播。內自京邑。外達直省。嚴察坊市。有劇印鬻售者。科以違制之罪。行之數十年。必有弭盜省刑之效。或嘗言言爲迂遠闊事情。是目睫之見也。

訂音律

邱嘉穗

今之演劇。卽古樂之遺也。今之詞曲。卽古詩之遺也。然古之詩樂。條然一出於正。而今之劇場詞曲。皆流於淫。辭而不可訓。蓋不獨中聲之亡。以至於此。抑亦劇場詞曲中所謂之事。悉屬增悲長欲之具。而人無所親。以爲法戒故也。自漢以來。儒者類欲復古詩樂。而徒較其音節於鐘律字句之末。至使議論紛紛。而未有以決。而古器古聲。卒不可復。卽幸而復之。而不以其事見之舞蹈。則亦使人無所觀感興起。如爰居之聽鐘鼓而卻走耳。竊謂居今之世。而欲追求古樂之聲。以復於先王之舊。勢必不能。何如做古樂詩遺意。召集名儒。取今之所謂劇場詞曲者。一一較而訂之。其淫豔而傷風教。與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槩從禁絕。而其所編撰成曲。頒行天下者。必皆古今忠孝節義。可歌可泣。可法可傳之事。至其器與聲。亦不妨從今之優伶。稍取其明白正大。抑揚有節者。可也。安在。今之樂。不猶古之樂也。如曰演劇。不足以當古樂。詞曲。不足以當古詩。而欲離而二之。以聽其自止。自行於天下。則古之詩樂。既不可以卒復。而劇場詞曲之流行於今者。將日入於鄭衛之淫靡。而未知其所止。雅與俗兩失之矣。草莽私愛。頗與司風教者商之。

陶石梁曰。今之院本。卽古之樂章也。每演戲時。見有孝子。悌弟。忠臣。義士。激烈悲苦。流離忠難。離婦人。牧豎。往往涕泗橫流。不能自已。旁視左右。莫不皆然。此其動人最懇切。最神速。較之老生。搥案。比講經義。老翁登。上座。說法。功效百倍。至於渡蟻。還帶。等劇。更使人。知因果。報應。秋毫無爽。殺盜淫妄。不覺自化。而好善樂。

生之念油然而生矣。此則雖戲而有益者也。近時所撰院本多是男女私媒之事。深可痛恨。而世人喜爲搬演。聚父子兄弟并其婦人而觀之。見其淫譎褻穢。備極醜態。恬不知愧。曾不思男女之慾如水浸灌。卽日事防閑。猶恐有瀆倫犯義之事。而況乎宣淫以道之試思。此時觀者其心皆作何狀。不獨少年不檢之人。情意飛蕩。卽生平。禮義自持者。到此亦不覺津津有動。稍不自制。便入禽獸之門。可不深戒哉。

### 禁邪說示

湯斌

爲政莫先於正人心。正人心莫先於正學術。朝廷崇儒重道。文治修明。表章經術。罷黜邪說。斯道如日中天。獨江蘇坊賈。惟知射利。專結一種無品無學。希圖苟得之徒。編纂小說傳奇。宣淫誹謗。備極穢褻。污人耳目。纖像鐵板。極巧窮工。遊佚無行。與少年志趣未定之人。血氣搖蕩。淫邪之念日生。奸僞之習滋甚。風俗凌替。莫能救正。深可痛恨。合行嚴禁。仰書坊人等知悉。除十三經二十一史。及性理通鑑綱目等書外。如宋元明以來。大儒注解經學之書。及理學經濟文集語錄。未經刊板。或板籍燬失者。照依原式。另行翻刻。不得聽信狂妄後生。輕易增刪。致失古人著述意旨。今當修明正學之時。此等書出遠近。購之者衆。其行廣而且久。爾等計利亦當出此。若自古書深奧。難以通俗。或請老成醇謹之士。選取古今忠孝廉節敦仁。尚讓實事善惡感應。凜凜可畏者。編爲醒世訓俗之書。既可化導愚蒙。亦足檢點身心。在所不禁。若仍前編刻淫詞小說。戲曲。壞亂人心。傷敗風俗者。許人據實出首。將書板立行焚燬。其編次者。刊刻者。發賣者。一併重責。枷號通衢。仍迫原工價。勒限另刻古書一部完日發落。

### 禁刊邪書疏

康熙二十六年

給事中劉楷

竊思學術人心教育之首務也。我

皇上天縱生知躬親討論。重經史以勸士。頒十六論以勸民。海內蒸蒸

然。莫不觀感而興起矣。昔孟軻云。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自

皇上嚴誅邪教。異端屏息。但淫詞小

說。猶流布坊間。有從前曾禁而公然復行者。有刻子禁後。而誕妄殊甚者。臣見一二書肆。刊單出賃小說。上列

一百五十餘種。多不經之語。謬淫之書。販賣于一二小店如此。其餘尚不知幾何。此書轉相傳染。士子務華者。

明知必無其事。僉謂語尚風流。愚夫僻識者。妄擬實有其徒。未免情流蕩佚。其小者。甘效傾險之輩。其甚者。漸

肆狂悖之詞。眞學術人心之大蠹也。又有一種無知匪類。假借道爲名。談佛談仙。敢作欺世惑民之語。或刻語

錄方書。以稊訣密作津梁。或稱祖師降乩。以虛詞言人禍福。人見之詫其神奇。爭相附和。投認師徒。紛紛傳誦。

不知實一瞽大愚詐者所爲。罔講法度。及其敗露。干連無辜。雖欲宥之。亦難寬假。非獨無知小人爲然。又或有

身託儒林。心趨詭僻者。不體聖賢正學。專思假借立名。藉標榜之虛聲。希功名之捷徑。諸如此類。豈容雜見於

光天化日之下哉。臣請

勅部通行五城直省。責令學臣並地方官。一切淫詞小說。及妄談語錄等類。立毀

舊板。水絕根株。即儒門著作。嗣後惟仰宗

聖學。實能闡發聖賢儒先之正理者。方許刊刻。毋許私立名目。

各邊已說。屢誤後人。遠者並作何嚴禁。庶學術端。人心正。移風易俗。互古爲昭矣。

皇朝經世文編卷六十九目錄

禮政十六 正修下

二氏論

跋藏經

游瀨鄉記

廣戒殺牛文

食腳願說

放生說

文昌祠說

饒陽縣新建文昌閣記

曹真西山文集後

天主教

改天主堂爲天后宮碑記

上蔡方伯書

天主教論

西學

蔣士銓

姚瑩

朱書

張爾岐

汪琬

余懋杞

陸燿

錢大昕

張海珊

趙翼

李術

蔣光烈

邱嘉穗

讀通典職官

論回民啓

傳聞少實

左氏春秋釋疑

原緯

伎術

歐陽家言

選擇正宗序

送蘆君序

原命

六壬大全 四庫全書提要

選甲演義 四庫全書提要

大乙金鏡 四庫全書提要

星歷考原 四庫全書提要

協紀辨方書 四庫全書提要

書鏡志

沈大成

陳耀

紀昀

汪中

全祖望

陸燿

湯養

姚鼎

姜宸英

全祖望

紀大奎

分野考

占驗

驗占天

占法之多

天文圖論

張瓊昭

顧炎武

陸世燾

顧炎武

顧炎武





皇朝經世文編卷六十九

禮政十六 正俗下

善化賀長齡揭虔帖

二氏論

蔣士銓

非田不能勝其養而惰遊者衆學校不能勝其教而邪僻者生於是二氏興焉二氏者所以出全力爲天下國家分其教養於萬一者也有俄夫於此向市人乞百錢無有應者乃歸於二氏持寡疏而請曰寺觀莊嚴善緣資福而檀施墳委焉叩以二氏之旨不知也曰吾免餓而已有頑夫於此臨以官司加以刑戮罔懼也或語以地獄天堂苦樂之事則頂禮持誦願從懺悔叩以二氏之旨不知也曰吾苟免地獄而已向使無二氏以收此什伯庸衆將迫於饑寒共爲盜賊而凶逆姦宄之徒逼山澤掌獄訟者竭蹶不能理此二氏有消納惰游邪僻之功且其說以勸善爲宗無犯上作亂褻瀆鬼怪之事故歷世而不能滅士之誨者取孔孟之旨學爲經傳使聖人平正顯明之理隱於繁複誘與之詞而變其面目遂令庸耳俗目驚疑敬畏若二氏之學出於孔孟之上何其愚也佛之說曰空曰悟即吾儒克復之旨也但渴欲存理其功切實循序漸進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佛變其說曰空語較直截而蹈虛遺等者便焉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佛變其說曰悟悟者雖愚必明也空者雖柔必強也豈真能別有宗門耶然則無佛乎曰有之是西夷之存理渴欲人也其教人曰空空則無可欲也曰悟悟則使其迷溺於私欲者返而入於理境也西方之人未讀孔孟之書迷昧者多無學問啟其聰明故使跌坐冥心靜極生慧即困而知之者故曰法器猶吾儒魯鈍者一旦貫通即是讀書種子耳今中國披繡者大多匹夫市子豈然罔有知覺既入空門於幽寂中漸覺心地明朗即斯云雖愚必明也何足爲異而詫爲

神奇乎。至其他恐嚇挾制附會。講說皆其不肯門徒。借詩詐以誘人貨財者也。佛固不知也。或曰佛死而  
知後世。生而記前身。豈庸人耶。曰此卽吾所云存理遇欲人也。天理渾然。虛靈不昧。或能如是。史冊載古今知  
前身後世者亦多。豈皆佛耶。仙則何如。曰此不待問也。老莊之旨亦止以達觀離俗。不牽世網爲宗。其養生吐  
納之教亦止求卻病葆生耳。敢無飛昇天上步虛海外之說。或藉御風訪道爲寓言。秦皇漢武遂耽迷溺。佛哉  
佛曰示寂。仙曰尸解。其死一也。死而有靈亦不過一聰明正直之神耳。吾儒死而爲神者不可勝數。何必二氏。  
曰然則聖帝明王何以不滅其教。曰其說以勸善爲旨。其力可以少佐國家教養之遺。故與之安焉。

跋藏經石甫文鈔

姚瑩

堯舜以前。至三皇之世。則又有包羲女媧神農。以至黃帝顓頊。高辛諸聖人矣。三皇以上。至天地開闢。吾不知  
其幾千萬年也。然最初有盤古氏之名矣。若無懷葛天諸君。未嘗不尙存于傳記也。彼昆婁尸以前。豈獨無大  
地世數乎。則何必無華光以下之九百九十八人哉。儒者不談荒遠。故孔子刪書自堯舜始。非謂堯舜以前無  
聖人也。若庖犧神農黃帝。則見于繫辭矣。釋氏既不厭爲荒渺之談。其有傳記與否。吾不得而知。固不可以吾  
儒之不傳。謂彼不當傳也。儒者推世運之數。如春秋元命苞言。天地開闢至魯哀公獲麟之歲。凡三百二十六  
萬七千年。命歷綏云。二百六十七萬六千年。分爲十紀。易乾鑿度云。十紀合二百七十六萬年。每紀二千七萬  
六千年。列子楊朱云。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帝王世紀云。自天地開闢人皇以來。迄魏咸熙二年。凡二百七十  
二代。積二百七十六萬七百四十五年。所說不同。大約不甚相遠也。世儒以其緯書私記而不信。若漢律歷志  
云。上元至伏羲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年。則見于正史矣。而邵子皇極經世。斷以天地之始終。止十二萬

八千年。則出于大儒矣。夫吾儒之云世者。即彼教之所云劫耳。彼所云成住壞空。轉增減者。亦何必不猶吾儒之元會運世章部紀元者乎。其人依然有死有生。有少。過去者猶吾之謂既往耳。現在者猶吾之謂今日耳。未來者猶吾之謂後世耳。中國有孔子。著書講學。服其教者。不知幾千萬億也。彼國有釋迦。說法勸世。服其教者。又何必不幾千萬億乎。世以爲怪而妄之者。是不辯其理之是非。惟其事之有無也。如實有其事。則將從之乎。吾以爲怪而妄之。不若不信而聽之也。能信不以爲怪。則雖有其事。莫之感矣。雖然有說焉。夫亂臣賊子。奸兇淫惡。暴虐貪殘者。此儒者之所惡也。聖人立法。思以化之而已。釋氏者。亦將以化夫此輩者也。彼西方者。無禮樂詩書之教。道德仁義之意。惟以殺奪爲事。強凌弱。衆暴寡。兇淫殘忍。不可勝言矣。自釋氏之徒出。以其地獄因果三生之說。教之勸化。癡愚播滅。魔怪于是。西方之人有所悔懼。此其爲功于彼。甚大與孔子之救中國一也。中國自三代而下。先聖之道。或存或亡。其大經大法。所以維繫乎綱常名教者。徒以使人知善。善惡惡有所勸戒而已。若仁義道德之微。身心性命之奧。非聰明睿知。不足以知之。不能責諸愚夫。婦也。去古逾遠。風俗人心。日壞。傲狠頑淫。爭奪誅殺。中國之去。豈夷幾何矣。又濟之以巧詐深交。博學強辯。三綱五常之說。皆習聞而厭聽之。于此有人焉。獨以其地獄因果之說。進言之。鑿鑿林目洞心。使兇淫殘狠之人。皆回心而聽命。當斯時也。爲吾儒者。方深愛之不暇。乃必以其人非儒。力破其說。而爭驅逐之乎。世有好醫者。黃帝岐伯之書。神農本草之經。少而研習。究古方不遺餘力。已而室中人病。投以劑不效。有術奇方者。過。室人就試之。一服而愈。人皆往慶之。此醫獨大怒。以爲非方。不自己出也。亦可謂迂矣。世之攻二氏者。何以異此。然則二氏不可攻乎。曰。曷爲其不可攻也。彼道冠羽衣。燒煉鉛汞。以求飛昇。全關瓊樓。妄撰奇異。以眩耳目。禹步呪水。造作符

錄以爲妖邪者。老氏之罪人也。造塔建寺。刺臂寫經。糜費金帛。妄希福利。口語機鋒。高座說法。誑惑士女。陰爲姦利。遺棄骨肉。蔑絕天倫。一切言空。不行實事。若此者。亦釋氏之罪人也。

游瀨鄉記

朱書

古苦縣瀨鄉。即今河南歸德府鹿邑縣境。太清故宮在焉。瀨老子也。老子實生于此。云予讀史見唐元宗宋景宗時。祀老子極侈。祥雲甘露。降太清宮者。時見書甚且得天書。頒示中外。恢奇怪迂。不可究詰。恨未能一至瀨鄉。覽其宮闕廟祀之勝。乙亥八月初吉之闕中。道誤出空州西四十里有村。村東南穹碑高十許尺。亟下馬。觀其額曰。大宋重修太清宮之碑。文磨滅不可識。問村人。卽苦縣瀨鄉也。碑北二百餘步。有老子廟甚卑隘。廟前碑碣四五。金明昌開。亳州州正胡筠記。猶完好。謂老子生殷武丁二年。後與秦獻公論周秦分合曰。太史儋。儋卽老子也。子孫數世官于朝。餘碑刻唐道尊帝號制詔。歷代御製老子讚。又刻道德經于石。予觀望久之。度舊制宏鉅。占地數百畝。爲前後兩宮。今皆禾黍矣。嘗考太清宮之祀。始盛于唐。再盛于宋。金元仍之。代有增飾。蓋千年矣。小明王韓林兒撒毀荒廢。迄今不復。夫譜學莫盛于唐。而國姓無定論。玄宗祀老子。能免遙遙華胄之譏邪。趙氏興。離液間。去老子居甚近。其崇祀固宜。然眞宗所爲。則已誣矣。二君者。好恢奇怪迂。故其類應焉。豈老子眞見靈異哉。問昔其顯赫而久寂然于今也。傳曰。妖由人興。傅上刻木肖人形。跪拜日禱之。久則能禍福其民。以自饗其祭。有卓然不惑者。毀去之。麗如也。如此者衆矣。山東濟南府西南七十餘里。有山曰五峰。巖幽木森。鄉人奔走相望。曰老子生處也。彼非老子生處。而祀之勤。此老子生處。而一敗不復振。其與其廢。殆有時與抑。凡事固樂其假。不必問其眞。老子之靈。亦姑移于彼與。明太祖嚴厲。刑以懲不恪。及讀道德經。民不畏。

死○奈○何○以○死○體○之○愉○然○而○止○盡○除○五○刑○以○外○法○嗚○呼○仁○者○贈○人○以○言○雖○人○與○骨○俱○朽○而○天○下○尚○受○其○賜○宜○其○廟○祀○之○崇○也○予○無○意○中○得○宰○顯○郭○甚○喜○又○感○太○清○宮○荒○廢○益○信○濱○祀○無○益○故○記○之○以○告○世○之○人○視○而○無○祈○可○也○

廣戒殺牛文

張爾岐

自習俗恬殺。仁人君子。未嘗不以殺爲首戒。而近歲以來。獨重殺牛。上自朝廷。縉紳學士。下至閭巷細民。無不知殺牛之爲大戾者。或著爲文章。編爲頌偈。或刻冊流布。或單紙粘壁。不下十餘種。予每過而讀之。未嘗不嘆其惻隱之至切。而又未嘗不惜其用心之狹。與立言之不備也。昔齊王不忍一牛。孟子以爲是心足王。予以爲當今之世。而人人推其戒殺牛之心。君可以爲堯舜。臣可以爲皋夔。稷契。布衣草帶。亦可以爲顏曾。思孟。而不難也。戒殺牛之心。何心也。不忍之心也。不忍於牛。而忍於人者。世必無此心。世必無此人。乃不忍於牛。則真不殺牛。真相戒以不殺牛。不忍於人。則未必真不殺人。未必相戒以真不殺人者。何也。殺牛之慘。人見之。人能言之。殺人之慘。人未必見之。人又未必敢言之也。殺牛之慘。戰懼迫蹙。血肉淋漓而已。殺人之慘。則有戰懼而不暇。迫蹙而無地。血肉淋漓。充滿世間。而莫測其際者。何也。殺牛者。刀砧而已。殺人者。不止一刀砧也。邵子曰。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請天下之人。無生路可移也。又況以刃多殺天下之人乎。使天下之人。無生路可移。相率委溝壑而死。卽爲殺人矣。所謂生路者。衣食也。安樂也。義理也。俸料也。而衣食之路絕矣。刑禁苛而樂生之心亡矣。盜賊熾而使人不敢詰盜風俗偷。而日迫人於偷義理之路絕矣。三者之路絕。死於飢寒者有之。死於桎梏冤濫者有之。死於劫掠附辱無聊者有之。其幸而存者。相率而蹈於芻且之途。爲禽獸之歸者。又有之。疹氣所結。溷風所煽。喪亂凶災。相尋狎至。而人之能生者。有幾乎。夫人之與人。肢體色貌同也。血氣心知同也。好惡

聰明又無不同也。相生相養則爲倫常。相滋相續則爲世宙。其所綉戴則爲君父之尊。公卿之貴。其所供給則爲玉食之奉。祿予之需。其視牛之墾地服箱爲功於人。又其相倍也。嗚呼！人與牛有間矣。牛之見殺則人憐之。人之見殺而人不憐。何也？嘗推其故矣。人之殺牛利牛之有而不卹其死也。人之殺人得非亦利其有而不暇卹其死乎？人殺牛而人戒之。有二氏因果報應之說以惕之也。人殺人而不知戒。得無因果報應之說不爲殺人設乎？抑殺人不以刃者之罪異於以刃乎？人曰殺牛則鬼神祭之人曰殺人上天獨不鑒之乎？吾願今之人推不忍於牛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推相戒勿殺牛之心而畏威避禍之心亦不可勝用也。

食臘臠說

汪琬

滋陽署中曾一日食臘而美。語予曰：此滋陽人所不知食者。吾得之甚賤。予聞之輒爲愾然。自是不忍復下箸。又一日設有田臠。語予如前。予聞之愈用愾然。因語之曰：鷄鶩羊豕之畜。類人之養而後生者也。故人得之以爲養。彼無憾也。然且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其所以慮之者如此。彼鱣與臠不待人以爲養。而我自爲取之。以爲養。彼不害人而人害之。人實不仁。物何有焉！且夫彼生南方。我不取而食之。人皆得取而食之。則彼固自分爲刀俎中物而已久矣。夫其無生之心也。今則不然。我不取而食之。則人雖欲取而食之。亦不知所以食之。自我取而食之。於是人人皆知所以食之。而殺之端開自我矣。夫人之官於斯。暫也。而其食臠。藏於斯。亦暫也。而我奈何以暫時之口腹。至開屠窮之殺機。由是而二物無得免者矣。悲哉！何鱣與臠之不幸也。昔程明道先生爲上元主簿。初至見民有持竿粘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自是邑之人無有敢畜禽鳥者。古人仁及物類。蓋如此。夫不仁之事。民或爲之。尙當教之使勿爲。況民所不爲而我導之使爲。其又何以

禁焉。

放生說

余懋杞

放生。浮屠法也。其說較博。施濟衆爲尤難。儒者所弗道。或曰。天生萬物。以資人用。放而不殺。非生物意。或曰。放生者少。殺生者多。一人生之。而百人殺之。放何益乎。或曰。放生不如戒殺。家居奉親。祭祀賓客。皆不免於殺。焉知所放之物。不再登於庖。故放不如戒。嗟乎。孰是數說。而放生之念。始永息矣。近世所用浮屠法。十室而九。士大夫未嘗諱言。獨至放生。而斥之。且所難乎博施濟衆者。力不及耳。非義不可也。施濟卽不能博衆。甯不愈於一無所施。一無所濟者乎。天之生物。誠以資用。然不聞夫天道好生。與人情未必事事皆出天意。獨殺生必欲奉天。與放少而殺多。非放生者之咎也。若相效而起。焉知不化放多而殺少。與萬不獲已。而出於殺。自祭祀賓客。奉親數者之外。皆可以放生。皆可以不殺生。人人皆可。不殺生而放生。則是殘者止。免一已之殺。而放者且免他人之殺。所得孰多與。吾謂人人有放生之心。有放生之力。而拘泥於前數說。則放生之心。變而爲殺生之心。放生之力。變而爲殺生之力。所爭毫釐。而相去已千里。夫物之貪生而畏死。猶夫人也。刀砧在前。湯鑊在後。呼號乞命。而莫之顧。血肉痛楚。而莫之憐。設有人焉。惻然心動。從而放之。何異囹圄之中。忽聞大赦。垂死之症。忽遇良醫。其踴躍狂喜。不啻超凡而入聖。卽朋友眷屬。亦無不爲之頷手稱快。相賀更生也。夫大罪而幸赦。死疾而復起。非能保其永不死也。特以萬無生理之時。而忽然可以免死。其得生之樂。自有異乎尋常者。人能常體此意。以放生。則放生之心。勃然起矣。近世言放生者。率盛稱果報。覺世之意。良深。而有不信果報者。予惟卽以人情。破其習見。動其惻隱之良心。人卽不至於犯法。而疾痛。罕能自保也。吾愛吾生。卽以愛物之生。恕也。卽



仁也。出而治民。爲廉靜慈惠之吏。退而家居。爲恭儉忠厚之士。不于此乎徵之哉。

### 文昌祠說

陸燿

文昌之祀。儒者不取。而爲之說者。其別有二。一謂文昌。天神也。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一上將。二次將。三貴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祭法。王爲寧。姓立七祀。諸侯五祀。其一曰司命。屈原九歌。又有少司命。大司命。命者是也。一謂文昌。人鬼也。在周爲張仲。在漢爲張良。在晉爲涼王呂光。五代爲蜀主孟昶。姚秦之世。又爲越癩人張惡子。立廟梓潼嶺。唐明皇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順濟王。宋咸平。改封英顯者。是也。二說皆出於道士家。元世袁清客稱。始載於符臺集。文昌之祠。遂徧天下。尊之曰帝君。甚而闖入學宮焉。士稱讀書明理。皆灼然知其非禮。往往因爲碑記之文。而昌言排之。至朱檢討竹垞。且爲諸辭以寓譏。竊謂古之祀文昌者。司中。司命。而今之號爲帝君者。蓋司祿也。世之享厚祿者。不皆善文之人。則司祿亦無事於文。才者不必祿。祿者不必其才。帝君進退之權。不已重乎。近人又因文昌之祀。而有惜字之會。推其所以惜字之故。仍不出媚神以求富貴。則其所宜深惜。又有在字外者。毘陵相國劉文定公。嘗掉弄楮墨。詐欺官師。纂輯淫詞。狎侮經傳。是敗壞文字之大原。雖婦嬖弄。其戾滋甚。故吾謂祀文昌。不若惜字紙。惜字紙。不若慎筆墨。使文昌爲天神耶。大夫以下。不敢妄干。爲人鬼耶。非其子孫。理不歆享。其祀之而不效也。固宜抑求名干進之徒。毋乃實有所闕。不能自慎于文字之間。而非鬼神之不靈與。余足跡所至。往往有以文昌惜字之說。屬爲序記者。旣已槩謝弗應。而復著此文。以爲將來塞諸之地。明理君子。其必有以鑒之。

### 鎮陽縣新建文昌閣記

錢大昕

漢陽縣知縣王君儀廷始莅事之歲。卽以興育人材爲務。召諸生之肄於學者。課其文藝而禮之。或言文廟之左。故有文昌祠。曩時嘗加修葺。邑中士大夫多有登科第者。頃歲祠已傾圮。科第亦不振。訪之形家。僉云當建於巽隅。王君於是捐俸錢爲之倡。諸紳士欣然繼之。卜地版立新閣。金木搏埴之工。子來趨事。而月而告成。遣一介走京師。請予文紀其歲月。謹按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說者以爲天之六府也。梓潼之神顯於晉。盛於唐宋。道家謂上帝命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元延祐初。加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神帝君。名其祠曰右文成化。而其時始設科目。取士。士大夫因謂科目之柄。實文昌司之。而天下學校。多立文昌祠矣。夫科目之設。聚數千萬人之精神。而決中否於一二人之心目。雖長於鑑別。豈能無毫髮之爽。謂必有神焉以司之。似矣。雖然。韓子有言。其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士誠讀孔孟之書。修程朱之行。而學韓歐之文。能自樹立。不因循。神未有不福之者。若夫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徒以揣摩勦襲爲功。而僥倖以祈神之我佑。則非予之所知也。今之仕者。簿書趨走。汲汲若不遑終日。至有關於文風士氣者。則以爲迂闊而莫爲。王君獨能知所本務。而邑之人上感於鼓舞自勵。庶幾知實學之宜教。而不囿於流俗。異日英才輩出。必有如劉獻之之通經。李明道父子之文學者。豈僅區區科第之榮於一時已哉。王君名鳳文。山東諸城縣人。乾隆己卯舉人。記之者。嘉定錢大昕也。

書真西山文集後

張海珊

西山先生在朱子後。於諸儒稱最純。乃其所爲祈禳。追薦十王。普度之辭。時或雜於異端。鄙俚之談。抑又何也。蓋自三代以來。人心不正。而後鬼神之說。舛而後釋老之教興。遂使國家之政刑。不足爲勸懲。相率而聽命於巫祝之途。奔走崇禋。如恐不及。朝廷復爲之設官糜祿。亦若資其輔運。翊教之爲者。幽明莫別。民神雜糅。至於

莫可究詰。嗚呼！王者所以辨民惑而一民志者。其必首於此矣。嘗考明史洪武三年。定諸神封爵。歷代忠臣烈士。悉依初封。革去後世溢美之稱。宏治初。亦曾以禮臣周洪謨言。存東嶽真武城隍諸祀。餘如釋迦三清梓潼等。及一切人鬼之僭稱諸帝諸天者。與夫靈官祖師真人之屬。悉行罷去。而正一真人。封襲。迄明之世。終未曾革。今吳俗最稱信巫尪鬼。士大夫家。奉斗扶乩。持經禮懺。曉夜唵誦。恬不知怪。正學之所以不明。世教之所以日趨於敝也。非此故歟。先生集中。又有書慈湖行述一篇。其述慈湖語曰。希元有志於學。願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某恍然不知。所謂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今觀所載青詞。亦多爲民請命之語。然若生辰建醮祈嗣諸篇。大抵可已。而不得已者。得非慈湖先生之所謂當去者歟。愚謂刊先生集。宜去此數卷。庶不貽後學之疑誤云。

天主教

趙翼

意大利亞國在大西洋中。萬歷中。其國人利瑪竇至京師。爲萬國全圖。言天下有大洲五。第一曰亞細亞洲。凡百餘國。而中國居其一。第二曰歐羅巴洲。凡七十餘國。而意大利亞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亞洲。亦百餘國。第四曰亞墨利加洲。第五曰墨瓦蠟泥洲。而域中大地盡矣。大抵歐羅巴諸國。悉奉天主教。天主耶穌。生於女德亞。卽古大秦國也。其國在亞細亞洲之中。西行教于歐羅巴。其始生在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閱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萬曆九年。利瑪竇始泛海九萬里。抵廣州之香山澳。其教漸行。二十九年入京師。以方物獻。并貢天主及天主母圖。禮部以會典不載。大西洋名目駁之。帝嘉其遠來。假館授餐。公卿以下重其人。咸與交接。利瑪竇安之。遂留居不去。三十八年卒。其年以歷官推算日食多謬。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人。龐迪我熊三拔等。深

明歷法。其書有中國所不及者。當令採擇。遂令迪我等同測驗。自利瑪竇來後。其從來者益衆。有王爾登、蕭陽瑪諸等居南京。以其教倡行。官民多從之。禮部郎中徐如珂惡之。奏請遂回。四十六年。迪我等奏。臣與利瑪竇等泛海九萬里。觀光上國。臣等焚修行道。尊奉天主。豈有邪謀。敢墮惡業。乞賜寬假。帝亦不報。而其居中國如故。崇禎時。歷法益舛。禮部尚書徐光啟請令其徒羅雅名、湯若望等。以其國新法相參較。書成。卽以崇禎元年戊辰。歷爲歷元。其法視大統歷爲密焉。其人東來者。大都聰明特達之士。意專行教。不求祿利。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故一時好異者咸尙之。其徒又有龍華民、畢方濟、艾如略、鄧玉函諸人。皆歐羅巴國之人也。統而論之。天下大教四。孔教、佛教、回教、天主教也。皆生于亞細亞洲。而佛教最廣。亞細亞洲內。如前後藏、準噶爾、喀喇喀爾古等部。悉奉佛教。中國亦佛教盛行。亞細亞洲外。如西洋之古里國、錫蘭國、榜葛刺國、沼納朴兒國、南洋之白葛達國、占城國、寶童龍國、暹羅國、真臘國、東洋之日本國、琉球國。皆奉佛教。俱見明史外國傳又增迦刺國、馬八兒國。俱有佛鉢舍利。見元史亦黑迷失傳其餘海外諸番。則皆奉天主教矣。回教。亞細亞洲內。惟烏什、葉爾羌、喀什噶爾、和闐、郭爾巴達克山、控噶爾、克食米爾、退木爾沙等國奉之。見博國氏外洋則祖法兒國阿丹國忽魯謨斯諸國奉之。亦見明史外國傳孔教。僅中國之地。南至交趾。東至琉球。日本朝鮮而已。是佛教所及最廣。天主教次之。孔教回教又次之。孔子集大成。立人極。凡三綱五常之道。無不該備。乃其教反不如佛教。天主教所及之廣。蓋精者惟中州清淑之區。始能行習。蠱者則殊俗異性。皆得而範圍之。故教之所被。无遠也。試觀古帝王所制禮樂刑政。亦只就倫常大端。導之禁之。至于儒者所言。身心性命之學。原不以概責之庸衆。然則天道之包舉無遺。固在人人共見之。蠱迹而不必深求也哉。

改天主堂爲天后宮碑記

李 衛

自明季萬歷間。大西洋利瑪竇入中國。造爲天主之名。而其教遂蔓延於愚夫愚婦之口。其徒之入中國者。遂大興土木。營建居室。於通都大邑之中。我朝定鼎以來。聖祖仁皇帝念其人生長海外。遠來就化。雖爲說不經。然皆具心思知識。未必不可教導。居之京師。使沐浴聖朝德化之盛。久而幡然改悟。歸以教其國中之人。咸知天經地義之正。此覆載深仁。不遺一物之義也。豈知荒誕狂悖之見。固結而不可解。我皇上帝之初。洞燭其奸。黜其人。皆歸南澳。不得盤踞內地。而直省之所爲天主堂者。以次而改。顧其制皆崇隆。繞煥。非編戶之所可居。空之又日就傾圮。去荒誕狂悖之教。而移以奉有功德於蒼生之明神。不勞力而功成。不煩費而事集。此余今日改武林天主堂爲天后宮之舉也。雖然。自利瑪竇之入中國。迄今幾二百年。浸淫沉溺。惑其教者。未必一旦豁然有悟。即悟矣。或以爲不妨存而不論。以見天地之大。無所不有。是其得罪於天。而爲害於人心風俗者。卒未大白於天下也。夫不申其罪。無以服附利之心。不誅其心。無以破奸詭之膽。夫教稱天主。是風雲雷雨陰陽寒暑。彼皆得而主持之也。不知未有天主之前。將竟無有陰陽寒暑風雲雷雨乎。抑別有主持之者。俟天主出而授之柄乎。此其謬一也。入其教者。必先將本人祖宗父母神牌。送與燬棄。以示歸教之誠。不知天主。生於空桑乎。抑亦由祖宗父母而生也。彼縱生於空桑。亦不得率天下之人。而盡棄其水源木本之誼。況人之所以敬天奉天者。以天實能生人生物耳。今以生我之父母祖宗而棄絕之。尙何取於生人生物之天而敬之奉之。此其謬二也。棄絕父母祖宗者。欲求其敬於天主也。然聞西洋之俗。亦有君臣。有兄弟。朋友。且生生而不絕。則何不盡舉而廢之。而所以事天主者。尤專且篤。而獨父母祖宗。棄若敝屣。此其謬三也。西

洋之教一技一能。務窮思力索。精其藝而後止。設所得止及於半而死。則舉而授之其子。脫其子猶有未就。則復舉而授之其孫。或一傳。或三四傳。其藝始精。則羣然推而奉之。以爲此可以行教之人矣。今之入中國者。悉此類也。夫一技一能。原無當於生人日用之重。至於奇技淫巧。尤爲王法所不容。今既不知有祖宗父母。則爲其祖宗父母者。當亦不復以子孫視之。獨至奇技淫巧之事。父忽念其爲子。而不曾笑妻之授。子忽念其爲父。而不曾堂構之承。此其謬四也。藝既精矣。遂可出而設教行道矣。夫既祖宗父母之靈。其他漠不相識之人。復何闕欣感。而必窮數世之精力。以利他人之用。此其謬五也。然此雖足爲人心風俗之害。而弊止及於惑其教之人。其罪猶小。若其居心之險。則尤有大不可問者。西洋去中國數千萬里而遙。非經歲不得達。又有大海風濤之險。去故鄉。離妻子。跋涉而來。以人情論。必有所利而爲之。故攜帶土物。造作器用。其誑中國之金錢。誠不可數計。乃聞入其教者。必有所資給。人有定數。歲有定額。勞心焦思。取中國之財。而仍給之中國之人。圖利者。恐不若是之拙也。或云。每年紅毛船到。必廣載其國中之金錢。以濟其在中國行教之人。或又云。彼來中國者。皆善黃白之術。以彼國之金錢。而用之中國。夫以此數人之行教。而國中居守之人。肯傾資以佐其用。則其所圖者非利也。彼既以天主之教惑人。而復借黃白之術。以要結人心。是其設心。殆有在矣。或又爲之說曰。彼其志欲行教耳。好名之人。能誦千乘之圖。何難去故鄉。離妻子。蹈不測之大海。以博後世之名。夫好名之人。或有捨其身以徇人者。然一人好名。何爲盡一國之人。亦皆好名。而傾貲以佐之也。且絡繹而來。其居天主堂者。所在而有。抑何好名者之多也。此蓋非無所爲而爲之者。一見其技於噶爾巴矣。再見其技於呂宋矣。又幾肆其技於日本矣。爲行教計耶。抑不爲行教計耶。且愚夫愚婦。未有不以禍福動其心者。今日本於海口收港登

陸之處。鑄銅爲天主跪像。抵其國者。不踏天主像。則罪至不赦。夫既爲天之主。而受海外一國如此踐踐毀廢。卒亦無如之何。其不能禍福人明矣。所精者儀器。而瓊環玉衡見之唐虞矣。所重者日表。而指南車周公曾爲之矣。所奇者自鳴鐘銅壺滴漏。而漢時蛋有之矣。所駭人者機巧。而木牛流馬。諸葛武侯已行之。鬼工之奇。五代時亦有之。至今尙有流傳之者。是其說不經。其所製造。亦中國之所素有。其爲術又不能禍福人。吾不知何爲而人之惑之也。西洋人之居武林者。

聖祖仁皇帝曾有白金二百兩之賜。此不過念其遠來而撫卹之。彼遂建堂於此。而頗其額曰勅建。夫曰勅建。必奉 特旨建造。今以會受金。遂冒竊勅建之名。內外臣工。

受白金之賜者多矣。以之築室。遂可稱賜第乎。干國憲而冒王章。莫此爲甚。他復何可勝道耶。荒誕狂悖者。宜去。則有功德於民者。宜祠也。冒竊勅建之名者。宜毀。則列在祀典者。宜增也。天后之神。姓氏顛末。見於記載者。雖亦未可盡信。然我 朝以來。海外諸國。獻琛受劑者。重譯而至。魚鹽商賈。出入於驚濤駭浪之中。計日而至。刻期而還。如行江河港汊間。而天后之神。實司其職。神之靈應。呼吸可通。德功之及民。何其盛哉。闕罔不經者。去。而崇德報功之典。與。毀其居室之違制者。改爲祠宇。撤其像塑之詭秘者。設以莊嚴。夫而度武林之人。目不見天主之居。耳不聞天主之名。異端邪說。久且漸熄。其有關於風化。豈淺鮮哉。

上慧方伯書

喬光烈

回民本西域種族。雜入中國。散居秦地。雖沐 王化。特性與人殊。其飲食衣冠婚嫁時節。若所奉神祇。一守其故俗。尤善奸利。敢於爲惡。縱官府得治之。然急則易誣。而少弛又易惑。其在渭南者。具有田廬。或託業。塵市。其與土著之民。情睽視異。兩不相下。欲遣去之。勢所不能。任而處之。又切隱患。往者待之。等於羈縻。未嘗思所。

以變而化之。之。術。嘗觀古人守交州日南。皆蠻夷地。爲設學興教。以柔馴之。獷野夙成者。咸知向學。久皆順義。夫回民雖蠢黠。亦猶人耳。今年七月。請於大中丞。爲回民設學館七處。招其子弟。捐給膏火。欲使聞聖人之教。知詩書之旨。悟本俗之非。慕華風之美。竊謂列縣回民多有。以此推行之。啓其顛蒙。誘其知覺。奇邪驚戾。一旦更易。皆吾良民。然此不可驟期。必需以歲月漸臻成事。所謂有徐以變化之人者此也。

### 天主教論

項嘉禮

三代而上。異端皆出於眞。三代而下。異端皆出於僞。出於眞者。每執其實見之差。而誤人。出於僞者。又反陰竊前人之緒餘。而陽排之。以欺罔天下。雖其爲教。亦各以意見相抗。而究其蔽陷離窮之心。以定其罪之差等。則眞異端之解。藉於前。猶溺於氣質之偏。而不自知。而僞異端之篡。統於後。乃不勝其矯誣之私。而所謂小人無忌憚之尤者也。嘗觀袁周以來。自楊朱墨翟爲孟子所距外。復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紛紛以其說爭鳴於世。皆所謂執其實見之差。而誤人。非其本心之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世。而盜名者。獨釋氏之書。東漢時始入中國。其說日新月盛。延蔓以至於今。而不絕。自是以來。道家者流。尤而效之。一切煉養服食。經懺符籙之說。皆假而託之。老子雖鄙俚淺陋。不逮釋氏遠甚。而其亂人國家者。猶有如張角孫恩。柳泌趙歸真。林靈素之徒。出焉。況近日泰西天主教。又踵釋道之故智。撰造其書。誑罔中國。而忍不一言以杜之乎。今亦無論其他。而姑舉其一二立教之大旨。皆竊于釋氏老莊者。而言之。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釋氏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其所恃爲修淨土。以超三界者。實本諸此。而天主教亦且陰祖其言。而爲之說曰。天主者。生天



生地生神。人生萬物。一大靈明之主也。但天主之所重者人而已。故爲之生天以覆之。生地以載之。生神以護之。生萬物以養之。因譌託天主。以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降生其國。蓋雖分門別戶。而大意互相倣效。已如此。老子曰。谷神不死。莊子曰。不亡者存。釋氏因從而爲之說曰。人死而精靈不可滅。上界爲天堂。以處善神。下界爲地獄。以處惡鬼。中界人物。皆以其因果緣業。而輪廻升降之。惟修佛法而得其真者。則可免於輪廻之苦。而超三界得淨土焉。而天主教則謂物死而精靈已滅。本無輪廻。人死而精靈不滅。乃有輪廻。天主常視其生前善惡。而賞之以天堂。罰之以地獄。蓋以其私意小智。稍副釋氏之半。而乃襲其因果緣業。天堂地獄之說。以號召天下者。又如此。而彼方且居之不疑。反曉曉焉力闢釋氏諸誕妄。若將以是而自附於吾儒之所謂太極上帝鬼神云者。而究其受誤之由。類皆知有氣之靈幻。而不知有理之虛實。知理之無爲而不畏。而不知氣之有覺者。終無久聚而不復散之理。既不可與儒者同年而語矣。及考其歸。乃又與釋氏無以異。亦但以譎神不滅。生死事大。聽命於土木偶人。使人逐逐於大齋小齋。日事禱祠。以求身後之福利。而漠然不復知有民義之可務。雖陽排釋氏。而其篡竊之跡。反有欲蓋而彌彰者。是不但同浴而譎裸。而又有盜憎主人之情狀也。宋人有僞作子書。以自售其私說者。而近世媒利之夫。假爲古器古字。以眩俗者尤衆。皆三代而下異端之心跡也。而其矯誣殆有甚焉。然則楊墨老聃莊列者。孔孟之罪人。而其情猶有可矜者也。道家天主教者。又老聃莊列之罪人。而其篡竊之心。固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赦者也。抑又有大可慮者。今聞京師中。既許立天主堂。而直省郡邑。亦皆所在創造。聞其國主於登州海上。獻寶金銀以百萬數。津遣其徒。散布州府。號爲神父。三歲一交代。每以數金煽誘。人士爲弟子。登名於冊。四季命題勸課。而一衣一食。皆自給辦。不以累人。竊恐數十年後。

黨與日衆。乘隙而動。其患將有不可測者。明季徐如珂爲南禪曹郎。時有泰西王豐肅者。倡其教於金陵。如珂曰。此漢之米賊。唐之末尼也。宜垂辱之。豐肅又自誇其風土物力。遠出中華上。如珂卽以紙筆界其徒。兩人隔別。雖寬寬舛。誤不相符。一時士大夫從其教者。皆口噤無以應。而放黜之議始定。此其議唐之深遠。實與晉之江統郭欽齊。亦今日靈心世道者。所宜鑒觀而取法云。

#### 西學四庫全書提要

西學凡一卷。附錄唐大秦寺碑一篇。兩江總督明西洋人艾儒略撰。儒略有職方外紀已著錄。是書成於天啓癸亥。天學初函之第一種也。所述皆其國建學育才之法。凡分六科。所謂勒鐸理加者文科也。斐錄所費亞者理科也。默第濟納者醫科也。勒義斯者法科也。加諸擲斯者教科也。陡祿日亞者道科也。其教授各有次第。大抵從文入理。而理爲之綱。文科如中國之小學。理科則如中國之大學。醫科法科教科者皆其事業。道科則在彼法中。所謂盡性致命之極也。其致力亦以格物窮理爲本。以明體達用爲功。與儒學次序略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數之末。而所窮之理。又支離神怪而不可詰。是所以爲異學耳。末附唐碑一篇。明其教之久入中國。碑稱貞觀十二年。大秦國阿羅本遣將經像來獻上京。卽於義甯坊敕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云云。考西曆叢語。載唐貞觀五年。有傳法穆護何祿將祇教詣闕開奏。敕令長安崇化坊立祇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至天寶四年七月。敕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並宜改爲大秦寺。天下諸州郡有者。準此册府元龜。載開元七年。吐火羅國王上表。獻解天文人大慈闍智慧幽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問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靈。請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段成式西

陽雜俎。載孝僉國界三千餘里。舉俗事祆。不識佛法。有祆祠三千餘所。又載德建國烏濟河中有火祆祠。相傳其神本自波斯國。乘神通來。因立祆祠。祠內無像。於大屋下置小廬舍。向西人向東禮拜。有一銅馬。國人言自天而下。據此數說。則西洋人卽所謂波斯。天主卽所謂祆神。中國具有紀載。不但有此碑。可証。又杜預注左傳。次睢之社。曰。睢受汴東。經陳留梁。護彭城人泗。此水次有祆神。皆社祠之。顧野王玉篇。亦有祆字。音啞。憐切。註爲祆神。徐鉉據以增入說文。宋敏求東京記。載甯遠坊有祆神廟。註曰。四夷朝貢圖云。康國有神名祆。異國有火祆祠。或曰石勒時立此。是祆教。其來已久。亦不始於唐。岳珂程史。記番禺海峽。其最豪者蒲姓。號白番人。本占城之貴人。因中國以通往來之貨。屋室侈靡。踰制。性尙鬼而好潔。平居終日。相與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如中國之佛。而實無像設。禱請齋牙。亦莫能曉。竟不知爲何神。有碑高丈數丈。上皆刻異書。如篆籀。是爲像主。拜者皆嚮之。是祆教。至宋之末。年尙由賈舶達廣州。而利瑪竇之初來。乃詫爲亙古未睹。艾儒略作此書。既接唐碑。以自證。則其爲祆教。更無疑義。乃無一人援古事以抉其源流。遂使蔓延於海內。蓋萬歷以來。士大夫大抵講心學。刻語錄。卽盡一生之能事。故不能徵實考古。以遏邪說之流行也。

又辨學遺牘一卷。二十五言一卷。天主實義一卷。畸人十篇一卷。交友論一卷。皆明西洋人利瑪竇撰。七克一卷。明西洋人龐迪我撰。按歐羅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製作之巧。實逾前古。其議論夸詐迂怪。亦爲異端之尤。國朝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具有深意。其書本不足登冊府之編。然如實有說之類。明史藝文志中已列其名。削而不論。轉慮惑謬。故著于錄。而闕斥之。又明史載其警于道家。今考所言。兼剿三教之理。而又舉三教全排之。變幻支離。莫可究詰。眞雜學也。存其目于雜家焉。

余讀杜氏通典職官而曉然於西教之誕妄矣。其入中國也。唐高祖時已然。不自明之末造也。而徐光啟之徒。未嘗讀書。以爲創見。寡聞。從而尊奉之。甚矣其惑也。今攷職官之視流內。視正五品薩寶。視從七品薩寶。府祇正杜氏之注曰。祇呼。燻反。祇者。西域國大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武德四年。署祇祠及官。常有番人奉事。取火呪詛。貞觀二年。署波斯寺。至天寶四年七月。敕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欲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爲大秦寺。天下諸州郡有者。亦宜準此。開元二十年七月。敕末摩尼法。本是邪見。妄稱佛教。誑惑黎元。宜嚴加禁斷。其西胡等。既是鄉法。當身自行。不須科罪者。沈大成曰。佛經摩醯首羅天。華言大自在。三目八臂。騎白牛。執白拂。有大威力。能知大千世界雨滴之數。卽彼教所謂天主也。祇祠者。說文。關中人呼天爲祇。今之天主堂也。末摩尼法者。天主教也。薩寶。教頭也。祇正。守堂者也。西番者。西洋人也。其初本託浮屠。以入中國。故其所居曰波斯寺。大秦寺也。其曰取火呪詛。蓋其職在巫史卜祝之間。故雖視流內而卑。尤猥雜。陪臣之賤者也。其在唐時。已有誘人入教之事。故嚴加禁斷。第許彼國之歸化者。自習之。本朝之柔遠人。其令甲亦猶是也。今其說曰。耶蘇刑死而爲天之子。則又利瑪竇私立名字。以爲神奇。不知適誣其先耳。而徐光啟等。從而尊奉之。其惑甚矣。夫天帝之號。見於禮經。周禮大宗伯職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康成謂冬至祭天於圓丘。所以祀天皇帝。今會典所載圓丘壇。所祭皇天上帝是也。帝無形與氣。特有號耳。佛氏之說。荒唐妄誕。而利瑪竇等。又僞造耶蘇其人。以實之。其叛經蔑古。慢神誣天。罪可勝誅哉。故因讀通典。而特疏其始末。既以祛天下後世之惑。且笑徐光啟等之愚陋。遂成其惡。抑亦士大夫之恥也。

論回民啟

陸燿

遵查回民多寡。向無案卷可稽。近年編查保甲。亦未將回民分別造報。就本司衙門。現充書役人等。逐加詢問。亦不能明白登答。大抵此種回民。隨處多有。在東省則濟南省會之地。及臨清東昌濟甯等水陸馬頭。人煙湊密之處。聚集尤衆。青州武定曹州兗州沂州泰安等府次之。登萊二府又次之。其作奸犯科。鬪毆行竊。犯案繁夥者。不盡在通都大邑。聚集人衆之所。卽稍僻州縣。如定陶商河等處。間有百家數十家。聚居一處。卽易生事。蓋急則訐。弛則恣者。其習然也。雖聚衆三人以上。無不從重定擬。法令已極森嚴。而究無以革其桀驁之性。化爲善良之俗。本司竊謂此非可旦夕期也。今奉飭查。本司尙未知憲意所在。但姑就愚陋之見策之。則其法約有三端。一則保甲宜另爲一冊也。前此奉 旨清查保甲之時。並未分別是回是民。則此內恐有脫漏未查之煙戶村莊。遂自以爲身在編查之外。犯案到官。亦無兼坐保長甲長之罪。因而益肆爲匪者有之。然當無事之時。清查之吏突至。亦慮致生驚擾。愚見卽於回民中。籍其武學武生。及各衙門現充書役之人。委以保長甲長之任。令其自行編查。出具保任結狀。如有前項不法情事。除本犯照例定擬外。保長甲長一併連坐。如此則冒犯觸禁者宜少矣。一則聚處至數十家。宜設義學以資化導也。昔湖南巡撫喬公光烈任秦州時。爲回民立義學七處。招其子弟。捐給膏火。使讀聖賢之書。講中國之教。制府下其法於全陝。變而爲善者甚多。秦民至今頌之。今宜仿行其法。使所在州縣。訪尋篤實而有學行之生員。使爲之師。教以 聖諭十六條。並小學孝經。務使成誦在口。講說無差。則禮義已油然而生。而後潛奪彼教中。所傳天方之書。惑人之術。使其自相賤棄。不肯奉行。然後明下一令。勒將所藏之書。獻出銷燬。則其教宜燼矣。一則回民婚配。宜與百姓一體相通也。查回

民之入中國千餘年矣。而男女婚姻。未嘗與中國相通。緣中國之人。鄙夷之不屑爲伍。回民亦遂有自外之心。而轉若傲視我中國。而不欲爲婚者。其實必非其本心也。今回民宮室衣服器用財賄。以及科名仕宦。一切欣慕乎我人。取資乎百姓。而惟嫁娶一節。不能相通。特拘於其教而已。今如明下一令曰。有以女適民間者。給之花紅。娶民間之女爲媳者。給之羊酒。一甲之內。有通婚姻至五家者。州縣給甲長匾額。一保之內。有通婚姻至三十家者。知府給保長匾額。有之則加獎賞。無之不許抑勒。如是而姻亞之間。先通和氣。所生子女。皆染華風。三十年後。可盡革回民之俗。無向者急則訂。弛則恣之患矣。今因飭查此事。而不得其由。敬抒謬論。以備採擇。

傳聞少實

紀昀

海中三島十洲。崑崙五城十二樓。詞賦家沿用久矣。朝鮮琉球日本諸國。皆能讀焉。習日本余見其五京地志。及山川全圖。疆界委延數千里。無所謂仙山靈境。朝鮮琉球之貢使。則余嘗數數與談。以是詢之。皆曰東洋自日本以外。大小國土凡數十。大小島嶼不知幾千百。中朝人所以不能至者。每帆檣萬里。商舶往來。均不聞有是說。惟琉球之落滌。似乎三千弱水。然落滌之舟。偶值潮平之歲。時或得還。亦不聞有白銀宮闕。可望而不可卽也。然則三島十洲。豈非純構虛詞乎。爾雅史記。皆稱河出崑崙。考河源有二。一出和闐。一出蔥嶺。或曰蔥嶺其正源。和闐之水入之。或曰引闐其正源。蔥嶺之水入之。雙流既合。亦莫辨誰主誰賓。然蔥嶺和闐。則皆在今版圖內。開屯列戍。四十餘年。自深巖窮谷。亦通耕牧。不論兩山之水。孰爲正源。兩山之中。必有一崑崙。確矣。而所謂瑤池懸圃。珠樹芝田。概乎未見。亦概乎未聞。然則三城十二樓。不又荒唐矣乎。不但此也。靈巖山在今拔達克。諸佛菩薩骨塔具存。題記梵書。一一與經典相合。尙有石室六百餘間。卽所謂大雷音寺。回部游牧

者居之。我兵追勦波羅泥都。舊集占。曾至其地。所見不過如斯。種種莊嚴。似亦藻繪之詞矣。相傳回部祖國。以銅爲城。近西之回部云。銅城在其東萬里。近東之回部云。銅城在其西萬里。彼此遙拜。迄無人曾到其地。因是以推恐南懷仁坤輿圖說所記五大人洲。珍奇靈怪。均此類焉耳。周編修書昌則曰。有佛緣者。然後能見佛界。有仙骨者。然後能見仙境。未可以尋常耳目斷其有無。曾見一道士游崑崙歸。所言與舊記不殊也。是則余不知之矣。

左氏春秋釋疑

汪中

左氏春秋。典策之遺。本乎周公。筆削之意。依乎孔子。聖人之道。莫備於周公孔子。明周公孔子之道。莫若左氏。春秋學者。其何疑焉。然古者左史記事。動則書之。是爲春秋。而左氏所書。不專人事。其別有五。曰。天道。曰。鬼神。曰。災祥。曰。卜筮。曰。夢。其失也。巫斯之謂與。吾就其書求之。楚子庚侵鄭。董叔言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以爲在其君之德。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裨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幣玉環。鄭必不火。子產不與。明年鄭火。裨離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以爲天道遠。人道邇。竊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由是言之。左氏之言天道。未嘗廢人事也。隨侯以性銜肥脂。秦盛豐備。謂可信於神。季良以爲民神之主也。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民和而神降之福。齊侯疾。梁邱據請誅於祝固史墨。公子以爲祝不勝。詎由是言之。左氏之言鬼神。未嘗廢人事也。鄭內蛇與外蛇歸。內蛇死。申繻以爲妖。由人與人。人無費焉。妖不自作。隕石於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內史叔與以爲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吉凶由人。由是言之。左氏之言災祥。未嘗廢人事也。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史蘇占之不吉。及惠公爲秦所執。曰。先君若從史蘇之言。晉不

及此。韓簡以爲先君多敗德。史蘇是占。勿從何益。南蒯將叛。筮之得坤之比。子服惠伯以爲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易不可以占險。由是言之。左氏之言卜筮未嘗廢人事也。衛成公遷於帝邱。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以爲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辜。不可以尙成。王周公之命祀。晉趙嬰適於莊姬。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士貞伯以爲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放於齊。由是言之。左氏之言夢未嘗廢人事也。此十者。後世儒者之所執以疑左氏春秋者也。而當時深識遠見之君子。頗能爲之。矢德音。蔽羣疑。而左氏則已廣記而備言之。後人其何疑焉。若夫瓊弁玉纓。子玉弗致。庶乎知道。而平之兵敗身死。滅會爲僇。僂句告吉。而終後臧氏。天網恢恢。吉凶之應。有時而爽。策書舊文。謹而志之。所以明教也。問者曰。天道鬼神災祥卜筮夢之備書於策者何也。曰。此史之職也。其在周官。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皆屬春官。若馮相氏保章氏。既設司天者也。太祝饔祝甸祝司巫宗人。司鬼神者也。太卜卜師龜人。垂氏。筮人。司卜筮者也。占夢司夢者也。與五史皆同官。周之東遷。官失其守。而列國又不備官。則史皆得而治之。其見於典籍者曰。晉史曰。祝史曰。史巫曰。宗祝巫史曰。祝宗卜史。明乎其爲聯事也。楚公子乘疾滅陳。史趙以爲贏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吳始用師於越。史墨以爲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然則史固司天矣。有神降於我。惠王問諸內史。過。過請以其物享焉。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二人曰。我。我。太史也。實鞏其祭。然則史固司鬼神矣。隕石於宋。五六鷗退飛。過宋都。襄公問吉凶於周內史叔與。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然則史固司災祥矣。陳敬仲之生。周太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韓起親書於太史。見易象。孔成子筮立君。以示史朝。然則史固司卜筮矣。昭公將適楚。夢襄公。梓慎以爲不果行。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占諸史。



墨然則史固司夢矣。司其事而不書。則爲失官。故曰天道鬼神災祥卜筮夢之儲書於策者。史之職也。古者詩書禮樂大司樂。掌之易象春秋太史。掌之而儒。則有道者有德者。使教國之子弟。死則以爲樂祖。祭於普宗者。也。後世二官俱亡。而六藝之學。並於儒者。於是卽儒之所業。以疑太史。此偏知之所得。未足語於大道也。曰是皆然矣。抑猶有可疑者。左氏之紀人事。所以善善抑惡。以詔後世也。而有不信者焉。有不平者焉。其類有百。請約言之。鄭息有違言。息伐鄭而敗。左氏以其犯五不韙。而伐人。知其將亡。鄭請成於陳。陳桓公不許。左氏謂其長惡不悛。按鄭莊公之在位。四隣搆怨。無歲無兵。取周禾麥。射王中肩。真母城穎。誓不復見。人道盡矣。而爲周孟侯。以沒元身。陳息一會。而亟稱其惡。其可疑者一也。楚武王將濟而心蕩。鄧曼知其祿盡。莫敢舉趾高闕。伯比知其必敗。按商臣弑父與君。享國十二年。滅江及六蓼。服陳鄭宋。身獲考終。子有令德。潘崇教人之子。使爲大逆。奄有太子之室。爲太師。掌環列之尹。伐麇襲舒。屢主兵事。有愆及黨。爲國世臣。比於武王。莫敢其咎。孰多其微安在。其可疑二也。有神降於辛。虢公享神。神賜之土田。內史過史聞知其將亡。虢公敗戎於滑。澆桑田。舟之僑卜。偃知其將亡。按虢爲卿士。於周爲睦。子頰之亂。勳在王室。不幸晉方薦食。不祀忽諸。而四子備舉其亡徵。且周之東遷。拜戎不暇。滑澆桑田之役。豈不亦敵王所愾。以張中國之威。而以爲召殃斯過矣。晉獻上烝諸母。盡滅桓莊之族。以妾爲妻。逐羣公子。而殺其世子。虢多涼德。豈其若是。而日闢百里。晉是以大。其可疑三也。公孫歸父言魯樂。晏桓子知其將亡。按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其忠盛矣。不幸宣公卽世。其事不成。行父假於公。義以敵私怨。遂逐子家。由是公室四分。昭哀失國。斯可謂國之不幸。而適以懷魯蔽其鼻。且意如內攘國政。外結齊晉之臣。同惡相濟。賊殺不辜。有君不事。使之野死。又廢其子。其爲

謀人不已多乎。而及身無咎。後嗣蒙業。其可疑四也。凡若此者。是有故焉。天道福善而禍淫。禍福之至。必有其幾。君子見微知著。明微其辭。其後或遠或近。其應也如響。作史者比事而書之。策侍於其君。則誦之。有問焉。則以告之。其善而適福。足以勸焉。淫而適禍。足以戒焉。此史之職也。故國語史獻書。又臨事有魯史之道。又楚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敍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君。使無忘先王之業。禮運王前巫而後史。保傅傳。替史誦詩。又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常立於後。見史佚也。其見於左氏春秋者曰。君舉必書。曰史爲書。曰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及夫國中失之事。咸問之史。是其事也。怠主於戒勸。不專於記述。其所載之事。時有異聞。意有所偏重。所謂言豈一端。各有所當者此也。其有善而無福。淫而無禍。雖有先事之言。不足以戒勸。則遂削而不書。其事不可沒。則載之。其故不可知。則不復爲之辭。故史之於禍福。舉其已驗者也。其在上。知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其於戒勸無所用之。則禍福雖無驗焉可也。其在下。愚不可教。誨不知話言。其於戒勸亦無所用之。則禍福雖無驗焉可也。天下之上。知下愚少。而中人多。故先王設之史。使鑒於前世之善淫。禍福以知戒勸者爲中人也。苟爲中人。則舉其已驗者可也。此史之職也。雖然。史之戒勸。猶有二焉。蔡侯般弑其君。廢在豕。卓衰宏知其弗過。此於是楚靈王誘之於申。伏甲而殺之。此明著其禍以爲戒者也。商臣以宮甲圍成王。王縊。此直書其事以爲戒者也。禍之有無。史之所不得爲者也。書法無隱。史之所得爲者也。君子亦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此史之職也。百世之上。時異事殊。故曰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所貴乎心知其意也。明乎此。則左氏春秋之疑。於是乎釋。

原緯

全祖望

偶讀竹垞說緯嫌於其顛末尙未盡因更爲攷索以疏證之其見於竹垞所述者不復具焉

緯書之說。吾黨所羞稱。然除災祥怪誕之外。不無可采。如律歷之積分典禮之遺文。旁羅博綜。其言有物。但使擇焉而精。未嘗不有資經術也。按隋書經籍志。漢世緯書大行。言五經者皆爲其學。惟孔安國毛公王瓊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爲妖妄。故因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攷之。以成其義。然則讖候流傳。直出諸經師箋故之前。後世以爲始於東京者。尙攷之不詳也。銅符金匱。萌於周秦之世。王澤旣衰。僞言日起。但百家雜流。不過自名爲子。而緯則竊附於經。是以儒者不免爲所惑。以聖人春秋之筆削。重以子夏之謹守也。而再傳之公羊。遂有善讖之名。然則其淵源不亦遠乎哉。是故秦有公孫枝之冊。而兆西戎之新。趙有董安於之冊。而兆孟姚之亡。陳寶之祀野雞。甚宏之射狸首。或讖三戶之復楚。或徵二世之亡秦。夫孰非圖籙之微言也。且夫天垂象。見吉凶。是不易之理也。五行之運。如環無端。是自然之運也。爲緯者未嘗不竊是意。以炫飾其間。豈知其惑世而誣民。一至此哉。吾觀西漢大儒。雖以董仲舒劉向尙不免於災祥之說。則隋志所云。果爲不謬。又未嘗不歎儒者之不善讀緯。而反以其所學陷溺其中也。若鄭康成於緯。或稱爲僞。或稱爲說。正義以爲漢時禁緯。故特諱之。則未必然。隋志。漢時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譏。安在其禁之也。觀康成答張逸曰。當爲注時。在文網中。嫌引秘書。故隱其名。然則康成因已黨網之故。有所忌而不言耳。非漢世禁緯之明文也。獨隋煬帝焚緯書。而唐初諸公。如孔穎達李善輩。皆淹通貫穿。則其在民間者。亦未能盡毀也。經學旣昌。彼妄誕者將何所用之哉。

伎術

陸燾

九流百家。悖道者多。合理者少。至於陰陽伎術。尤盡出於私意。而非天理之不然。故其失可以立破。而非難見也。京房之易傳。以五星配六十四卦。凡十三周而餘一星。從鎮星起至歲星止。而首尾之交。竟刪去熒惑一星。郭璞之葬經。以二十八宿配六十甲子。凡兩周之後。複出角亢氐房四星。歷十五周四百二十日。七甲子而後復始。不知星度各有多少。東井三十三度三十分。皆繼僅止五分。今以東井占一日。勞績亦占一日。其可乎。占卜家以勾陳騰蛇青龍白虎朱雀元武配六爻。而謂保蟲三百六十。騰蛇爲長。星象三百六十。勾陳爲長。不知大戴記稱毛蟲之精曰麟。羽蟲之精曰鳳。介蟲之精曰龜。鱗蟲之精曰龍。保蟲之精曰聖人。家語亦謂保蟲三百六十人爲之長。今以騰蛇當之。可乎。夫龜蛇皆北方之獸也。嫌其不與三方相同。而移之中央。然則元冥之神。曰修曰熙。將亦裁減其一。而移之中央耶。選擇家謂正五九月不宜上官移徙。此本佛書。晉帝釋以正五九月。察南贍部洲。唐人奉佛。因不行刑。謂之斷屠月。此何損於上官移徙耶。且佛氏之說。亦何可信。彼謂大地有四大部洲。故閏四月而巡察一周。南贍部洲則常在正五九月也。然遇有閏之年。不知此閏月中。帝釋當在何處乎。遼甲家謂九宮貴神司水旱。即今所傳三白圖法也。因而又有月忌之日。以一二三四五數之。五值中宮。諸事皆忌。數至十四二十三皆值中宮。故每月有三忌日。再數至二十七日。三周已盡。尚餘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不知此三日中。貴神又在何處乎。演禽家以七政配二十八禽。不知寅虎卯兔之類。皆屬強名。即如寅宮自尾十度起。至斗十度止。尾宿本十九度。今自十度起。凡屬尾宿止十度。中間歷箕宿十度。又歷斗宿十度。而後滿於一宮。箕爲豹。斗爲獬。則不得專以寅宮爲虎矣。又東方七宿皆屬木。南方七宿皆屬火。西方七宿皆屬金。北方七宿皆屬水。今則角爲木。亢爲金。氐爲土。房爲日。心爲月。尾爲火。箕爲水。然則東方不得爲木耶。又蛟

龍本是一類。何以較爲木。而龍則金。虎豹亦爲一類。何以虎爲火。而豹則水。還而明之。亦自謂本屬強名也。既是強名。則角之一宿。非木。非蛟。亢之一宿。非金。非龍。安得謂庚金之命。逢亢必逢角。亢之辰。舟行不吉乎。如此之類。更僕難終。原其所以爲此紛紛。總由緩於自修。而急於天幸。不教人以躬行實踐。自求多福。而惟誘之以造化。陰陽鬼神星象年月甲子之屬。其實皆如擊風捕影。無一可據。而聖賢相傳。知天事。天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學。不講嗚呼。此豈非士大夫之過與。

駁陰陽家言

馮景

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君子惟盡人之道。而天不能違。故精數不若明理。嘗觀漢藝文志。陰陽家者流。蓋出羲和之官。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及拘者爲之。則率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及其流失。自建武以後。圖讖之說興。而占驗風角之術。往往織祥巧中。於是益惑於人心。而不可移。然吾博觀往迹。亦略備矣。知其書可焚。而其術可廢也。今世尤惑者。卜葬一事。若以窮達壽夭。皆此所致。遂有久淹親柩。不葬者。有既葬失利。而改卜者。有謀人宅兆。而遷就馬鬣者。嗚呼。藉骨之朽。以廢家之肥。可爲不仁。不知矣。其亦考諸禮乎。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魯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於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呂才之敍。誠爲篤論。世有明理君子。其孰能違之。元陵之葬。德宗見輜輅車。不當馳道。問其故。對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衝。上哭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乎。命改輅直午而行。其後宣政殿廊壞。將作。奏十月魁岡未可修。上曰。但不妨公害人。則吉矣。安問時日。卽命修之。夫德宗情多猜忌。而所見之

遷如是亦不聞其遠陰陽以致咎也。且漢明帝以反支日受章奏而天下稱其賢。宋武帝以四廢日拜領南蠻校尉而天下稱其達。唐太宗以辰日哭張公謹而天下稱其仁。李愬以往亡日攻吳房而後世稱其智。此無他惟理之從而拘於數能盡人道而已矣。故曰君子道其常。

### 選擇正宗序

姚鼎

天下術家之言必首以太歲爲重。餘術皆由太歲而生者也。有問於余者曰：古太歲之法因於歲星。歲星居所次辰則太歲居辰之所合星與太歲順逆行異而合辰無貸。歲星歲一辰而微速久則過辰。故有龍度天門之法則太歲應之百四十四年而超辰焉。自漢後太歲失超辰法。是歲星太歲所居辰不與合也。而術者以推吉凶術能驗乎。余曰：驗也。夫吉凶生乎氣。氣生乎神。神生乎人心。夫太歲非有形也。爲天之君神。夫人心所向者則君也。今天下九州人人心中所執爲太歲在是辰者則太歲在是辰矣。人心之所不超則亦神之所不超。故以驗吉凶可也。雖然又有道焉。天之道神而不可盡測。其氣時而至時而不至。今夫盛暑南向宜受氣熱矣。而累日北風浙浙而涼者有之。隆冬北向宜受氣寒矣。而累日南風煦煦以溫者有之。故天氣時而不至。雖以古測太歲之術甚密而吉凶不必驗也。其氣時而至。雖以今測太歲術其疏而吉凶未嘗不驗也。君子知其不可拘下。藤不回不失吾理而於術家之言亦不必故違其大忌而已。吾鄉章淮樹觀祭多術藝兼通形家日者之言。究心爲一書曰選擇正宗。以視余俾爲之序。余不能盡通其說而推淮樹著書之心欲以爲人利而祛其害。其志甚美。乃以余夙所持驗書以爲之序云。

### 送董君序

姜宸英

京師者。士大夫之所集。而名利之場。四方宦游者。挾卷捫操技藝。營聚而角材於其中。得則整價驟起。不得則削歸耳。董君者。以星學自西浙來。游諸摺紳間。言某某當貴賤。某某當遷某官。以某月某日。某當罷。或受譴責。率刻期取驗。其近者以日。歹。遠者或數年。保拘嬰孩。或不啻數十年後。則執其近者。以取驗於其遠者。亦若責左券可待。故賄貴人。爭傳奪之。不數月。挈千金歸。其術業。稱取價。所享之無愧也。人曰。董君佳士。甯所爲。此無亦借。是以斷弄公。嘲笑豪傑。如東方生者耶。然以君之道觀之。則京師士大夫之風。尙可知矣。

原命

全祖望

古人之談命者多矣。王莽嘗言以日計時。得命一十有二。次其六十之十二。得命七百二十。計之以月。又六十。其七百二十。得命四萬三千二百。又計以歲。六十其月。則得命二百五十九萬二千。宋景濂謂一日之內。同時生者不少。而顯晦吉凶。壽夭或懸絕。故趙普與軍校。蔡京與粉兒。高叔嗣與陳友諒。皆同命。童軒亦言高穀與李昂。單昂與王穉。皆同甲子。而絕不相似。余中之衍皇極經世之說。推其淵源於王天悅。謂某甲之年月。必得某甲之日時。而後富壽。苟得某甲之日時。而遂貧賤。水陸舟車之所產。東西南北之所居。莫不有合。此其所以有同物而不同運者。莊定山曰。如此。則福善禍淫之語。不足信也。黃黎洲調停之曰。支干之不足言命。審矣。顧大賢如橫渠西山。亦喜談星歷之學。以推驗事變。豈其見不及此。善言天者。徵之人事。善言人者。驗之天命。夫善與人同。卽爲合德。知過再犯。卽爲轉趾。則善不信。卽爲孤神。財不儉用。卽爲耗宿。此以人合天者也。日月之交。食星辰之凌犯。陽九百六之厄。君子以恐懼修省。此以天合人者也。天不能以一定之數。制人事之萬變。星若欲掃除其萬變者。而拘繫於墮地之儀。頃固不足信。然并俄頃而去之。則天豈以空券枉矢。如周報曹豎之

在上乎。兩者皆失。故必合天人而言之。則即餓殍亦天之八柄也。黎洲之言欲通兩家之郵而未免依違爲謂人之見。其於天人之際未盡焉。夫天自有八柄以馭人。而不在于支干甲子之間。蓋天之所以賦人者。理也。顯理不能不乘氣以行。氣凝而成質。而後爲人。理純而氣駁。氣猶虛而質則實。天亦不能求其齊矣。原天之心。上之豈不欲人之皆聖賢而無不肖乎。而不能也。次之豈不欲聖賢常居后王君公之位。以臨治一切黎庶之不肯。使天下常治常安乎。而不能也。又次之豈不欲人之皆康強而無短折。皆溫飽而無飢寒乎。而不能也。夫天亦豈有所厚而聖賢之。而后王君公之。而康強之。而溫飽之。亦豈有所薄而不肖之。黎庶之。短折之。飢寒之。不特此也。方且若有老耄昏聩之顛倒。而聖賢而黎庶之。短折之。飢寒之。不肯而后王君公之。康強之。溫飽之。則皆命也。天之所無可如何也。夫以天之所無可如何者。而以是爲其八柄。不亦誤乎。曰然則八柄安在。曰天亦但能操其常。而不能操其變。故天亦有時而窮。然而其變也。究亦未嘗不合乎常。彼儒者福善禍淫之說。時亦有不驗者矣。而不知無不驗也。回而天新而壽。回若劣於罔矣。夷齊而餓。景公而有千駟。夷齊若庸於景公矣。文謝而死。雷王而顯。文謝若拙於雷王矣。此一時之禍福也。千百世之是非昭然。華袞斧鉞。施於蓋棺以後。此一定之禍福也。彼據目前。易過之跡。如朝露如冰。山者。而以是爲天之八柄。淺之乎。言天矣。夫富貴貧賤。壽夭之變。天有時窮於無可如何。則區區支干甲子。豈反有常數之足憑。若求其足憑。則惟盡其在我。而他無預焉。故孔子於伯牛之死也。始言命。於公伯寮之愆也。始言命。聖人之言命也。必其窮於無可如何。而後以命聽之。非如言星曆者。有觀乎將來之休咎也。是卽孟子所云不謂命者也。故黎洲之言天也。固其談命也。支。

六壬大全 四庫全書提要



六壬大全十二卷。不著撰人名氏。卷首題懷慶府推官郭載騄校。蓋明代所刊也。六壬與遁甲太乙。世謂之三式。而六壬其傳尤古。或謂出於黃帝元女。固屬無稽。要其爲術。固非後世方技家所能造。大抵數根於五行。而五行始於水。舉陰以起陽。故稱壬焉。舉成以該生。故用六焉。其有天地盤與神將加臨。雖漸近奇遁九宮之式。而由干支而有四課。則亦兩儀四象也。由發用而有三傳。則亦一生三三生萬物也。以至六十四課。莫不原本義爻。蓋亦易象之支流。推而衍之者矣。考國語伶州鳩對七律。以所稱夷。則上宮大呂。上宮推之。皆有合於六壬之之義。然特以五音十二律定數。未可卽指爲六壬之源。吳越春秋。載伍員及范蠡鷄鳴日出日昃禺中四課。則時將加乘與龍蛇刑德之用。一如今世所傳。而越絕書載公孫聖。亦有今日壬午時加南方之語。其事雖不見經傳。似出依託。然趙煜袁康皆後漢人。知其法。著於漢代也。其書之見於史者。隋志云。一家。唐志六家。宋志三十家。而焦竑經籍志所列。多至八十三家。然多散佚不傳。其存者如徐道符心鏡。蔣日新開鑿觀月歌。凌福之畢法賦。及五變中黃經。術家奉爲著蔡。而流傳既久。其說多歧。或專論課體而失之拘。或專主類神而失之臆。或雜取神煞而失之支。又皆不可以爲法。是書總集諸家遺文。首載入手法總鈔。及貴神月將德煞加臨喜忌。旁採唐宋以來諸論。若括囊靈書賦課經之類。而緯以心鏡觀月諸篇。採撮頗爲詳備。案明史藝文志。有袁祥六壬大全三十三卷。名目相同。而卷帙不符。未必卽祥所輯。要其博綜簡括。固六壬家之總滙也。惟是六壬所重。莫過於天乙貴神陰陽順逆。爲吉凶所自出。如匠者之準繩架燧。而先天之德起於子。後天之德起於未。以五千德合神取貴承學之士。多未究其源。我

聖祖仁皇帝御定皇極考原一書。貫串瓊衡樞輿圭臬。以訂曹震圭靈丑夜未之譌。實足立千古之標準。我

皇上御纂協紀辨方書。復申暢斯旨。謹案吳越春秋。

所載子胥之占。三月甲戌時加鷄鳴而以爲青龍在酉。是甲日丑爲陰貴也。范蠡石室之占。十二月戊寅時加日出而亦以爲青龍臨酉。功曹爲騰蛇。是戊日丑爲陽貴也。沿溯古義。皆與 聖謨垂示。先後同符。是書所取天乙。尚沿俗例。卷中僅載先天貴人一圖而不用。未免失之舛錯。又所載十二宮分野。亦多拘牽舊說。未能訂正。今以原本所有。姑仍其舊錄之。而附訂其失如右。

遁甲演義四庫全書提要

遁甲演義二卷。明程道生撰。道生字可生。海甯人。言遁甲者皆祖洛書。然河圖以圖名。常有奇偶之象。洛書以書名。常有文字之形。故班固以爲六十五字。見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三十八字。劉歆以爲二十字。並見尚書正義是皆先漢以來。洛書無圖之明證。若如宋以後所傳四十五點之狀。與河圖不殊。則當名洛圖。不名洛書矣。考大戴禮載明堂古制。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文。此九宮之法所自昉。而易緯乾鑿度載太乙行九宮九詳。遁甲之法實從此起。方按家不知求其源。故妄說也。其法以九宮爲本。緯以三奇六儀八門九星。視其加臨之吉凶。以爲趨避。以日生於乙。月明於丙。丁爲南極爲星精。故乙丙丁皆謂之奇。而甲本諸陽首。戊己下六儀分麗焉。以配九宮而起符使。故號遁甲。其離坎分宮。正授超神。閏奇接氣。與歷律通。開休生之取。北方三向。與太乙通龍虎龜雀刑囚旺墓之義。不外於乘承生剋。與六壬星命通。至風雲緯候。無不賅備。故神其說者。以爲出自黃帝風后。及九天元女。皆依託固不待辨。而要於方技之中。最有理致。考漢志所列。惟風后六甲。風后孤虛而已。於奇遁尚無明文。至梁簡文帝樂府。始有三門應遁甲語。陳書武帝紀。遁甲之名。遂見於史。則其學殆盛於南北朝。隋志載有伍子胥遁甲文。信都芳遁甲經。葛洪三元遁甲圖等十三家。其遺文世不概見。唐李靖有遁甲

萬一訣。胡乾有遁甲經。俱見於史志。至宋而傳其說者愈多。仁宗時嘗命修景祐樂髓新經。述七宗二變。合古今之業。參以六壬遁甲。又令司天正楊維德撰遁甲玉函符應經。親爲製序。故當時壬遁之學最盛。談數者至今多援引之。自好奇者。援以談兵。遂有靖康時郭京之輩。以妖妄誤國。後人又糺雜以道家符籙之法。益怪誕不可究詰。於是六壬盛行。而遁甲之學幾廢。究之。遁通於壬。壬於人事爲切。遁於天文爲優。實亦未有以軒姪也。世所傳五總龜。煙波釣叟訣。稍存梗概。而是編旨約詞該。於用查置問之要。頗爲詳具。至論本命行年。謂欲乘木局中吉星生旺。其說亦他書所未及。存之以備三式之一。殆亦五行家所不廢歟。

太乙金鏡四庫全書提要

太乙金鏡式經十卷。唐王希明撰。希明不詳其里貫。開元時以方技爲內供奉。待詔翰林。是書乃其奉敕所編。見於新唐書藝文志。故書中多自稱臣。而其間推太乙積年。有至宋景祐元年者。則後人已有所增入。非盡希明之舊也。史記目者傳術數七家。太乙家居其一。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爲太乙常居。而封禪書牽人謬忌奏祠太乙方名天神貴者太一。鄭康成以爲北辰神名。又或以爲木神。而屈原九歌亦稱東皇太乙。則白戰國有此名。漢志五行家有泰壹陰陽二十三卷。當卽太乙家之書。然已佚不傳。惟周易乾鑿度有太乙行九宮法。而今所傳次序乃特右旋以乾巽爲一九。希明謂太乙知未來。故舉人爲之。謫一位以示先知之義。郭璞則謂地缺東南。故踐九以填之。樂產又謂太乙之理。后王得之以統天下。故蹇一以就乾。其說頗參差。而皆近於附會。故黃宗羲至詆爲經緯混淆。行度無稽。蓋術家又有所汨亂矣。核其大旨。乃仿易。而作其以一爲太極。因之生二目。二目生四輔。猶易之兩儀四象也。又有計神與太乙合之爲八將。猶易之八卦也。其以歲

月日時爲綱。而以八將爲緯。三基五福十精之類爲經。亦猶夫歷也。其法以八將推其掩迫。因繫關格之類。占內外災福。又推四神所臨分野。占水旱兵喪饑饉疾疫。又推三基五福大小遊二限易卦大運。占古今治亂。術士傳習。其來甚久。故漢書已載有陽九百六之語。南齊書高帝紀贊。所引太乙九宮占。自漢高祖五年。推至宋順明元年。幾數百年。而其術遂大顯於世。至希明承詔纂次。參校衆法。益爲詳備。觀李善續通鑑長編。稱夏主元昊通蕃漢文字。嘗推太乙金鑑。則其書且行於四裔矣。然其所論徵應實多錯謬。如東周逢陽九。而不及於夏癸商辛。少昊帝舜皆以靈神首出。周之成宣。唐之太宗。其時亦故稱治安。乃謂與秦始皇同逢百六。其說殊不可通。其凶神吉星所會。皆以分野爲憑。而割裂牽配。尤爲渺茫無據。故宋時劉敞亦嘗議其非。宋史劉敞傳

謂太一所臨分野則有禍近遠自矣移則信如其說坤蓋術數之學如星平壬選之類所推止及於一身一時

總按者可也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福何在耶

匹夫之精神志氣不能與造化相通。故韓蘇箕斗蠱種龍蛇亦閒爲數所揀而不能遁。然已爲聖人所罕言。至歷代之治忽興亡。則所爲克享天心者。實在主德以爲凝承之本。故聖王御世而八荒賓服。九穀順成。時有和甘物無疵癘。其太和洋溢。自有歛疇錫福之所以然。夫豈演紀尋元之可得而推測。是書所列。乃秦漢間緯書之遺。譏祥小數之曲說。不衷於正。宜爲聖人所必斥。特以其術爲三式之一。所傳尙古。其書亦出自唐人。故附著於錄。而詳加辨正。以祛千古之惑焉。

星歷考原四庫全書提要

御定星歷考原六卷。康熙五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御定。初康熙二十二年

命廷臣會議。修輯選

擇通書與萬年書一體頒行。而二書未能盡一。餘相消舊說。亦多未能改正。是年因

簡命諸臣明於數

學音學者。在內廷蒙養齋纂輯算法樂律諸書。乃併取曹振圭應事明原。

詔大學士李光地等重爲

考定。以成是編。凡分六目。一曰象數考原。二曰年神方位。三曰月事吉神。四曰月事凶神。五曰日時總類。六曰用事宜忌。每一目爲一卷。考古者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其日以下不以擇。趙岐孟子註。謂天時爲孤虛王相。則戰國時已漸講之。然神煞之說。則莫知所起。易緯乾鑿度。有太乙行九宮法。太乙天之貴神也。漢志。兵家陰陽類。亦稱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爲助。又陰陽家類。構出於養和之官。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拘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則神煞之說。自漢代已盛行矣。夫鬼神本乎二氣。二氣化爲五行。以相生相剋爲用。得其相生之氣。則其神吉。得其相剋之氣。則其神凶。此亦自然之理。至其神各命以名。雖似乎無稽。然物本無名。凡名皆人之所加。如周天列宿。各有其名。亦人所加。非所本有。則所謂某神某神。不過假以記其名位。別其性情而已。不必以詞害意也。歷代方技之家。所傳不一。輾轉附益。其說愈繁。要以不悖於陰陽五行之理者。近是。是書簡汰諸家。刪其綱要。於順天之道。宜民之用。大聖人之於百姓。事事欲其趨利而遠害。經微之不至矣。

協紀辨方書四庫全書提要

欽定協紀辨方書三十六卷。乾隆四年奉

敕撰。越三年告成。進呈

欽定。凡本原二卷。義例六卷。立成

宜忌用事各一卷。公規二卷。年表六卷。月表十二卷。日表一卷。利用二卷。附錄辨議各一卷。舉術家附會不經繁碎多礙之說。一訂以四時五行生尅衰旺之理。蓋欽天監舊有選擇通書。體例糺雜。動多矛盾。我祖仁皇帝。實冀星歷考原一書。以糾其失。而於通書舊本。尙未改定。是書乃一一較正。以祛羣疑。如通書所載

子月巳月天德之誤。五月十二月月恩之誤。甲日丑時爲喜神之誤。正月庚日七月甲日爲復日之誤。九空大敗等日之誤。並條分縷析。指陳其謬。甚至荒謬無稽。如男女合婚。嫁娶大小利月。及諸妄託許真君玉匣記者。則從刪削。於趨吉避凶之中。存崇正闢邪之義。於以破除拘忌。充足以利用前民。至於天之紀。敬地之方。二義而以人之端。端決於敬不敬之閒。因習俗而啟導之。尤仰見聖人臨民覺世。開示以修吉悛凶之理者。至深切矣。

書漢志

紀大空

漢志三統閏法。陰陽災歲之說。初八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次四百八十陽九。次七百二十陰七。次七百二十陽七。次六百陰五。次六百陽五。次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陽三。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是以九七五三爲災歲相連之數。既於閏法相矛盾。而其經歲之編。編亦絕無可徵之理。今姑以漢曆法按之。十七歲七閏爲一章。章八十一爲一統。三統爲一元。得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又三章五十七歲爲一周。至謂冬至歲周也。八十一周至爲一元。得數皆同。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者。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爲法。凡八十歲。而冬至甲子周。得四百八十七甲子。爲一經歲。一元得五十七經歲。而餘奇零五十七爲災歲。於周至九九八十一中。而分布其厄數之一。此災歲之總數也。然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之餘。實不足四分日之一。凡八十歲冬至甲子周法。以實周計之。不足一千四百四十分日之九百。必取足於八十一歲冬至後之九日。分而甲子周足。以其經數之不足。而爲災。故歷八十經歲而輸一奇零之災。歲於歲法爲八十一。適合九九之數。故謂之陽九。其四百六者。疑爲陰陽水旱相閏之數。凡二經歲一百六十年。而災

歲二循環相間。皆以是數會之。故曰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聖王所以兢兢焉。考歷正閏。審其陰陽之會。恐懼修省。以弭災變。此治人事天之道也。一元之歲。八十一者五十七。故災數五十七。以其合陽數三五七九各二。而又贏三三之九。是爲數奇。又爲歸奇。用歲之所值。亦爲數奇。三統閏法。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置閏五百六十七。合八十一者凡七。得閏厄一十九。於統法八十一章之數。而符其一。蓋無往而非厄於九九之數。故陽九者。陽弱於九。非陽九之外。又有七五三之厄也。以六十爲六者。句法省文。猶參同契之二百六。漢志必以百六爲一百零六年。於是有一百七十四四百八十七百二千等之說。蓋因陽九而誤。及於八七六。又誤。及於七五三。以其相乘相連者。爲盈輸宜。其不足據也。或曰九七五三一者。陰陽所值。經歲相間之數也。陽九之厄。初入元一百六十。陽一陰一次七百二十。陽九次七百二十。陰九次七百二十。陽九次五百六十。陰七次五百六十。陽七次四百。陰五次四百。百陽五次二百四十。陰三終八十。陽一終一。而始一。故或以爲百六者。前元之餘氣也。

分野考

張瓚昭

古者建國於天地神祇之祀。各有所主。地。主。山。川。天。主。星。辰。星。辰。與。山。川。並。祀。所。從。來。矣。五。帝。以。來。以。某。人。居。某。國。則。祀。某。星。自。夏。商。以。後。或。卽。以。其。人。配。食。而。謂。之。某。星。之。神。國。雖。易。姓。祀。不。易。星。往。往。相。繫。屬。數。千。年。未。改。塗。山。萬。國。莫。不。皆。然。則。不。獨。十二。國。有。星。也。不。獨。二十八。宿。可。分。也。自。重。黎。絕。地。天。之。通。而。天。人。相。遠。自。周。衰。禮。廢。諸。侯。併。吞。國。僅。數。十。之。存。而。分。星。所。屬。之。義。遂。不。可。見。考。春。秋。分。星。可。名。者。自。晉。宋。外。餘。不。過。就。日。與。歲。星。所。在。之。次。爲。言。論。者。遂。疑。皆。爲。二十八。宿。正。星。自。馬。班。以。星。宿。分。屬。州。郡。不。言。其。所。以。然。晉。志。衍。之。創。爲。某。星。入。某。郡。幾。度。之。說。予。是。讀。者。或。以。方。位。不。合。爲。疑。以。廣。狹。不。均。爲。疑。以。天。有。歲。差。而。分。野。卽。當。移。易。爲。疑。

紛紛聚訟莫衷一是。則未遑請左傳矣。襄公九年春。宋災。士蒯對晉侯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昭公元年。晉侯有疾。卜實沈齋。駘爲崇。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闕伯。季曰實沈。不相能。后帝不臧。遷闕伯於商邱。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曰。余命而子曰暭。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武王滅唐。而封太叔。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暭。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燁。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此星辰與山川並祀之確證。觀火正之食心食味。知祀星有配享。觀實沈爲參神。知配享卽始。主是星之人。觀商邱主辰。大夏主參。知一國各主一星。至於言古於陶唐以前。言因於夏殷以後。知祀不與姓俱更也。然臺駘之祀。雖廢。乃晉承參祀。而莫知參神之爲實沈。殆如後世奉祀梓潼神。而不察其爲星耶。至諸國分星。亦多可考。襄二十八年。裨竈曰。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青鳥怒。周楚惡之。是謂東周及楚之分。同屬鳥帑。帑尾也。鳥帑卽鴉尾。子星爲翼軫。則楚屬軫。東周屬翼。乃言分野者。以翼軫概屬之楚。而以東周屬之鶉火。不思鶉火之次。曰柳。曰張。張屬西周。國語伶州鳩述伐殷。歲在鶉火。爲有周之分野。所謂自鶉及鬮七列者是。而柳則謂之味。食心爲闕伯。食味當爲祝融。祝融封檜。而鄭并之。故梓慎謂鄭祝融之虛。皆火房也。而言分野者。乃以鄭屬之壽星。豈以梓慎嘗龍宋鄭之星。謂爲龍見畢務之節。故屬之壽星乎。然梓慎之言曰。歲在星紀。而滲於元枵。以有時當陰。不堪陽。蛇乘龍云云。夫壽星與元枵無相乘。



理。曷從杜氏。謂能爲歲星木也。於傳文較合乎。至若陳衛之。則昭公十七年梓慎曰。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李及漢漢水祥也。循顛項之虛也。故爲帝邱。其星大水云云。考顛項以水德王。其星爲水。則太皞以水德王。其星爲木。可知國語云。本見而草木節解。說者謂木卽氐星。惟木有木。氐以本名。是卽木星。陳太皞之虛。其星當爲氐矣。莊二十九年傳註。水爲營室。似營室爲衛星。然昭七年日有食之。士文伯曰。魯衛惡之。去衛地如魯地也。是明明許爲衛星。奎爲魯星。蓋是月日在降婁。其食在朔。則方至降婁之初。降婁之初。屬奎。是奎爲魯星。明矣。與奎相連者。許故知許爲衛星也。若夫由室達奎。中隔一辟。何以去衛如魯。直達無間。且日食爲時無幾。尙不及四分度之一。豈有由室達奎。延緣十餘度之理乎。且考周分鳥帑。楚則同之。齊分元枵。薛則同之。而衛分營。不見同者。或卽邯鄲之類。既併其地。遂併得其星耶。況衛始都河北。殷墟。其顛項之虛。乃成公所徙。未徙以前。豈必無星。則姑主辟。而兼室統屬營。一次可也。至與齊統屬元枵。一次則不可。昭十年春。有星出於婺女。鄭裨竈曰。今按歲在顛項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是虛爲齊星。則危爲薛星。又明其齊薛分星同次。而言分野。竟無及任氏者。可爲論定哉。任氏久式微。而分星猶可紀。愈見先王一國各主一星。何獨至於吳。而無之。而強同于越乎。昭三十二年。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若其同星。則吉凶共之矣。何以越得歲而吳受凶也。且舊說謂是年歲在星紀亦悞。昭公八年。史趙曰。陳顛項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是歲星所在。明明可考。八年至三十二年。歲星恰得存周。又滅陳在冬。伐越在夏。冬夏相隔。須四五月。準以一日十二分度之一。所未及者。實有十餘度焉。卽有歲差。此足當之。若云棄次而旅。在襄公二十八年。偶有之。乃非常之變。傳無明。

文不可藉口。然則越分在析木。固確有明徵者也。惟吳無明徵。考昭公三十一年。史闕曰。吳入郢。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厥後栢舉之戰。以庚午入郢。以庚辰。彼所謂火既屬楚。所謂金得非吳乎。楚以祝融南方國屬。尾其爲火明甚。而吳則無與於金。設非分星在西。何以有金之目。且其以日推物。總在庚辛二者。正與北魏崔浩本內史。過以物享神之說。就日屬庚辛。斷英惑入秦相類。是明明以西宮屬吳矣。以實沈屬晉降。夔屬魯之例推之。吳分野當屬大梁也。大梁之次。蔡亦與焉。昭公十一年。長宏曰。歲在大梁。蔡復楚。凶之道也。夫陳爲顓頊之族。爲水屬。歲在大梁。助金生水。故得復封。若蔡爲文王之昭。無所爲水屬。使非分野在大梁。何以歲在大梁而復哉。由此言之。蔡與吳同分大梁。昭昭然也。大梁爲昴星。而論星象國勢。則當蔡昴而吳昴矣。此皆左傳明文。可推論者也。此外惟史記天官書有之。曰。秦之強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強。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強。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強。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據秦占狼弧一語。則言分星不皆在二十八宿內。而離騷云。舉長矢兮射天狼。說者謂狼指秦。言是狼爲秦星。甚確。第又云。操余弧兮反淪降。却不以弧屬諸秦。宋文憲世家序。及鄭夾漈氏族譜。則謂張氏出自軒轅子青陽氏。第五子揮。造弓矢有功。賜姓命氏。主祀弧星。然則張仲或與仲山甫同有爵士。以旬服爲王卿士。必曾爲秦之與國。而秦滅之。然則秦之得封。尙未兼祀狼弧。何能兼分井鬼。彼後人以天狼爲井宿所屬之星。遂併以井宿屬之。不知諸國分星。未必皆其宿之正星。而凡宿之正星。亦未必皆貴。不過因七政所經。稱述較著耳。此外十二次之無所屬者。惟一次。而諸大國之無所主者。惟一燕。舊以星紀屬越。而無所屬者。惟析木。因以析木屬燕。今既本左傳以析木屬越。則燕果如天官書與齊同占虛危乎。又不然也。考星之以方名見經傳者。南箕北斗。

東井西辟。皆分野也。惟井屬東無考。若辟以北宿屬東。則衛星也。箕以東宿屬南。則越星也。詩大東所賦。本指列國之分星。特隱其詞。怒而不怒。維南有箕。固越屬析木之確證。而維北有斗。則又斗爲燕星之明文。蓋維卽居其維首之維。而言維北卽國語之言北維也。舊註強以箕見南方。斗在箕北爲解。豈知箕在斗西。斗在箕東。無與南北乎。竹書紀年註曰。堯母慶都。生於斗維之野。今其地屬保定縣。名望都。卽其由也。其西有山曰堯母門。去伊耆山不遠。相傳以爲堯母生此。此古之冀州。周之燕地。而以斗維之野爲稱。非又斗爲燕星之徵乎。若然。則是成周之時。越實主箕。燕實主斗。雖南北異壤。而星紀聯輝。後世不識。謾以一次爲分野。則斗之入析木者。已十一度矣。此其界限不清。正恐泥星紀爲越分者。混及箕內之詳。指析木爲燕分者。混及斗間之氣。如晉太和庚午秋八月。秦克壺關。申允以爲福德在燕。指燕在析木至太元壬午冬十月。僅十二年耳。而秦讎南伐。石越又以爲福德在吳。謂吳在星紀在同爲離據矣。南北朝奠。入南斗。梁高祖跣足下殿。以應之。誠謂斗屬吳越。宜應在南卒之出走者。在魏而不在梁。維北有斗。斗爲燕星。故也。斗爲燕星之論定。而箕爲越星。不待言矣。乃史家附會。以爲吳未滅時。斗牛間常有紫氣。吳滅。氣愈明。及雷煥掘獄。得劍。不復見。是謂斗牛二星。夜夜挂豐城。上一步不移矣。分野之星。與地相繫屬。果如此乎。祀星不明。異議蜂起。占驗之事。半屬荒唐。或術士以他術得占。而託於天文。抑或憑空而託言之。若叔與對宋襄石隕。鶴飛之間。而言齊亂魯喪。莊生欲脫宋公中男之囚。則言某星害楚。尤其顯然者也。李涪風最驕專家。而其修晉志。謬以衛屬并州。魏屬益州。且引春秋元命苞某星散爲某州。某星流爲某州之說爲解。於分野之義。全未有知。而生平占驗。無不響應。非有他術。安能若此。此讀書稽古。不欲爲古人所愚。在深思而知其意也。自秦與郡縣。既不裂土而封。遂不分星而祀。是與主辰主參之制。

不同。而官其地者。率三歲一更。又與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之說異。人事既與天事。邈不相屬。而謂天猶能降鑒於其人。注意於其地。而必示之妖祥乎。繼天心仁愛。仍舊示以妖祥。而占驗之方。失其舊。如國滅而星不傳。或國傳而星不著。或失考錯悞。其尙足憑耶。後世惟王者舉行祀星之禮。故其象往往爲王者之應。而不必與刺史守令相涉。亦不得以分野相拘。故夫國爲强大所併。或僅存而臣附於大國者。卽宜以大國之星爲占矣。觀戰國翦滅殆盡。雖止用十二次占驗而已。可盡該。是後郡縣開而封建益寡。雖勳戚之封。割據之雄。大者跨州。小者連郡。史乘所傳。多不過十餘國。皆可該以十二次。而其爲占。往往有驗。或亦此也。抑又考古所傳。地以星名者。如唐虞有三危。商有微箕。氏羌鬼方。鬼侯。周則國有翼軫。房畢。邠。邶。邑有斗城。鬼闔。柳。及秦有長沙郡之類。安知其不以星名也。後人習出沒不相見之星。不曰參辰。而曰參商。則又烏知星不以地名也。又洪荒之世。地與星俱無名。其得名。烏知孰先。後若三家分晉。不知有天者也。豈知有分星。三家之有分星。史家之誤也。弗論。



天文五行之學愈疏則多中。愈密則愈多不中。春秋時言天者不過本之分星合之五行驗之日食星孛之類而已。五緯之中但言歲星而餘四星占不之及。何其簡也。邵子曰五星之說自甘石公始而其詳者往往在於君卿大夫言語動作威儀之間及人事之治亂敬怠故其說也易知而其驗也不爽。楊子法言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

易傳言先天後天考之史書所載人事動於下而天象變於上有驗於頃刻之間而不遲者宋武帝欲受晉禪乃集朝臣宴飲日晚坐放中書令傅亮叩扉入見請還都謀禪代之事及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隋文帝立晉王廣爲皇太子其夜烈風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壞壓死者百餘口。唐元宗爲臨淄王將誅韋氏與劉幽求等微服入苑中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道如此時不可失。文宗以右軍中尉王守澄之旨召鄭注對於浴堂門是夜轉出東方長三尺然則荆何爲燕太子丹謀刺秦王而白虹貫日衛先生爲秦昭王畫長平之事而太白食昴固理之所有孟子言氣壹則動志其此之謂與。

劉向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年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余所見崇禎之世十七年而八食與漢成略同而備急過之矣。然則謂日食爲一定之數無關於人事者豈非溺於疇人之術而不覺其自陷於邪臣之說乎。春秋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非也夫日月之在於天災非一定之數然天象見於上而人事應於下矣。

爲此言者。殆於後世以天變不足畏之說。進其君者也。漢書五行志。亦知其說之非。而依違其間。以爲食經不爲大災。水旱而已。然則食重也如之何。是故日食之咎。無論分至。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天。婦人之語也。月離於畢。戍卒之作也。龍尾伏晨。兒童之謠也。後世文人學士。有問之而茫然不知者矣。樊深河開府志曰。愚初讀律書。見私習天文者有禁。後讀制書。見仁廟語楊士奇等曰。此律自爲民間設耳。卿等安得有禁。遂以天元玉曆詳異賦賜羣臣。由律書之言觀之。乃知聖人所憂者深。由制書之言觀之。乃知聖人之所見者大。

論占天學神錄

陸世儀

西學絕不言占驗。其說以爲日月之食。五緯之行。皆有常道常度。豈可據以爲吉凶。此殊近理。但七政之行。雖有常道常度。然當其時而交食。凌犯亦屬氣運。國家與百姓皆在氣運中。固不能無關涉也。此如星命之家。談五星之恩仇。五星之行。與人無與。然值之者。亦不無小有徵驗。況國命之大乎。或以爲西學有所慎。而不言則得之矣。

占天之書。國家例有明禁。其所以禁之者。正以術數之家。多昌昧妄言。易于惑人作亂也。若夫天道之運行。日月五星之躔蝕。盈縮星野氛祲之變見。則性理綱目。載之。二十一史全著之矣。國家亦何嘗禁。而博學之士。固可以束書而不讀哉。

歷數雖而易占驗。而難歷數所爭。常在分秒之微。非理明心細者。不能窺其門戶。然有成法。可按而知。占驗則占書具在。然以二十一史觀之。或同一災變。而事應各異。或災變甚大。而絕無事應。非心通造化。未足以語。

此矣。

占法之多日知錄

顧炎武

以日占事者。史記天官書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是也。以時占事者。越絕書公孫聖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史記賈誼傳庚子日斜服集予舍是也。又有以月行所在爲占。史記龜策傳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漢書翼奉言白鶴館以月宿亢災。後漢書蘇竟言白虹見時月入於畢是也。周禮占夢。窆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則古人之法可知矣。漢以下則其說愈多。其占愈繁。加以日時風角雲氣遲疾變動不一其物。故有一事而合於此者。或注於彼。豈非所謂大道以多歧。亡羊者邪。故士友伯對晉侯以六物不同。民心不壹。而太史公亦謂皋唐甘石書傳。凌雜米鹽。在人自得之於象占之外耳。

千寶解易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曰一卦六爻。則皆雜有八卦之氣。若初九爲震爻。九二爲坎爻也。或若見辰戌言艮。己亥言兌也。或以甲壬名乾。乙癸名坤也。或若以午位名離。以子位名坎。或若得來爲惡物。王相爲興休。廢爲衰解。爻有等故曰物。曰爻中之義。萃物交集。五星四氣。六親九族。福德刑殺。風形萬類。皆來發於爻。故總謂之物也。說易如此。小數詳而大道隱矣。以此卜筮亦必不驗。天文亦然。

稽先生補史記日者列傳。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歲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

天文圖識日知錄

顧炎武



淮南王安以客言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謀爲畔逆。而自剄國除。眭孟言。大石自立。僂柳復起。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而以妖言誅。趙廣漢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數死大臣。卽上嘗言丞相。而身坐要斬。甘忠可推漢有再受命之運。而以罔上惑眾。下獄病死。弟子夏賀良等。用其說以誅。齊康侯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爲王莽所殺。卜者王況以劉氏復興。李氏爲輔。爲李焉作讖書十餘萬言。莽皆殺之。國師公劉秀女倍言。宮中當有白衣會。乃以自殺。西門君惠語王涉。以國師公姓名當爲天子。遂謀以所部兵劫莽。事發被誅。王郎明星。感嘗以河北有天子氣。而以僭位誅死。襄楷言。天文不利黃門常侍當廢滅。而卒陷王莽自殺。劉焉聞董扶言。益州有天子氣。求爲益州牧。而以天火燒城。憂懼病卒。子璋降於昭烈。孔熙先推宋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禍由骨肉。江州當出天子。而卒與范曄等謀反棄市。并書彭城王。郭隲言代呂者王。又言涼州分野有大兵。故舉事先推王。後推王乞基。而卒之代呂。隆者王尚。又言滅秦者晉。遂南奔。秦人迫而殺之。劉靈助占爾朱當滅。又言。三月末。我必入定州。遂舉兵。以三月被擒。斬於定州。苗昌裔言。太祖後當再有天下。趙子慈習聞其說。時康末起兵。檄文頗涉不遜。卒以貶死。成祖永樂末。欽天監官王射成言。天象將有易主之變。孟賢等信之。謀立趙王高燧。並以伏誅。是數子者之占。不可謂不驗。而適以自禍其身。是故占事知來之術。惟正人可以學。漢書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仲舒下吏。夏侯因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註。兩夏侯。京。翼。李。傳。又曰。星事凶悍。非濛密者弗能由也。藝文志。蜀漢杜瓊。精於術學。初不視天文。無所論說。譙周常問其意。瓊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親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後魏高允。精於天文。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

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北齊權會。明風角玄象。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惟有一子。亦不授此術。

史記趙世家。扁鵲言穆公寤而述上帝之旨。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秦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然則讖記之興。實始於秦人。而盛於西京之末也。然始皇備匈奴。而亡秦者少子胡亥。漢武殺中都官詔獄繫者。而卽帝位者。皇曾孫病已。苻生殺魚遵。而代生者。東海王暉。宋廢帝欲南巡湘中。而代子業者。湘東王彧。齊神武惡見沙門。而亡高者。宇文弼。周武殺紇豆陵。而篡周者。楊堅。見隋書隋煬族李暉。而禪隋者。李淵。唐太宗誅李君羨。而革唐者。武后。周世宗代張水德。而繼周者。趙匡胤。



皇朝經世文編卷七十目錄

兵政一 兵制上

議兵

府兵論

唐府兵論

宋軍制論

唐宋兵制得失論

兵論上

兵論下

養兵論

階級

階級二

明季利弊論

宋太祖欲令武臣讀書論

兵部職掌疏

虛名圖餉疏

姚 燾

呂星垣

秦 蕙田

秦 蕙田

王 昶

顧棟高

顧棟高

陳黃中

儲大文

儲大文

魏 賢介

魏世儼

葉 舟

趙中喬

整飭營務疏

籌昌化營汛兵制疏

請展裁兵期限疏

廣南潛兵疏

金 洪

陶元渚

姚文然

齊 素

皇朝經世文編卷七十

兵政一兵制七

善化賀長齡稿庚稿

議兵

姚鼐

兵。民。分。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復。合。者。勢。也。今。有。人。焉。命。其。子。弟。入。則。挾。筭。操。管。而。學。書。出。則。量。度。權。輕。重。度。長。短。持。算。而。營。什。一。之。利。其。子。弟。必。無。一。能。矣。今。君。國。子。民。者。僥。而。使。耕。稼。之。農。聽。號。令。習。擊。刺。舍。田。里。安。居。而。履。鋒。鏑。而。輕。死。亡。之。難。其。病。於。衆。庶。而。傷。於。國。也。亦。明。矣。目。不。兩。視。耳。不。兩。聽。手。左。右。靈。則。足。趾。立。則。先。疲。兵。農。兩。爲。戰。則。速。敗。而。田。野。爲。蕪。萊。國。何。賴。此。哉。然。古。王。者。兵。未。始。不。出。於。農。何。也。古。之。時。征。伐。之。事。固。少。一。日。戰。而。用。其。衆。也。至。於。萬。人。則。爲。多。矣。日。行。三。十。里。而。舍。戰。陳。必。以。禮。節。焉。擇。素。教。之。人。而。使。進。退。止。伐。於。疆。場。之。交。不。嘗。爲。揖。讓。俯。仰。於。庭。戶。之。內。也。夫。何。爲。不。可。後。世。不。然。動。以。百。萬。之。師。決。勝。於。呼。吸。之。頃。屠。滅。之。慘。戶。谷。流。膏。血。軍。旅。數。動。則。士。長。齒。槁。穢。於。營。幕。之。中。當。此。之。時。士。卒。知。戰。鬪。而。已。居。則。暴。棄。而。與。人。若。不。同。類。固。不。可。使。伏。居。井。里。而。民。苟。非。習。於。兵。者。亦。不。可。使。之。復。爲。兵。矣。昔。者。湯。之。伐。桀。也。民。則。曰。舍。我。稽。事。湯。至。仁。也。以。民。爲。兵。不。免。於。怨。若。後。世。之。兵。善。撫。循。之。或。踴。躍。以。從。戎。事。豈。將。能。賢。於。湯。武。哉。兵。與。民。分。之。故。也。昔。者。管。仲。用。齊。欲。以。兵。服。諸。侯。管。仲。知。先。王。兵。民。爲。一。之。制。不。可。以。決。戰。故。參。其。國。伍。其。鄙。國。中。士。之。鄉。十五。鄉。爲。一。軍。參。其。國。故。三。軍。以。方。行。天。下。伍。其。鄙。故。野。有。五。屬。五。屬。皆。農。夫。而。已。國。則。爲。軍。鄙。則。爲。農。雖。不。盡。若。唐。宋。以。後。之。制。而。兵。民。之。分。自。是。始。故。齊。之。伯。天。下。者。兵。習。戰。而。農。不。勞。是。故。管子。天。下。才。也。謂。兵。不。可。擾。農。亦。不。可。盡。一。國。而。爲。兵。定。以。三。萬。人。教。以。軍。令。使。之。足。用。是。故。兵。必。習。戰。農。必。習。耕。兵。不。習。戰。農。不。習。耕。雖。多。

上三三卷十... 卷一... 上...  
不如其寡已。嗚呼。後之爲兵者。何異於管子也。兵額多而不盡可戰。又不欲養兵而逸之。使之不習戰。而習於百役。自明以來。運糧之丁。其始兵也。而卒不能持一槌。以與怯夫爲鬪。然以代民轉輸之苦。尙有說也。今之營伍。有戰兵。有守兵。不習知戰守之事。願使之難。爲捕伺盜賊。詰私販娼妓賭博之任。無不與。是直有司事耳。使兵足任之。而有司不能。何以爲有司。況兵藉是名。而恐喝取財。擾地方爲害者有之矣。夫兵農惟不欲兼也。故使之專於爲兵。今之紛紛而呼於市。而誰何於道路者。夫豈非兼任也。則又不若使爲農之爲愈也。

### 府兵論

呂星垣

祖宗之制。一變不可復。兵農之勢。一分不可合。莫如唐府兵。始罷府兵者。張說也。繼之用邊材者。李林甫也。府兵散乃用邊材。而唐天下一亂於邊帥。終失於藩鎮。故曰亡唐者。張說也。三代下合古寓兵於農之道。惟府兵。其制創於太宗貞觀十一年。太宗吏事多慮恐遠。躬擐甲百戰。以定太平。乃稽古帝王之規。立子孫長久之計。制府兵。所以收天下之權於一人。散天下之謀於十道者。有乘機制其長策之勢。蓋天下甫定。百姓雖欲休息。尙習於戰鬪之利。其視征戍役作。勝於歸農。車騎鷹犬之風。勃乎可用。果乘機立制。百姓當率于祖父。而不怨于子孫。此惟開國之君制之也。故唐初立十二軍。天下平。罷之。貞觀元年。分天下爲十道。卽謀十道之守禦。十一年。更命統軍別將。爲折衝果毅都尉。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六率。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輜庫給其征行。二千爲兵。六十免。能騎射爲越騎。餘爲步兵。每季冬。折衝都尉帥以教戰。當給馬者。官與直。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遠近疏數。皆一月而更。太宗之制此者。轉養衛府。伍散田。

敵。竊。雖。不。能。盜。弄。之。又。使。百。姓。進。有。爵。賞。斧。鉞。之。恩。威。退。有。父。母。妻。子。田。園。之。保。戀。可。與。勳。可。與。靜。故。乘。機。立。制。傳。之。子。孫。今。夫。罷。府。兵。者。張。說。所。以。罷。之。者。實。唐。之。子。孫。自。壞。其。立。法。之。意。說。不。能。陳。府。兵。之。所。以。敵。而。竟。罷。之。耳。唐。自。顯。德。五。年。後。度。海。遠。戍。遠。征。者。官。不。紀。錄。其。沒。于。王。事。者。不。省。不。復。如。太。宗。時。弔。祭。追。贈。回。授。子。弟。又。州。縣。官。發。兵。壯。富。者。賦。免。窮。貧。者。脅。行。既。行。而。其。家。充。色。如。故。故。始。發。卽。逃。不。則。自。殘。其。到。所。幸。有。勳。級。又。苦。攘。奪。此。府。兵。所。以。敵。也。至。元。宗。開。元。十。年。按。綠。邊。兵。籍。有。六。十。餘。萬。果。盡。反。其。敵。政。可。得。勝。兵。六。十。餘。萬。乃。元。宗。遣。張。說。巡。邊。說。奏。罷。二。十。萬。人。說。又。以。諸。府。衛。兵。不。免。色。役。多。半。貧。弱。逃。亡。奏。請。募。宿。衛。兵。十。三。萬。於。是。兵。農。之。勢。分。祖。宗。之。制。變。府。兵。遂。亡。說。其。承。元。宗。旨。歟。抑。自。出。其。議。也。迨。安。史。之。亂。臨。用。兵。乃。召。募。之。而。一。聚。不。得。散。重。外。外。叛。重。內。內。募。方。鎮。連。縱。橫。之。勢。宦。官。決。廢。立。之。策。而。唐。遂。以。亡。昔。德。宗。貞。元。二。年。亦。嘗。與。李。泌。議。復。府。兵。矣。泌。言。始。立。府。兵。更。代。不。爽。後。因。高。宗。使。劉。仁。軌。鎮。洮。河。以。圖。吐。蕃。始。久。戍。不。代。及。邊。將。募。牛。僧。客。以。積。財。得。宰。相。遂。令。戍。卒。等。以。所。齎。緡。帛。寄。庫。利。其。死。而。沒。入。之。於。是。生。往。生。返。者。少。矣。然。卒。少。叛。者。故。當。復。也。德。宗。深。然。之。遂。置。十。六。衛。上。將。軍。曰。左。右。衛。曰。驍。衛。曰。武。衛。曰。威。衛。曰。領。軍。曰。金。吾。曰。監。門。曰。千。牛。每。各。置。左。右。故。十。六。衛。每。衛。有。上。將。軍。大。將。軍。將。軍。自。左。右。衛。至。領。軍。掌。宮。禁。宿。衛。金。吾。掌。宮。中。京。城。巡。警。監。門。掌。諸。門。禁。衛。千。牛。掌。侍。衛。立。卽。布。令。非。不。整。齊。而。府。兵。卒。不。得。復。蓋。去。太。宗。開。國。之。初。久。矣。又。前。承。朱。泚。李。懷。光。之。亂。民。皆。厭。兵。又。顯。德。諸。弊。政。不。得。蕩。洗。民。不。慕。兵。民。既。不。慕。且。復。厭。之。而。苟。猝。然。發。之。將。有。陳。勝。吳。廣。事。故。機。一。失。而。制。不。得。立。子。孫。既。不。率。其。祖。宗。祖。宗。有。治。法。無。治。人。卽。亦。不。能。庇。其。子。孫。後。世。見。唐。季。衰。敝。共。曉。然。於。罷。府。兵。致。之。府。兵。既。罷。不。可。復。不。得。已。出。於。召。募。遂。謂。召。募。勝。府。兵。者。非。也。韓。昌。黎。策。淮。西。事。狀。曰。徵。兵。滿。



萬不如召募數千。後人因以召募爲勝策。不知昌黎所謂召募者。正得府兵之意耳。蓋吳少誠因秦地。用募入。聽其便宜自戰。人盡其才。有其利。故舉三州之衆。抗天下之兵四年。其民知少誠。不知朝廷。正爲戰守其鄉里。是少誠本竊府兵之意用之。昌黎卽奪其長。制其短耳。非曰戰以召募。戍亦以召募也。昔田承嗣餽魏博。遣募六州驍勇五千爲牙軍。牙軍驕橫。輒自立帥。史憲誠以下。皆制命其手。迨羅紹威不能制。乃結朱全忠族之。而天雄牙將史仁過遂起倡亂。是又召募不如府兵之明驗。果召募必用府兵立法之意。有斷然無疑者。唐府兵既廢。雖德宗李泌不能復之。晚而得杜牧爲罪言。爲厥了六術。謂貞觀至開元百三十年。被太宗之澤。忽從愚儒。敗天下之大計。杜牧其曉然於廢所以亡者乎。惜廢棄機收權。一罷不可復之理勢未及也。故論之。

## 唐府兵論

秦憲田

三代以下之兵制。未有如府兵之善者也。以二府統十二軍。以十二軍統天下之十道六百三十四府。中外相制。上下相維。勢如臂指。其利一。士無失業。可以省養兵之費。其利二。兵有定籍。可以省召募之煩。其利三。無事則散耕。有事則聽調。三代寓兵于農。而府兵則寓農于兵。夫寓農于兵。是兵農雖分。猶不分也。其利四。調發之時。更代番休。使天下無長征久戍之兵。而民力不困。其利五。兵興則命將。兵罷則將歸。使將帥不得有其兵。其利六。兵不精者。罪其折衝。甚則罪其刺史。責成既專。則士皆素練。其利七。兵皆土著。安居田畝。願戀宗族。人自戢家自守。無逃亡轉徙之患。其利八。府兵之中。有番上宿衛者。則天下之兵。皆天子之兵也。故天子無需乎禁兵。而長上者。不過百騎。其利九。防邊屯戍。不過以備府兵之不及而已。故亦不專恃邊兵。而屯戍不過軍鎮守。捉安得有尾大不掉之患。其利十。自府兵壞而方鎮盛。元宗之西幸。德代之播遷。所藉以興復者。皆方鎮力也。

能禁方鎮之不強盛而逆命乎。方鎮既盛而天子之所恃以自衛者已無兵矣。能不增置禁軍而建立羽林龍武神策神武之紛紛乎。是府兵既廢之後。方鎮禁軍二者皆有不得不盛之勢。而其爲害也亦最大。方鎮之盛也。甲兵險要。財賦人民皆捐以委之。而悍帥得挾兵權以劫天子。禁軍之盛也。藏姦民。蓄逆黨。無勝兵而存空籍。又諸軍皆以宦官主之。而中人得挾兵權以制天子。僖宗以後。方鎮與宦官相爲仇讐。天子祖中人則召外。費袒藩鎮則敢內費。于是禍亂之起。皆天子當之。推其原。則皆廢府兵之故也。說者謂一壘才張說之立贖騎。再壞于魚朝恩之專神策。此非探本之論也。府兵之法。則誠善矣。而法必須人以守之。訓練無法。固不精。則府兵弊。故不得不改。蓋府兵耕戰之兵也。曠騎召募之兵也。耕戰之兵。廢則召募之兵起。府兵之壞。蓋壞于天寶之怠荒。非曠騎之過也。

### 宋軍制論

秦薰田

宋軍制。能革唐方鎮之弊。而不能復唐府衛之制。禁軍。廂軍。鄉兵。蕃兵。一皆出於召募。其立法之謬。蓋沿唐人中葉之秕政。而又有甚焉者也。何則。唐內有禁軍。外委方鎮。當其勢足以相制。則猶可並收其利。至宋乃盡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又立爲更戍。分遣禁旅。戍守邊城。往來交錯。旁午道路。于是無事而坐糜廩食。有事而莫與分憂。天下之大。皆天子自爲戰守也。但有唐之弊。而并無唐之利矣。約而論之。亦有三變。其始當太祖太宗之世。法制尙明。威令猶肅。亦足爲治久之弊。生兵皆不可用。一變而爲韓魏公之刺義勇。再變而爲王介甫之保甲。三變而爲童貫之增額矣。遞變而遞衰。皆因立法原未盡善。故自漢以來。戰功之無足稱。國勢之弱。未有如宋者。范氏歐陽氏司馬氏及馬貴與所論。召募之害。與虛給之患。可謂深切著明矣。後人可不鑒哉。

## 唐宋兵制得失論

王昶

從來治國者莫急於治兵。君任其將。將馭其兵。有可繼不可弱之氣。然後國家久安長治。不當遽寓兵於農之迂談。以誤國也。唐宋之主。皆百戰而得天下。唐強失其所以爲強。則僨亂而驟。宋弱不振。乎其所以弱。則疲茶以亡。說者謂唐之制。以府兵爲最。將軍統諸府。府有郎將。坊主。團主。相統治。此制馭之善。宿衛者視地遠近。爲五番七番八番十番十二番之法。此戎役之善。二十而兵。六十而免。此休息之善。全府發則折衝。以下皆行。不盡。或果毅行。或別將行。此調發之善。軍有坊置主人。以課農桑。此勸課之善。夫亦取其與周禮略有似焉。而不知唐兵之強。不在此。愚常考太宗之置禁軍也。擇善射百人爲二番。又選材力驍壯者置飛騎。試而取之也。甚精。其十二道都尉。率五校兵馬而訓練之。步伐擊刺。秩然有條。故橫行天下而莫當也。開元初年。廢府兵。置驍騎各衛軍。悉果敢而勇於戰。所以高祖獲車亭。裴行儉斬泥孰。王季傑破泥孰。此時兵號最強。李林甫停上下魚書。童奴侍官習爲翹木扛鐵。禁軍弛而各衛軍皆壞。制率山得以擁二十萬之衆。一發莫支。後雖撲滅。而老兵悍卒。乘節鉞以鎮要地。聚財賄以養死士。黑雲。落龍。銀槍。效節。感私恩而致其命。始也各衛弱而不足制藩鎮。訖下凍雀。國遂以亡。故曰失其所以爲強。則蹙也。若宋之兵不然。開國之初。曹彬。趙普。皆大將才。而未足以當一耶律體歌。寶元時。韓琦。龐籍。皆名臣。而不能平西夏。兵本弱也。慶歷初。禁軍入籍者八十餘萬。王暉。王繼英。嘗言驕惰悍慢。率不可用。迨道君將童貫。而關額至二十四萬。金人直入其畿。雖受之。南渡後。兵半入於盜。半死於戰。張憲之巡社。王庶之義士。一經見敵。靡有子遺。自樞密院頒教閱之法。而齊衛稍強。自左右翼親自教戰。而外軍亦少。震故大敵。巨盜。內外交誼。吳。韓。劉。岳。諸人。猶能屹然壯東南半壁者。此也。咸淳間。

招平民爲兵。取充數以觀賞格。兵制極壞。惟江淮水軍。布置漸密。其餘無足取者。夫遼人二帳十二宮一府五京。有兵一百六十萬。善戰能寒。金人兄弟子姓皆良將。部落保伍皆銳兵。元則外有禿魯華諸軍。內有四怯薛諸軍。戰勝攻取。電激風發。卽西夏僻處銀綏。而十二監軍六班十部之設。其雄才亦有過人者。而宋以疲茶之兵。當之宜其始而納幣。繼而拜表。稱臣。終至崖山之痛也。夫設兵之善。莫如唐三百餘年。四夷無敢嚙弓南下者。取將之善。莫如宋三百餘年。叛臣無敢稱兵。犯闕者。然開元以前。總管節度威震邊疆。詔書甫下。解職趨朝。不聞跋扈。以抗王命。知唐末之亂。非立法不善。而任人之不善也。論兵者。舍宋取唐。知人以任將。任將以練兵。庶中外宴然而國家有可強不可弱之勢矣。

兵論上

顧棟高

歐陽公誌尹師魯。謂師魯喜論兵。爲敘燕息戍二篇。行于世。今觀其息戍所論。乃欲糴丁民爲兵。代戍卒以減邊費耳。又爲石曼卿作墓表。謂西方用兵。天子思曼卿。稍用其說。籠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釋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籠兵河東。還稱旨。嗚呼。二人者。歐公皆深喜之。而曼卿籠兵。其事在康定元年。大抵汴宋士大夫多好爲此論。皆虛慕唐世府兵與古者兵農合一之制。而不究其利害之實。厥後一千五年。爲英宗治平元年。而韓魏公劉義勇。又七年。爲神宗熙寧三年。而王安石以保甲。皆祖其遺意。欲合兵民爲一。以省養兵之費。行之愈力。而其害愈甚。卽歐公當日。亦第喜其議論之新奇。而不知其毒之中民匪細也。夫兵不用則冗。而不練爲國者。不嚴加蒐閱。汰其老弱。簡其精銳。徒欲藉鄉里白丁。以張虛數。此司馬公所謂子民有世世之害于國。無分毫之利。欲求禦敵。而見敵輒走。欲資禦盜。而更爲寇盜。害未有甚于斯者也。其與韓公論刺義勇。則曰。民一則手

背則終身拘縲。或欲遠出。糶賤販賣。經營生理。皆慮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西。又當差點之際。胥吏甯無乞覓。教閱之時。教頭甯無斂掠。常時色役之外。更添一種科徭。且既籍之後。皆有常數。逃亡病死。須補缺額。是使陝西之民。世世子孫。常有三分之一爲兵也。所謂子民有世世之害也。唐世府兵。皆有將軍。郡將。折衝果毅。以相統攝。軍行進止。惟令是聽。今鄉兵所置軍員。節級。皆其鄉黨姻族。平日相與撈肩執袂。飲博鬪毆之人。平居聚集教閱。則亦有行陳旗鼓。關弓張弩。坐作叫噪。一聞敵寇大入。莫不風聲鶴唳。奔波迸散。其軍員節級。將逃竄自救之不暇。豈有一人能爲國家率士卒以待寇乎。此所謂于國無分毫之利者也。又曰。臣于康定慶曆間。丁憂在陝。備見當日籍鄉弓手事。自陝以西。號哭之聲。彌天互野。盡室逃避。官中繁其父母妻子。急加追捕。鬻賣出園以充贖賞。既而刺面之後。人員教頭。利其家富。百端誅剝。衣糧不足以自贍。須至取于私家。或至長戍在邊。則更須千里供送。祖父財產。日銷月罄。以至于盡。又平日所習惟農事。甲冑弩檠。雖日加教閱。不免生疏。性復慙愚。加之懼怯。臨難之際。得便即走。不惟自喪其身。兼更拽動大陣。官中知其無益。遂大加沙汰。放令歸農。而惰遊已久。不復肯勞稼穡。兼田產已空。更無歸處。皆流落凍餓。不知所在。長者至今言之。猶長歎出涕。嗚呼。此曼卿當日建議籍民得鄉兵數十萬者也。使歐公知其如此。豈有復爲文章以表于後世乎。世之文士。悅紙上空言。抵掌論兵。幸不當事。則已。一當事。則好行己見。糜爛其民。而耳食者流。猶指爲廟算。如歐公猶且不免。況其下者乎。溫公爲僕射。乞罷保甲。則曰。鄉村無賴子弟。乍涉城市。聞見粉華。自恃身爲保丁。坐索本家供給。飲博遊蕩。習以成性。既家藏利兵。又身挾武藝。由是邀結黨友。羣行攻劫。州縣不能制。父兄不能禁。所以數年來年不甚飢。而盜賊縱橫。入縣鎮。殺官吏。嗚呼。鄉兵欲以禦盜。而且身爲寇盜。又安所用之。如曼卿師魯。

之徒皆自謂方劑欲起汴宋痿弱之症而司馬公則親見庸醫之殺人而揭其被害之象以告人者也予故備著其語附于歐陽表志之後使後之讀者毋爲異論所惑焉

兵論下

顧棟高

難者曰若是則古所謂團結鄉兵以禦寇者不可用與曰此當因勢而利導也六亂之時土寇竊發民不得已共相團聚以保護鄉里而豪傑之士因而用之如元季浙東章溢胡深之徒皆能以鄉兵殺賊然欲用以長征遠禦則不能矣故當日上功募府輒不受又如唐淮西用兵昌黎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亦因當時與賊界遠接處民皆頗備衣糧自防朝廷復假之威令自能奮勇成軍賊平之後仍使歸農未聞其拘執終身以爲兵也如虎鬪入室而其人設陷阱以待之力不能殺虎遂欲拘殺虎之人編入之以爲獵戶人情必不願矣且所謂召募者尤與籍民爲兵不同召募乃設重賞以購之如處謝設三科募壯士必其人勇悍無賴願入伍者聽而其人不自願者不強也若不論勇怯貧富概抽三丁之一以爲兵則民之驚惶逃匿必矣王者貴順人情而用之如唐淮西之用土人漢朝歌之募壯士皆其人踴躍赴然後可共成功豈煩拘苦囚禁吏刺其手背以防逃竄哉曰然則古者兵民合一非歟曰古者調發至少一家從軍八家供之六司馬遞征之法王畿之內凡七十征而役一周焉春秋列國兵爭亦近在百里數百里之地又帥不逾時至秦商鞅闢地日廣又往往傾國遠出勢不得復力于農其誘三晉之民耕于內而使秦民戰鬪于外者亦處兵民不得不分之勢也又況今日哉世之謀國者因時以制宜復隨地而立制無執古以準今無以一方偶效之法而施之天下無以暫時可行之事而立爲定制則庶幾其可矣

今日治軍之法。在汰之使少。治之極厚。其極餉重。其賞罰則養。一兵得收一兵之用。否則養兵愈多。士苦常飢。糜支不繼。上下交困。雖有百萬之師。無所用也。綠旗之兵。自沿邊諸鎮外。大約馬一步九。其守步月餉。計月僅得銀九錢有奇。一卒之家。約以三口計。是一口每日僅得銀一分餘耳。夫重賞始得勇夫。而薄餉必無強卒。故今之名隸伍符者。皆市井游惰。不克自存。計無復之。苟延歲月。始肯入伍。猶且逃亡告退者甚多。若其人稍有謀生之策。必不肯爲。其中更有挂名冊籍。規避差徭。別營他業以自給。而其技藝之不堪。又不待言矣。夫兵民既分以後。軍伍之政不修。農夫力耕之稅。以供罷慵坐食之兵。糜費日滋。捍禦無效。是兵適爲耗國病民之一蠹。不可不求所以善治之法也。夫召募之兵。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其足以披堅甲冒白刃者。不過二十年耳。而應募以後。卽皆虛之終身。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俱印食於官。以此推之。養兵百萬。則是五十萬可去。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也。府兵之制。猝不可復矣。則養兵之法。亦當爲之斟酌其善者而行之。如定募兵之制。二十以上則收。年過四十五。卽復爲民。而除其籍。使其入伍之日。先知除籍之限。則除之無有怨心。且其精力尙可別爲謀生之計。此法行而入伍無老弱之兵。軍中收簡練之實。然法不宜驟變。其現在營制。姑仍舊規。第使營中現兵。凡有事故。無另爲募補行之。二年而疲弱者。可汰之使盡。因卽以汰兵之費。倍加贍兵之需。則兵可日精矣。然庸人習於故習。必以爲紛更軍制。且坐少數十萬之兵。必有行伍缺乏。此必不然。夫邊方內地。凡堡寨村落。既有團練之士卒。各自成軍。則守衛日不憂單弱。且所汰者。皆老弱無用之疲兵。存之適足糜財。汰之無關輕重。治軍之要。必自此始。況以汰卒之糧。加精卒之餉。示國家無銖黍利於

其間。尤足爲有勇知方之勸。至月餉既加。而蒐簡之法始可整肅。今外省督撫提鎮之閱兵。務爲姑息。都試之日。賞輕罰少。積習既久。賞不足勸。罰不足懲。將備卒驕。緩急難恃。閱兵之法。當列爲差等。凡一隊之中。勇怯能否。必有區別。故選鋒爲治兵要務。全才難得。貴舍短取長。斯人各自效。當令督撫提鎮通飭偏裨。於本隊中人。爲試驗。選其弓馬出類。膂力兼人。有膽氣。有智略。四事皆備。或三事兼擅者。定爲第一等。四者之中。二事可取者。爲第二等。一事可取。或一事最可觀者。爲第三等。四事俱不足取。而年方強壯。勤於練習者。爲第四等。其演習器械。苟有專長。勝人皆可備。二二三等之選。並令開報。仍親加閱。觀律以教習條約。其實一人重而必信。其謂一人嚴而必果。使獨裨士卒。凜凜焉懼吾不測之恩威。然後三軍之士。赴湯蹈火。惟上所命。斯乃爲節制之兵。而可收貔虎之用也夫。

### 階級

儲大文

宋司馬溫公嘗劄論階級。曰。臣聞治軍無禮。則威嚴不行。禮者。上下之分是也。唐自肅代以降。務行姑息之政。是以藩鎮跋扈。威侮朝廷。士卒驕橫。侵逼主帥。上陵下替。無復綱紀。以至五代。天下大亂。運祚迫盡。生民塗炭。祖宗受天景命。聖德聰明。知天下之亂。生於無禮也。乃立軍前之制。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敢有違犯。暴至於死。於是上至都指揮使。下至押官長行。等差相承。粲然有敘。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敢不從。故能東征西伐。削平海內。爲子孫建久大之業。至今百有餘年。天下太平者。皆緣此道也。近歲以來。中外主兵臣僚。往往不講大體。好施小惠。以盜虛名。軍中有犯階級者。務行寬貸。是致軍校大率。不敢幹束長行。甘冒悅色。曲加賂。以至懦怯兵官。亦爲此態。遂使行伍之間。驕恣悻悻。莫不可制。上畏其下。尊制於卑。所謂上陵下替者。無過



於此。臣聞聖王刑期於無刑。今寬貸犯階級之人。雖活一人之命。殊不知軍法不立。漸成陵替之風。則所繫乃億萬人之命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詔旨。申明階級之法。戒勅中外主兵臣僚。令一遵祖宗之制。如敢有輒行寬貸。曲收衆心者。嚴加罪罰。以儆其餘。庶幾綱紀復振。基緒永安。此在溫公諸奏劄中。尤爲深切。而韓魏公以虎長行武。獲告諭本指。關元亦嘗乞嚴軍律。曰國家屯置師旅。衆逾百萬。一營只委將校數員。若鈐制稍嚴。便卽拊拾小過。於引見之際。唐突論訴。朝廷不以大體斷之。兩皆獲罪。外恐此後兵率將校。漸廢階級之制。但務姑息以求無過。若一旦邊境有急。使其亡軀命而赴湯火。必不能爲陛下用也。此可與溫公劄互相發明。蓋水心嘗極論階級之制。而以王安石欲廢之爲亡遺議。且曰王安石固不知而不爲安石者。又豈能知之哉。蓋其感慨深矣。陳同甫樂府曰。感君元不圖階級。此第爲士大夫雍容樽俎。忘貴賤之分者。當習之。而非所以施於軍旅之間也。

階級二

體大文

予既書韓魏公馬溫公論階級劄。而復覈范文正公執政。嘗以御史葉舉彈奏知廣州慶宗諒用官錢十六萬數。萬貫不明。又有上言知渭州張亢驕僭。力乞根勘辨明。且曰知有乖越。臣甘同受貶黜。洎燕度勸訖。又上辨劄曰。邊上臣僚。見此深文。謂朝廷待將帥少恩。於支過公用錢內。搜求罪戾。欲陷邊臣。且塞下州郡。風沙至惡。觸目愁人。非公用豐饒。何以度日。豈同他處臣僚。優游安穩。坐享榮祿。陛下深居九重。當須察此物情。知其艱苦。豈可使獄吏爲功。而勞臣抱怨。其副樞密也。嘗以陝西路罷同解乾耀等九州軍公使錢一千八百貫文。別請令依舊。曰今贖民兵一名。歲不下百貫。今減省得公用錢一千八百貫。只養得兵士一十八人。以一十八

人之資。廢十餘郡之禮。是朝廷未思之甚也。況今來逐州使命之外。各有軍營。每年春後。邊兵最泊。動經半年。軍中人員。並無宴犒之具。雖條貫有旬設之名。逐州每月一次舉行。軍員各給錢一百文。已來官務薄酒一升。既無公用。更不赴筵。亦不張樂。豈朝廷宴享將校之意。州郡削弱。道路咨嗟。當全盛之時。豈宜如此。朝廷用武之際。於此一事。尤宜照管。此與魏公溫公劄並行不悖。蓋必有文正公寬闊之曠。而後可施魏公溫公整齊之法也。

### 明季利弊論

魏晉介

治天下之道。固亦多端。大要在於定經制。正人心。厚風俗而已。然經制之要。莫先於取民有制。取民之制。在審天下各郡縣地土之厚薄。而定其高下收穫之多寡。而權其重輕丈尺之大小。而審其規則。如南方多種稻。而稻地有厚薄之不同。北方多種麥穀。而麥穀地亦有厚薄之不同。收穫多寡。有大相懸絕者。尺丈大小。亦有迥然不同者。倘不詳加察覈而定之。生民之苦。何由蘇乎。戶分九則。明之制也。自明之末季。而已不可行矣。又況於今日乎。種馬之弊。起於水樂之時。散馬種於民間。而歲收其駒。名曰倭馬。大爲河北山東諸省之害。民之傾家產。鬻妻子者。不可勝計。至我大清而革倭馬。如解百姓之倒懸。然馬既去矣。每縣折銀。至二千餘兩。此古所未有也。明季驛遞之馬。令民間喂養。又每驛設驢。其喂養馬驢者。謂之馬頭驢頭。而以驛丞司之。雇覓人夫。則有遞運所司之。凡衝途州縣。則令偏僻州縣幫貼。然民間賠累至極。至我大清而令官養官應。其收買草豆。不無派之民間。短予價值之弊。然百姓甘心而無怨。蓋利其大矣。而小小有弊。不足計也。又如天下衛所。乃明朝蓄兵養馬。武備軍政也。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其衛所官長。皆以指揮使千百戶爲之。而統於京師之五軍。

郡督府。五軍都督府。同知僉事。皆以公侯伯爲之。如有征討。則設掛印總兵。用文臣參贊。調取各衛兵馬。事平各歸本衛所。法至善也。迨其後。天下多事。乃以衛所之軍爲不足用。而召募民間之驍悍者以爲兵。此衆多四方無賴之徒。主將得人。養之厚。而馭之嚴。亦能有功。否則鼓噪逃竄。去而爲盜。明之流賊。雖起於飢民。實由此輩入其中。爲之雄長。往往有弓馬技藝。精熟過人者。李自成。張獻忠。皆逃兵中渠魁。故官兵遇之而潰。如亂民烏合。雖百萬亦不能戰也。葛榮之寇。敗於濠口。竇建德之衆。敗於虎牢。皆烏合也。安史之不易平者。正以其徒皆邊陲勁旅耳。此數端者。或用舊法而弊。或變舊法而敗。是以爲天下者。在乎斟酌時事。變而通之。以盡利。勿拘拘於膠柱鼓琴之見。斯可以矯偏救弊。而不至於國事民生之大壞也。可不審哉。可不慎哉。

## 宋太祖欲令武臣讀書論

魏世傑

夫爲文臣者。廣讀書史。通古今治亂之道。佐天子以守衛社稷者也。爲武臣者。犯霜露。陷白刃。出萬死于一生。奉君命以扞牧圉者也。是文武者各有所司。然守其一而不通其二。則不能無弊。文臣而不知武。則失于懦弱。武臣不知讀書。則鄙野犯上。而不知禮法。而武臣之弊爲尤甚。昔宋太祖欲令武臣盡讀書。以通治道。其意可謂深遠矣。今夫警者。載古先聖王之道。君臣之義。治天下之本。而上下等威。法律制度之所自出也。昏者讀之。則可化以爲明。鄙野者讀之。則可化爲有禮。夫明而後能通治道。有禮而後能久居其位。武臣性多驍悍。不識禮法。越制度。唐尉遲敬德。矜功爭坐。至殿皇叔道宗于朝。太宗曲意赦之。此雖保全功臣之道。而未免失國法。周亞夫。願尚方取箸。景帝以其鞅鞅非少主臣。終以此殺之。此于法似正。而殘害功臣之名不可居。然則國法與功臣。一舉而兩全者。莫過于武臣之讀書也。此宋太祖之意。至爲深遠也。呂蒙爲將。孫權勸之學。曰。吾在軍

中未嘗一日廢書其亦此意也夫。

兵部職掌疏 順治十三年

兵部員外郎葉舟

臣伏讀 上諭令在京七品以上文武滿漢官員凡職掌之內詳切敷陳以資採用務要各抒所見毋得泛浮空言雷同塞責臣敢不就職掌所關敬抒管見爲我 皇上陳之。

一曰清冒占之兵冗兵不裁則糜餉冒占不去則耗兵今鎮將以下各營之兵多者千餘少者亦不下數百豈人人盡皆勁卒足供騰驪之用乎臣查十年六月內前任尙書王永吉奏爲兵制當核請 飭各督撫將境內官兵通盤打算某鎮衝險防兵當厚某營平緩戍卒宜裁各督撫亦漸次舉行增減得宜獨是逃亡缺額老弱冒占之兵畢竟積弊相仍開報無幾卽歲有季報不過虛應故事未嘗實力奉行是止核其額外可省之兵而未核其額內不實之兵兵益少而力益單不幾以裁兵而反受兵少之害乎臣以爲宜嚴 飭各督撫實心查覈近者親自校閱遠者轉檄才能兵巡道查閱務期營無弱兵兵無虛餉有不實者該督撫飛章參處庶稽查嚴而冒濫杜永收驍勇之用矣。

一曰公舉劾之典賞善罰惡二者不可偏廢若賞重罰輕武夫悍卒益驕橫而不可制臣近見軍政一典本朝十年以來方始舉行及查督撫開報各冊八法處分大小武職幾三百四十餘員內止總兵二員副將二員參將遊擊亦不過三十員其他皆都守千總而已卽此三十餘員鎮將又大半係解任裁缺緣事陞任之人其現任謫處者寥寥數員點綴了事不盡皆大貪大惡也豈其餘鎮將參遊等官類皆兢兢守法賢良素著者乎此無他見任則彌縫之術工官大則應援之途廣也臣以爲宜通 勅各督撫以後每歲嚴加甄別舉劾當

刻毋濫劾則甯嚴毋寬。其有惡蹟顯著者。不時據實糾參。更當法行自責。無僅以官卑職小塞責。倘或容情徇庇。養虎貽害。聽科道官查訪糾舉。該督撫卽以溺職論。庶舉劾嚴。而武臣知所畏懼矣。

一曰防驕橫之漸。武職之與文職。事有相關。名位實不相轄。故凡鎮將。勅書必云一應錢糧詞訟。有司職

掌。毋得干預。臣閱邸報。見督臣金甌。參固原總兵李茂一疏。內稱每年派各斗行半價籩豆。私派堡寨。交納馬

草。又見科臣張文光。參壽春營參將徐長春一疏。內稱侵占民房。強霸行市。吊打生員王雲運。甚以穢物填入

其口。夫固原總兵駐劄之地。有道府縣官。壽春營駐劄之地。有壽州州官。生員百姓。與鎮將何與。而聽其凌辱

肆其科派。道府州縣。不敢過而一問。其強橫尙可言哉。臣以爲宜嚴飭鎮將等官。不許欺弱士民。凌制有司。并

申明文武不相統轄之義。有肆害科派者。有司申報督撫。題參重治。庶體統明則不受制。驕橫之氣可漸消矣。

一曰塞規避之路。文職京官告病。查驗明白。准其回籍。病痊起用。外官則徑准休致。無病痊起用之例。所以杜

規避也。今武職忽而稱病。督撫代題解任。忽而病痊。督撫又具疏請補。移咨求用矣。豈非值多事之時。則託病

以謝責。遇事平之後。復僥倖以圖榮乎。又督撫提鎮。一遇升轉。多題請營將帶赴新任。不曰效用需人。則曰臂

指得力。設使新任果屬庸驥。猶不妨借才以供驅使。倘或趨逸避勞。去苦就甘。不適以滋率賈乎。受爵 公

朝拜恩私室。至非公也。二者皆規避之路。不可以不塞。

一曰嚴效用之選。臣衙門舊有奉 旨設上本辦事堂候聽差等官。上本辦事人等。爲數無幾。或由科目。或

係效勞。俱在衙門供事。惟差官一途。額糧百名。以供奉差押解投文護送之用。舊日多有無賴棍徒。冒充其中。

一經奉差。如虎如狼。多騎越站。騷擾驛遞。無所不至。前此壞事被革。或飽遇而去者。往往有之。案查十一年三

月奉。斟酌考用。授以守備職銜。臣思武進士方選守備。武舉止選千總。外委各官。衝鋒破敵。非有紀錄。不准題補。今以白丁效用數年。而卽得四品職官。終覺未當。且此輩奔走之日多。習學弓馬。韜畧之日少。一旦授以汛防要地。人諛未必相宜。臣以爲遇有差官缺出。宜選用一科二科武舉。彼出身科目。必知自愛。身名以之奉差。自能守法。再定以效勞年限。滿日分別等第。考補各項守備。其以前效用差官。或念其奔走日久。不便遽爲裁革。必嚴加查覈。果素無過犯。又復諳練弓馬。韜畧者。方准照例考用。庶官與人相稱。而效用一途。不致滋匪人之弊矣。至于各營撫總之例。亦所以鼓勵武臣一端。又不可不察焉。嚴疆督撫。所恃以鼓舞麾下。奮勇成功者。以有爵賞勳之也。臣查十年內。經略輔臣。率有吏兵二部不得掣肘之。旨。請自今。用兵地方。督撫遇有題補。查果人地相當。有功可錄。不妨酌量准從。其他平定之虛。不以爲例。庶幾軍心踴躍。可以收得人效矣。以上各款。皆臣職掌所關。故敢詳切敷陳。惟 皇上採擇焉。

虛名冒餉疏 五十一 年

左都御史趙申喬

國家命將設兵。星羅棋布。每年養兵之餉。不啻千萬計。所以樹威銷萌。安民保泰。慮至深而意甚遠也。夫設一兵。必得一兵之用。而後兵不虛設。費一餉。必得一餉之實。而後餉不爲徒費。如其不然。則是冊上有兵。而伍內無兵。此兵將安往乎。紙上有餉。而軍中無餉。此餉將安歸乎。其弊固在于侵餉之官。而其弊總起于頂名之兵。蓋兵之招募者。卽爲新收。而兵之事故者。卽爲開除。此一定之理。亦一定之法。自食糧之兵。皆頂名而非實名。雖有召募。而悉係舊名。則無從辨其爲新收。卽有事故。而仍存舊名。則無從察其爲開除。應除而不除。則未除以後之餉。俱飽侵餉之腹。應收而不收。則未收以前之餉。盡入侵餉之囊。或經查點。而塗人皆兵。不妨張冠李

戴。孰能識其是非。或遺摺發而相沿已久。不難指東話西。孰能驟爲改易。朝廷捐餉以養兵營伍。無兵而糜餉。豈不大可惜哉。不惟是也。兵丁有犯命盜本案之事。而糧冊無名。便可脫然事外。則頂名之兵。卽爲藏奸之地矣。不惟是也。兵丁有准入場考試之例。而私行替換。便可倖弋功名。則頂名之兵。又爲舞弊之魁矣。種種弊端。總由頂名食糧。而其流遂至于不可究詰。臣請 勅下直省將軍督撫提鎮。嚴查各營兵丁。從前有頂名食糧者。速行據實報明改正。嗣後食糧兵丁。遇有事故。卽與申報開除。一有召募。亦卽按名註收。併將兵丁改正姓名。及真正年貌籍貫。造冊報部。倘有不遵。卽以虛冒兵糧論。如此則兵皆實名。自無虛兵。餉皆實餉。自無冒餉。行間多荷戈之士。地方藉防守之益。而 國家庶享磐石之安矣。

整飭營務疏雍正十一年

廣西巡撫金 洪

竊惟我 皇上睿慮周詳。恩施優渥。欲武臣等養贍有資。以勵操守。自攝鎮以下。酌定馬步名糧。較前頗爲豐裕。此外不許一名虛冒。定例養贍。凡屬提鎮等果。皆恪遵定額。弊絕風清。自然威行令肅。將弁奉法。操練精勤。無不整飭之營伍矣。但臣留心體訪。仍不無有相沿積弊。將弁以扣繳爲名。每多巧取。提鎮之操持不慎。易墮局中。於定額名糧之外。或仍有坐纜數十分至一二百分不等。因而將備選有私蓄。抑且開除兵馬。及頂補各日期。造報多不以實。支銷公費名糧。亦有浮捏分肥。卽總督稽查嚴明。稍疏懈於一時。難免沿襲如故。或遇新舊交代。暫爲募補。以示無私。并有焚毀底冊。以混其迹者。至於同城文員。監放糧餉。臨時亦只得遵例出結。究無從察其虛實。此營伍之弊。實難徹底清查者也。如提鎮之操持。不能自勵。則有愆不剛。恐失衆心。因博寬厚之名。姑容輕縱。以邀譽於弁兵。卽操練整頓。亦屬具文。總由源本不清。互相掩飾。此又大概營伍之通弊也。

臣仰體 聖明整飭至意。伏思各標俱有中軍。凡兵馬錢糧出入數目。中軍無不悉知。中軍則正則上。下皆有顧忌。中軍庸劣。則惟事迎合。取容是中軍。一官實關緊要。以臣愚見。請令督臣將統轄省分無標提標鐵標之中軍等官。許不時據摺調換稽查。如有虛冒等弊。令其密稟督臣。若所謂之中軍。有不能覺察。或涉礙敵之嫌。督臣卽請回改委。如查訪確實。一併參究。如此則中軍皆畏法紀。將弁無不凜遵。凡營中之陋弊。督臣無不周知。而各標之良法。彼此互相則效。督臣寄耳目於各標之中軍。中軍盡心力於所管之營。臣竊查既易虛冒。自清虛冒。既清訓練。必力矣。

籌昌化營汛兵制議

陶元清

頃者憲駕初臨。卽以禦暴爲急。通飭州縣。蓋以瓊郡內黎外海。爲通逃之藪。故不得不爲未雨之計也。國家待兵甚寬。餉兵甚厚。而兵且益弱。弱者偵折軍器。強者至於爲暴。此必有受其實者矣。今帥府不究其致弱之故而徒禁商人之收當。不返請己而責之人。不探其本而求之末。抑亦過矣。今職敵陳三弊。一曰抽汛。夫兵各有營。營各有汛。汛各有地。不得擅離。今防昌營兵。自奉裁之後。僅存九十一名。除遺棄塘汛外。現在番上者。止三十三名。而又抽去六名。給役帥府。又聞各營汛之兵。皆有抽役。竊思瓊郡文武將吏。建牙相望。已得居重之勢矣。水陸三營。海南一衛。兵力厚集。已無寡弱之虞矣。昌化邊長地曠。營兵止有此數。而又抽去六名。使現伍者代之。當差。然則兵力安得不困。地方安得無虞。卽使僥倖無事。而亂經制之宜。缺行伍之用。上有私役官軍之咎。下有擅離汛地之殃。誰爲之統率者。而顧令若是。誠宜移咨帥府。亟令發還。庶多一人卽收一人之用。多一伍可寬衆伍之力。上成帥府之美。而下收兵士之心。莫要于此矣。一曰雜派。國家兵餉百萬。旣已解營。而又



令州縣監放者。恐其扣剋也。恐其虛冒也。今防昌兵六名。在府支餉者。封疆大臣。瞭無虛冒之事。此外八十餘名。在縣支餉者。公同驗放。亦無扣剋之情。然聞軍中交際。不賞用度奢侈。上自帥府執事。下至汛目營隊。凡有公私雜費。無不瀆之於兵。區區月給之餉。所餘幾何。幸賴海南兵皆土著。皆有父母妻子之戀。吞聲忍氣。不敢稍有異心。若如白沙之兵。無籍相聚。則近日之變生矣。夫國家之制文武不相統攝。雖令州縣監放。而州縣不能禁其交際。不能禁其奢侈。則又安能禁其雜瀆。至於兵日以窮。而價折軍器。又日益窮。而至於爲暴。然且責以監放。勒其印結。州縣之結出。將領以爲固然。而不見德。州縣之結不出。將領且嫉視州縣。而不相輯睦矣。且非獨將領然也。士卒畏將領之威。而不敢訴之州縣。將領畏士卒之有後言。而縱之生事地方。及至州縣約束。將領又從而庇之。于是士卒樂其寬縱。轉忘將領之嚴削。而深仇有司之軀。押矣。是士卒亦不見德也。竊謂兵餉已經解營。當如前歲提督之疏。竟令營將放支。勿復關白州縣。若仍責州縣監放。因循故套。下不見德於士卒。上不見德於將領。州縣方救過不暇。而欲與不相統攝。離心離德之將士。共商籌畫之宜。此必有所不能。誠宜授州縣以察核之權。使放糧之後。士卒出具並無雜派結狀。投遞存案。有卽許詣州縣告理。勿具結狀。若不行告理。而具狀者。州縣乞勿從坐。先收士卒之心。以爲州縣之衝。又莫要于此矣。一曰補伍。職聞明將威繼光之言。天下官莫如守令。兵莫如父子兄弟。父子兄弟之兵。非守令不能調集。故其備倭浙東也。官已至參將。特薦知縣趙大河爲監軍。使大河簽報。而已選而用之。夫繼光方奉朝命。團練土著。豈不能自行招募。誠以土著之兵。必係里甲。非親民之官。不能知其丁糧之多寡。故不敢以兵備而妨國課也。今海南兵皆里甲。而營將竟行招募。不令州縣與聞。奸兵遁賦役者。朝入行伍。夕卽瞪目以視州縣。以爲無知我何矣。夫繼光之練土兵。

也。用子弟以備父兄使。知親上死長之義。海南之用士兵也。率子弟以叛父兄。先假之以犯上。凌長之威。彼既無義。又安能勇。此非所以齊士心也。竊謂自今以後。行伍有缺。誠宜屬州縣簽報。而營將選用。而用之一如繼光之法。庶兵民不相爲厲。文武不相掣肘。而變暴之計。又莫要于此矣。凡此三事。所以恤民。卽所以禦羣。在職官守所關。不得不言。仰祈體恤兵民。移咨帥府。通饒商權。酌議允行。舍此而求之於末。終無所濟。

請展裁兵期限疏

姚文然

臣。日來風聞有裁兵之議。竊思內地冗兵。有糜糧餉。兵日增。則餉日絀。裁兵以裕餉。廟謨實爲深遠。區靈自然周備。但臣恐見過慮。以爲裁兵宜以漸也。兵有新增之兵。有經制久設之兵。議裁新增之兵。尙可於經制缺額中補伍。若將新舊之兵。一時議裁。則舊兵有失糧之怨。新兵無補伍之望。將衆多無賴無歸之人。聚之於一地。迫之以一時分散。恐衆聚則勢成。人急則變生。雖有賢督撫。提鎮加意安插。非易事也。方今無事之地。惟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江南等處。兵戢民安。財賦足額。實爲天下根本。至此等處地方。雖稱腹裏。亦多有深山懸百險阻之處。萬一有變。而走險者。雖無足慮。然亦不可不深慮也。臣請勅部酌議。卽於見在議裁之兵。將新增者分其緩急。次第裁減。其經制舊兵。暫且照舊存留。俟新兵裁法事畢之後。再爲酌議。行令該管理軍務各官。將老弱者陸續裁汰。事故者勿補。以漸銷去。及至所裁之定額而止。不必新舊各項兵丁。一時同裁。庶裁兵有漸。而漸亦漸裕矣。臣書生迂愚。過慮之見。既曉夜縈回於胸中。不敢不據所見昌陳。可否採擇。仰候睿鑒施行。

廣南藩兵議

潘來

康熙十九年八月十日。命廷臣集議。尚之信事。羣臣咸以之信惡逆罪大。請置極典。皇上念其先人之勞。特賜之信自盡。羣臣以叛黨不可寬。執奏再四。僅戮其同謀弟四人。餘亦無所問。皇上如天之度。於是卓絕千古矣。平南藩下。舊有卒萬人。既誅之信。其軍未有所屬。措置之道。言人人殊。參而伍之。似乎分隸八旗之說。爲最長。雖然。未易言也。爲是有四善。亦有三難。請言其概。藩下之人。習於驕橫。兵興以來。嘗有咆哮恣睢之心。類非他將所能約束也。緩之則驕。不可用。急之則鋌而走險。嶺南之地。依山阻海。一有風塵之警。易爲煽動。莫若離其巢穴。徙致京師。施以九重之尊。震以六師之威。伍數部東。扼其機牙。其善一也。嶺南之地。凋敝久矣。所以然者。藩下之聚。與民錯居。橫刀過市。躍馬出郊。狼戾萬狀。莫敢誰何。牟利子母。單詞陷人。出廬之劫。奪子女之掠。賈不知其幾矣。今一旦盡徙若輩。俾此一方市肆安堵。耕農樂業。平居有安恬之樂。警急無意外之虞。其善二也。禁軍雖盛。調發連年。不無損耗。甲士在外。十人而七。彼一軍者。坐鎮一方。士馬飽騰。器甲完繕。誠選其驍果。訓練而整齊之。可得精兵數千。足補禁軍之缺。翦羽翼以厚根本。其善三也。黨亂之衆。實繁有徒。陰伺吾虛。置之得失。以爲向背。聲息相近。猶有鈎通結引之思。若遠隔萬里。勢孤望絕。必無他圖。又見我皇上推心置腹。兼容并包。引藩卒爲親軍。置降人於環衛。其度如天。無疑無貳。誰不輸心解體。歸誠恐後。其善四也。顯有未然之慮。不可不圖者。彼一軍之居嶺南。四十年於茲。買田宅。結婚姻。長子孫。與土著無異。一旦驅之去。安樂之士。就轉徙之地。保無有愁苦怨咨。圖報而偶語者乎。其難一也。兵興以來。物力殫屈。江右新脫湯火。中州畿輔。所在災荒。就令彼衆帖伏。束裝就道。而一軍萬人。通計家口。不下數萬。自廣至京。不下七八千里。水搬陸運。舟車之力。爲費不貲。時結舉。能令措辦無擾於民乎。其難二也。近畿之地。悉爲莊屯。園田占房。爲民大

病。就令行齋居。送安然至京。數萬之衆。何以處之。將令其僦屋以居。墾荒以食乎。抑仍奪民廬以居之。割民田以食之乎。其難三也。有一難於此。雖聚薪米可驟行。況種種隔礙。能不爲之長慮而卻顧乎。昔賢建德既平。召其故將。范頤等人。鬪衆心驚疑。而劉黑闥復擾河北。劉牧既納地。其下朱克融等久留京師。費乏不自存。復臨盧龍以叛。蟻穴之漏。實潰金隄。星星之火。或可燎原。事嘗生於所忽。變嘗伏於蠱安。不可不熟慮也。然則處之道當如何。聞之故王所與起兵者。十不存一二。其餘率多南方召募之人。大抵皆市井游惰。竄居其中。亦有溫飽之家。夙苦藩下侵剝。願入厚賞。藉占名籍。倚以自庇。此輩固南人不樂北來。又惡藩下之名。以得滴洗爲快。莫如下。詔令藩下之人。願自脫爲民者。許投稟幕府。繳納軍資。給以文書。納其自便。必爭起而應之。十可去六七。此汰而去之之策也。其道利用速。至於老舊舊部。邊關河朔之人。服食嗜好。與滿人漢軍不殊。代馬北風之思。必顧北還。須得雄偉豁達。有威望之將領。部署約束。厚加撫存。時以八旗之便。有官者仍與之官。有糧者仍給之糧。裕其衣食之原。開以功名之路。仍寬爲之期。令得斥賣田宅。收辦資裝。然樂還不拂其性。俟年歲稍登。民力蠱足。然後率之北來。人數既少。事亦易辦。此撫而納之之策也。其道利用緩。夫除疾者必去其根。定亂者必翦其孽。語云。兵難遠度。事貴沉幾。除亂固難。善後尤不易。謀國務在萬全。惟博謀而明斷之可也。

謹議。



皇朝經世文編卷七十一目錄

兵政二 兵制下

營制小敘

選兵論

論兵制

家兵

將帥家丁

車戰

禁兵器

古來用兵兵多者敗

明邊省攻勦兵數最多

用兵有御史核奏

戊戌武會試策問

練兵陣法疏

收輯技勇疏

軍器鑄營製造疏

顧棟高

魯之裕

陸世儀

顧炎武

趙翼

儲大文

顧炎武

趙翼

趙翼

趙翼

李紱

楊芳

德舒

佟國器

籌乾糧練兵丁備軍裝礮

請罷玉田駐防兵丁礮

河南採辦硝磺述略

年記

福康安

吳正治

朱鶴錦

肥田

皇朝經世文編卷七十一

兵政二 兵制下

善化賀長齡編庚輯

營制小敘

顧棟高

兵以衛民。營以駐兵。淮安自唐宋以迄于元。兵制見于前史尙矣。明初改元。淮安路總督府爲衛指揮使司。俾世其官。而又設有屯田。因糧于屯。取兵于丁。當是時。淮安大河二衛軍官屯丁萬餘員名。應守城按練者二千餘名。從無召募兵丁營伍名色。行之既久。漸至廢壞。伍存空籍。田盡汗萊。此外所恃。止山陽民兵五百八十五名。然皆不經訓練。遇敵輒敗。倭患之興。淮郡殆岌岌矣。是時以漕兼撫。隆慶年間。漕撫都御史方脈調揚州營官兵三百一員名。驍門防護。設名色千總一員爲統領。是爲漕營所自始。嗣是以後。益調兵赴淮安。隨衛立營。營與衛始兼設。而都司實兼管淮營。淮營者。兩衛屯卒也。關白之亂。淮海戒嚴。益挑選淮營精壯。并調集各州縣及東陽義烏浙兵。分爲七營。是時倭患孔棘。而淮安運道所關。得保無恙者。實賴先聲有以奪之也。最後李三才沙汰簡練。節次裁併。畱爲五營。本朝定制。以衛卒專司輓運。而營兵專主護漕。別設城守營。守護城池。分漕院與巡撫爲二。總督漕運。麾下統轄七營。惟左右中及城守四營。駐山陽境。餘各擇要地分置。此漕營之始末也。淮郡爲黃淮二河貫注。歷代皆用民夫塞決。徵調動至數十萬。本朝設河兵及堡夫。淮安建兩大關。而河營遂與漕營並重。各有副參遊守。而河營之陞遷。一與軍功等。其人率皆駐宿河干。熟諳水性。平日不責以騎射之能。而專司填築之事。每遇河上緊急。匪但不役民夫。并不調營兵。合龍下埽。不爽分寸。雲梯礮築。懸絕千仞。當河濤決怒時。持土石與水爭勝。性命懸于頃刻。惟責成專而諳練熟。故能奏功而無患害。匪其人鮮



不敗事。此尤 本朝兵制之超出前代萬萬者也。謹就淮安所駐漕河兩營之官弁為匹船隻及防守汛地修防口岸詳載于策以資日後之考究志營制。

選兵論

魯之裕

余嘗從事於四方而見今督撫提鎮之選補兵目者輒竊長太息曰此承平志戰之所為也乎夫兵也者儲以備攻守戰陣之用者也非徒以壯吾撫提鎮之觀而已也乃茲唯驅輪魁梧面宇明哲手足輕颯者是擇其有進而衝其力之弱與強按其藝之優與劣者即曰精選矣彼烏知夫魁梧者之不便於疾趨明哲者之多出於驕滑輕颯者之工巧於規避乎即力強而藝優者倉皇之頃往往以驚懼而莫知其所措蓋余之閱於是也久矣然則選之將如何曰兵貴膽不貴其皮肉也兵貴樸不貴其伶俐也兵貴福不貴其點暴也兵貴能勞能苦不貴其言語委婉步趨周折也何也膽壯則無畏無畏乃可以臨敵性樸則守法守法乃可以訓嚴相有福則其精神充足可以久用不衰雖有時不幸而置之死地而能轉敗以為功兵徒勞則奉命能苦則無怨言奉命無怨而後可以收臂指之效雖然猶選以人者也不足以盡選兵之道蓋選兵莫善於選器必明於選器而選兵之道乃盡焉人之生也自二十以至四十者為壯過此則血氣不能不衰矣就此壯者而論之其中長短大小弱強之不同勢不能齊而一之也故其用器也各有所宜焉得其宜而後用之無不利大約目睛灼而猿臂轔立者宜弓箭身材短小精悍者宜腰牌滾刀其殺氣纏結於中而有時勃發於面者宜腰刀手鎗至於排鎗大刀擋木撻鉤之用則必老成有力者任之苟少年健兒筋力未定而使習其藝則未幾而乏矣潰潰矣長大豐偉者而使習圓徑二尺之牌握短刀跪伏委曲伸縮進退於以出沒於鋒鏑之間其將能耶是故選兵要矣

授之器而時以習之。凡不可不精而辨之也。知必於此乎。精以辨之者。而後可與語練兵之道。

### 論兵制

陸世儀

人習戰。國法令森嚴之時。宜于兵。民合太平。日久。人不知兵之時。宜于兵。民分。及觀鶴林玉露載韓魏公一段。亦言承平時。寓兵于民之害。則予之所論。似不爲妄矣。

京營莫善于分。莫不善于合。昔漢高祖與韓信論將兵。信曰。臣多多益善。則知多多益善。非韓信之才不能。今京營之弊多。只是無善將兵者統之耳。然假如十萬人爲一營。則必須才堪十萬者將之。使十萬人分爲十營。則才堪萬人者。皆可以爲將矣。更勿拘以文法。使得各自爲訓練。而以一文臣知兵者統之。以時巡閱各營。令嚴兵精者獎擢。將驕卒惰者誅之。賞罰既公。士氣自肅。京營積弊自去矣。

京營既分。當使之分屯城外。不可使之聚屯城內。須量地勢。每門一軍。軍三營。爲小堡。授以閒田。使自屯種。父母妻子咸往居焉。死徙無出其鄉。則庶幾心志一而戰守日固矣。

昔人遇端陽節。作龍舟競渡。又令武士射柳爲樂。此卽默窩教練水陸營兵之意。今人不喻此意。射柳之戲已亡。惟龍舟尙存。僅以爲遊觀之資耳。今宜復此法。于端陽日。令水營兵大治龍舟。陸營兵大修器械。所在官司率通邑縉紳士民。傾城觀覽。水兵盡出沒波濤之巧。陸兵盡馳射擊刺之術。擇其能者。大加賞賚。令通邑之衆咸出纜頭。則兵有所利。皆思勸進於技矣。推此以往。因勢利導之術。豈獨一競渡哉。

兵家所言出奇制勝者多矣。言旗鼓步伐者少。出奇制勝之法。虛旗。虛鼓。步伐之法。實虛。虛聽。明者可自會。實虛非學不可。猶之名物度數。卽聖人亦不能生知也。通鑑所載戰攻處。孰非出奇制勝之法。惟旗鼓步伐。所傳甚

少。唐有李靖兵法。然不得見全書。今僅存杜氏通典所載。戚南塘紀效新書。是從此書中會通而出。故于戚法步伐之法。獨詳。讀者不知。以爲戚公必有異人傳授。可笑也。

向閱武備志。陣法無慮百數。不能得其要領。心頗輕之。及閱戚少保驚鷲陣。始知陣法之妙。卽吾儒之禮樂。不可須臾離者也。語曰。節制之師。又曰。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夫欲稱節制。與堂堂正正。非精于陣法。未足語此也。戚少保紀效新書所載。皆節制之法。其將領不必選絕力絕技之士。凡中材皆可能。所謂勇者不得獨進。而怯者不得獨退也。然絕力絕技之士。軍中正不可少。趙奢曰。道遠險阻。譬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倫遇此地。勢奪險爭。險非堂堂正正之陣所能克也。必於軍中另選突關敢死之將。聚爲一卒。以應卒然之用。

馬軍使馬力。猶舟師使船力。俱難整齊約束。昔人以連環結馬隊。亦以連環結舟隊。意思大槩相同。然連環馬。畏鈞。鐵麻扎刀。連環舟。畏火攻。所忌亦大略相近。在智者善用之耳。

教陣先教隊。教隊先教藝。藝雖一技之微。必學而後知其用。知其用而後可以教士。可以制隊。卽如驚鷲陣。至今稱絕。然其妙處全在隊法。隊法妙處。又全在制器。得當。設使猶是驚鷲隊。而以他器易其原器。則隊壞。卽仍其原器。而或顛倒其次序。則隊亦壞。原器不易。次序不失。而不知藝法。教習不精。則隊雖不壞。而無用。故隊者一隊之所由始。藝者一隊之所由始。今人欲存心兵學。慎勿以藝技爲可忽也。

昔唐荆川于鼙樓。自持槍教俞大猷。一時以爲韻事。然其言謂一團槍之功。至于十年。則亦藝師之言。非大將之言也。蓋藝師之藝難工。不過一人敵耳。若大將則須通知各藝之情。而善用之。蓋藝一也。在一人。則有一人獨用之法。在一隊。則有一隊合用之法。在一陣。則有一陣合用之法。若不能通知。而徒敝精神于一技。則亦藝

師而已矣。

火器之害烈矣。感代之原。不過發以機石。然至元人之襄陽。歐則已。前無堅城。若夫近代之火器。則始于交趾。而彌甚于西洋。西洋之器。其大者能推數仞之城。能擊數十里之遠。當之者無不糜爛。自有此器。而守者不可爲守。戰者不可爲戰矣。自茲以往。器之多將彌甚。火之毒將彌烈。生靈幾何堪此塗炭。嘗欲思一斷絕之法。而不得。因念國家既有此器。將憑以爲長城。欲盡去之。不可得矣。宜制爲厲禁。凡火器藥物之官。皆如天文官世襲。此外不許私習。設火器營于京師。京師而外。不得用火器。諸邊鎮當用者。皆自京師給遣。或四方有寇盜者。亦然。事平仍歸京師。庶四方不習其法。不至流毒無已。

古者兵刑皆出于學校。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此刑出于學校也。在泮獻識。在泮獻囚。此兵出學校也。惟知學然後可以刑人。惟知學然後可以殺人。此皆王道一貫之事。自後世分兵刑于學校。而兵陣遂屬之子悍將武夫。法律遂屬之子法家酷吏。可慨也。

家兵日知錄

顧炎武

古之爲將者。必有素豫之卒。春秋傳。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後漢書朱儁傳。交趾賊反。并營刺史。令過木郡。簡募家兵。張燕爲河內。逼近京師。出儁爲河內太守。將家兵擊郃之。三國志呂虔傳。領泰山太守。將家兵到郡。郃祖公孫瓚等皆降。晉書王渾傳。爲司徒。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瓚。瓚不敢逼。

元史順帝紀。至正十三年。立南陽鄧州等處毛葫蘆義兵萬戶府。募土人爲軍。免其差役。令防城自效。因北鄉

人自相團結。號毛葫蘆軍。故以名之。及直班傳金商義兵。以獸皮爲矢房。如瓠。號毛葫蘆軍。其精銳。大學衍義補。今唐鄧山居者。以毒藥漬矢。以射獸。應弦而倒。謂之毛葫蘆。成化三年。國子監學錄黃明義言。宋時多剛縣吏爲寇。用白方子兵破之。白方子者。卽今之民壯也。

少林寺中。有唐太宗爲秦王時。賜寺僧教。其詩曰。王世充明竊非據。敢違天常。法師等。豈能深悟幾變。早誠妙因。擒彼兇孽。廓茲淨土。是時立功。卜有三人。惟曇宗拜大將軍。餘不受官。賜地四十頃。此少林僧兵所起。宋史。范致虛以僧趙宗印充宣撫參議官。兼節制軍馬宗印以僧爲一軍。號淨勝隊。然則嵩雒之間。固世有異僧矣。嘉靖中。少林僧月空受都督尚表檄。禦倭於松江。其徒三十餘人。自爲部伍。持鐵棒擊殺倭甚衆。皆戰死。嗟乎。能執干戈以捍疆場。則不得以其異徒而外之矣。宋靖康時。有五臺僧眞寶。與其徒習武事於山中。欽宗召對使殿。命之還山。聚兵拒金。晝夜苦戰。寺舍盡焚。爲金所得。誘勸百方。終不顧。曰。吾法中有口回之罪。吾既許宋皇帝以死。豈當妄言也。怡然受戮。而德祐之末。宮州萬安僧起義者。作詩曰。時危聊作將。事定復爲僧。其亦有屠羊說之遺意者哉。

將帥家丁

遺 翼

兩軍相接。全恃將勇。將勇則兵亦作氣隨之。然將亦非恃一人之勇也。必有左右心膂之驍悍者。協心并力。始氣壯而敢進。將既進。則兵亦鼓勇爭先。此將帥所貴。有家丁親兵也。前代如韓岳之背嵬軍之類。固有明效。卽明史所載。如景泰中。楊洪家首領得官者十六人。成化中。王越多濺跳士爲腹心。與寇搏戰。數有功。嘉靖中。倭寇海上。詔故將何卿沈希儀率家衆赴蘇松軍。馬水爲將。著家丁百餘。皆西北健兒。聽勇敢戰。帝問將於李

時時以水對。且曰：其家衆可用也。水馬芳善健兒。嘗令三十人出塞四五里。多所斬獲。芳梁震善健兒五百人。

鎮大同。大同卒驪。連殺巡撫總兵。及震至。憚其家衆。皆帖然不敢動。震歿後。健兒無所歸。詔編之軍伍。後將猶

得其力。震萬應中。李成梁帥遼東。收四方健兒。給以厚餼。用爲軍鋒。所至有功。健兒中。如李平、胡李甯等。後皆

至將帥。成梁遼事急。詔廢將蓋家丁者。赴軍前立功。遺事甯遠軍變。圍袁崇煥署。時滿桂亦在城中。諸叛卒憚

桂家卒勇猛。不敢肆。結隊而去。桂天啟末。甯遠告警。詔廢將侯世祿率家丁赴關聽調。世祿都司張神武用袁

應泰薦。率親丁二百四十餘人馳至廣甯。神武副總兵祁秉忠亦以應泰薦。率私丁守蒲河。秉忠趙率教收復

前屯。亦率家丁三十八人以往。率教甯遠之戰。總兵金國鳳偵將士懼怯。率親丁數十出據北山力戰。國鳳崇

禎中。總兵侯良柱戰死。其子天錫疏請率父舊人。自當一隊。詔赴楊嗣昌軍立功。嗣昌奏。天錫所將丁二百六

十人。皆敢戰。其柱此將帥親丁之成效也。承平之世。將領皆雍容裘帶。豈復招練壯勇。以爲家丁。卽其所選用

親兵。亦多取韶美便捷者。以給使令。一旦臨戎。將無左右可倚之士。旣縮胸而不敢前。兵無統率向前之將。自

畏怯而不敢進。毋怪乎不能立功也。然善養壯丁。豈易有。此實力。惟有選拔兵丁。練以技勇。結以恩信。庶緩急

尙有可恃。古名將如韓岳等。旣有背嵬軍。吳璘亦以法陣法教士伍。賊繼光謂兵不練必不可用。故所至以練

兵爲急。初官浙江參將。見衛所軍不習戰。乃請募金華義烏人三千。教以擊刺。短長互用。由是軍獨精。又因地

形制陣法。一切戰船火器器械。精求而更置之。平倭後。移鎮薊門。又徵浙兵三千來訓。薊兵初至。陣於城外。天

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動。邊軍大駭。自是始知軍令。繼光諱論在浙。亦重練兵。立束伍法。裨將以下。節節相

制。分數旣明。進止齊一。未久。皆成精銳。論南京初設振武營。兵部尙書張謩請以劉顯爲指揮僉事。專訓練。

制。分數旣明。進止齊一。未久。皆成精銳。論南京初設振武營。兵部尙書張謩請以劉顯爲指揮僉事。專訓練。

顯亦爲當時名將。所至有功。故知訓練有素。則一兵得一兵之用。卽不能蓄家丁。尙可藉此爲爪牙也。

車戰

儲大文

戚武毅俞武襄皆善車戰。穆宗時。武毅總理薊昌保定練兵。嘗疏曰。薊鎮之地有三。平易交衝。腹內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內地之形也。山谷狹隘。林莽翳翳。邊外迤北之形也。戰於平原。莫過車。戰於近邊。莫過騎。戰於邊外。莫過步。三者俱備。乃可迭相爲用。又三者雖各自爲用。然亦必相須爲用。故禦衝以車。衝車以步。車以步爲用。步卒以車而強。騎爲奇兵。隨時指應。其勢蓋兼資也。車之上爲女牆。以捍矢石。下有活裙。以出戰卒。如虜以數十騎挑戰。則不應。或虜大勢至五十步。則火器齊發。近車丈餘。步卒於車下出戰。其遠者不離車五步。倦則少休車內。仍以火器施之。更番迭出。如環無端。虜之弓矢馬力。弗能當也。而論變用車六敗之法。尤可謂動而不括。其說曰。臨陣心亂。火藥自焚。一敗也。今置火藥於別車。約以嚴刑。此一變也。往者用車爲守。車釘於土。人避於中。虜得聚攻。蹈犯集薪。燄燎二敗也。今用車以戰。行而不止。步卒恃車。出沒其下。此二變也。往者車制不如法。守則不能蔽伍。戰則不能飛衝。三敗也。今之制式。外捍衝突。內衛戰士。戰則與士卒並進。退則衛士卒之後。虜擊攻則不及焚。蹈犯則不能近。此三變也。夫車如王道。大用之則王。小用之則亡。往者兵不踰萬。車不過二百輛。虜數萬騎。四面環攻。小敵之堅。適大敵之擣。四敗也。今用車必十萬或五萬。各開驍道。星棋錯峙。高下原隰。占地十餘里。虜四面環攻。勢分而弱。我面面足以制之。血脈貫通。臂指相應。一營勢危。諸營協救。此四變也。車戰宜平原。而剋多山險。或不能用。五敗也。夫以地就車。地不可移。以車就地。隨地得便。以車塞險。遇險尤利。有如地容數車。則數車爲一營。地容百千車。則百千車爲一營。隨地爲勢。分而不可斷。聚而不

可亂何嘗難於險仄而遂爲拘方之器。此五變也。往時無制之兵。人各一心。號令不習。畏敵而不畏將。使之用車。卽專恃車以爲命。六敗也。今且萬人一心。上下同欲。畏將而不畏敵。有必死之志。不專恃車而藉以爲導。此六變也。夫兵法。全國爲上。守險。正全國之道也。車營。正守險之用也。三者合練。虜不能衝突。此節制之師也。詔下督前。遂讓襄教。襄教議如武毅指。於是命習車戰。與南兵敵。嶽之議。互爲表裏。而練兵功卒成。制鐵不舉。烽燧者。且四十年。武襄講大同立功。創獨輪車。用人推挽。翼以步騎。上下山坂。拒馬便利。神宗初。大同巡撫李文進。上其制於朝。遂置兵車營。命武襄僉書後府。領車營訓練。京營有兵車。自此始。然則武襄之學於趙本學。者固不止得水戰之秘。而武毅製鷲鷲陣。隊長執牌居前。軍士十人分翼於後。五兵長短相雜。攻守互施。變化若神。殆隱括車戰步戰。輪戰之法。而用之。有偏全陣之有次第。所謂以奇爲正。以衆乘寡。以實擊虛。南北水陸一機也。漢衛青武剛車。晉馬隆偏箱車。唐馬燧車制。古今論兵多祖之。宋李綱欲禦金人鐵騎。劉子論之尤詳。其要語曰。古人名車曰革車。蓋冒之以皮。防敵火攻耳。此又與武毅置火藥別車之說。互爲表裏。惜房瑄劉秩輩。雅不講其法。而世又以瑄秩而并嘗之。

禁兵器日知錄

顧炎武

王莽始建國二年。禁民不得挾弩。從西海。隋煬帝大業五年。制民間鐵叉。搭鈎。鑽刃之類。皆禁絕之。尋而海內兵興。輒身失國。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勅中外凡漢民持鐵尺。手搯及杖之有刃者。悉輸於官。六月。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民悉入官。二十六年。括天下馬。一品二品官。許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陳天祥傳。與國軍以籍兵器。敢亂行。省命天祥。種知本軍。事天祥。命以十家爲甲。十甲爲長。隨兵器。以從民便。境內遂平。其後代者。務更奮政。治隨區兵者。甚急。天祥去未久。



而與國復變。鄒郡及大江南北。隸城邑多乘勢殺其守將以應之。

順帝至元三年。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凡有馬者。拘入官。已而羣盜充斥。攻陷城邑。至正十七年。命山東分省團結義兵。每州添設判官一員。每縣添設主簿一員。專率義兵。以事守禦。故劉文成有詩曰。他時軍禁賊矛戟。今日呼令習鼓鞀。嗚呼。予視天下。恐夫愚婦。一能勝予古之聖王。則既已言之矣。

漢武帝時。公孫宏奏言。禁民毋得挾弓弩。善邱壽王難之。以爲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誠能明教化之原。而帥之以爲善保家之道。則家有韜膝。戶有犀渠。適足以誇國俗之強。傳唐書鄭惟忠傳引吳郡賦而不至奪民以不祥之器矣。

### 古來用兵兵多者敗

趙翼

古來用兵。往往兵多者敗。蓋兵過多。則號令不齊。氣勢不貫。必有臂指相使之用。且爲將者。有情衆之意。而謀多。疏爲兵者。亦有恃衆之心。而戰不力。自三代以後。能以多取勝者。惟王翦滅楚。以六十萬人。韓信破趙。以二十萬人。垓下之戰。漢兵六十萬人。裴行儉破突厥。擒阿史那奉職。以三十萬騎。郭子儀收復西京。以三十萬衆。明太祖取中原。以二十萬衆。征雲南。亦以二十萬衆耳。其他如冒頓以四十萬騎。圍漢高於平城。突厥始畢可汗。以數十萬騎。圍煬於雁門。契丹以三十萬騎。敗周德威於新州。蒙古圍端。以五十萬衆。破曹友聞於大安軍。此又當別論。蓋北俗號令簡。而心志一。故能以多取勝。中土所不及也。至如明太祖破陳友諒。亦以二十萬衆。然友諒是時。且六十萬。則不可謂明兵之多也。其以多致敗者。長平之戰。趙括兵四十萬。爲秦所坑。章邯攻趙。項羽破之。被坑者且二十萬。其多可知也。漢高以五諸侯兵五十六萬人伐楚。入彭城。爲項羽三萬人

所破。溺死者二十餘萬。龍且以二十萬救齊。韓信擊斬之。吳王濞兵二十餘萬。周亞夫擊走之。新莽時。王尋王邑以四十二萬兵圍昆陽。爲光武所破。銅馬諸賊合數百萬。亦爲光武所破。官渡之戰。袁紹兵十餘萬。曹操兵僅十分之一。擊破之。赤壁之戰。曹操治水軍八十萬。周瑜以三萬人破之。劉聰以十餘萬陳於洛西。石勒以四萬人破之。淝水之戰。苻堅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其先至者已三十萬。乃爲謝元等八萬人所敗。呂光攻龜茲。龜茲王帛純引獫狁諸國兵七十餘萬。爲光所敗。葛榮向京師。衆號百萬。爾朱榮兵七千。衆寡不敵。葛榮聞之大喜。令其衆辦長繩。以爲至便縛取。爾朱榮乃爲奇兵大破之。及爾朱兆以二十萬收鄴。高歡馬不滿三千。步兵不滿三萬。大戰破之。渭曲之戰。高歡將二十萬衆。宇文泰不滿萬人。破之。沙苑之捷。宇文泰又以七千兵破數十餘萬。乃如戰所。準當時兵數。人種柳一株以旌功。凡七千株。後宇文泰又與歡戰。雖斬高歡。曹然。是日置陣。既大首尾懸遠。彼此不能相知。遂大敗。燒營而遁。則亦以兵太衆也。隋文帝滅陳。合總管九十兵。五十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然賀若弼。韓擒虎先入建康。擒後主。兵纔八千耳。其時陳將魯廣達等。陣於白土岡。凡二十里。乃爲賀若弼等所破。煬帝征高麗。凡一百十三萬人。餽運者倍之。竟潰於薩水。宇文述等九軍共三十萬。先度遼。其脫歸者僅二千七百人。竇建德之救王世充也。置陳虎牢下。長二十餘里。爲秦王所擒。突厥犯塞。黑齒常之以二百騎破其三千騎。安祿山之反。潼關之戰。哥舒翰以二十萬衆爲崔乾祐所敗。尹子奇兵十三萬。張巡許遠以六千八百人敗之。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少騎兵六十萬。黃巢入潼關。兵六十餘萬。呼聲震河華。及據長安。李克用以四萬人破走之。契丹將阿古只以騎兵五百。敗老相軍三萬。石晉杜重威以三十萬衆擊遼。遼將高謨翰以三百騎殺其先鋒。餘兵皆走。遼天祚使蕭吼里步騎十萬。討女真。阿骨打兵三千七百。

至者僅二之一。力戰破之。遂又使邪律訛里柔等騎二十萬步卒七萬來伐。阿骨打又敗之於阿婁。阿遼又使蕭特末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討女真。并遼主自將。亦俱爲阿骨打敗於護步答岡。張浚富平之敗。兵四十萬人。馬七萬匹。宋將黃迪等以兵三十萬柵於文水縣。金突合速以兵九千敗之。殺八萬餘人。時康民率兵十七萬。捷不野敗之。又以騎三千。敗淮南兵十萬餘人。及和尚原之戰。兀朮以十萬衆爲吳玠所敗。仙人關之戰。撤萬喝亦以十萬衆爲吳玠所敗。劉麟劉猗三十萬衆。楊沂中等破之於藕塘。夏人二十萬騎。李顯忠以所部八百人破之。順昌之戰。兀朮韓常兵十餘萬。爲劉錡所破。金主亮南侵。兵六十餘萬。虞允文敗之。完顏九斤胡沙虎以四十萬衆伐蒙古。敗於會河堡。銀青衆二十萬。亦爲蒙古木華黎所敗。已而蒙哥以五十萬衆。敗於宋合州城下。遂死。又察罕兵八十萬圍廬州。爲宋杜杲敗去。賈似道之潰於江上也。兵十三萬。凡此皆以多致敗。歷歷可考者也。其以少擊衆。戰功最著者。如合肥之戰。張遼李典以步卒八百破孫權兵十萬。後秦姚萇以千餘兵破雷思地三萬餘衆。乃命軍士各植一木於棚孔以旌功。或疑營地太小。萇曰。吾自結髮以來。未嘗如此以少勝多者。正以少爲奇耳。高昂以十餘騎破爾朱羽生兵五千。宇文忻以五百騎破尉遲迥精甲三千。薛萬徹以百騎擊敗竇建德兵十萬。薛仁貴以卒二千攻扶餘。殺萬餘人。馬璘從李光弼攻史朝義於北邙。以兵五百出入三反。敗其衆十萬。光弼曰。吾未見以少勝多如馬將軍者。李嗣源救幽州。契丹萬騎遮山口。嗣源以百騎衝破之。楊業以數百騎出雁門。破契丹兵十萬。殺其將蕭嘯咄李。劉溝堡之捷。劉昌祚以二千騎敗夏人萬騎。李師中上其功。謂西事以來。以少抗衆。未有如此者。燕達以五百人抗夏人三萬騎。九戰皆捷。岳忠武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臺門。以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嶺。以鬼背八百破兀朮於順昌。又

以五百破之於朱仙鎮。皆敗其衆十餘萬。金完顏陳和尚以四百騎。敗蒙古兵八千於大昌原。而近最奇者。宋武帝微時。以數十人覘孫恩。遇賊衆數千。便與戰。所將人俱死。帝獨奮長刀。所殺傷其衆。南齊周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虜萬騎圍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歿。盤龍馳馬奔入。時奉叔已大破虜。得出在外。不見其父。復躍馬入。父子兩騎。縈繞於數萬人中。虜遂大敗。陳侯安希以十二騎破齊陣。爲其儀同。乞伏無芳。又刺東方老墜馬。蕭摩訶與北齊戰於呂梁。以七騎破齊軍。奪其大旗。及周滅齊。遣將爭呂梁。有精騎數千。摩訶領十二騎入周軍。斬殺甚衆。隋張須陁以五騎覘賊。遇賊裴長才等二萬。奄至。圍之數百重。力戰而出。唐王君廓以十三人。破郭士衛等兵一萬。宋之佛應募擊驪州蠻。與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曰。獠動卽死。賊七百。人皆不敢動。遂平之。金阿骨打以十人。擊走遼兵於混同江。劉整在宋時。以十二人入金信陽軍。擒其守。時以爲唐季存孝。以十八騎拔洛。今整更少。乃書其號曰。賽存孝。元渾察征乞失哈里。敵兵二千。渾察以勇七十五人。破之。揚子橋之戰。張宏範以十二騎渡水。敗姜才軍。明初洛水北之戰。常遇春以單騎入元軍。敵二十餘人。刺之。遇春燈其前鋒一人。大呼馳入。壯士從之。敵遂大潰。傅友德攻山西。擴廓萬騎突至。友德以五十騎衝卻之。丁德興從攻洪山寨。以百騎破賊數千。成祖靖難兵起。欵台以十二騎破南兵三千人。東昌之戰。薛祿以五十騎敗南兵數百。又皆古今所罕觀者也。按癸辛雜識。賈似道命廖瑩中刊奇奇集。萃古人用兵以寡勝衆如赤壁。淝水之類。成一書。蓋自託其援鄂之功也。其書今不傳。今姑撮諸史所載於此。

宋榮既破擒葛榮。其衆皆降。爾朱令行從所樂。親屬相隨。任其居止。於是數十萬衆。一朝散盡。行出百里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人服其處分機速。唐書秦王世民破擒竇建德。俘獲五萬人。卽日散遣。使還鄉里。蓋

乘其潰散之勢。遣之使還。莫不憤結而去。衆既無主。自不能復嘯聚爲亂。而我亦免安插供饋之煩也。

明邊省攻勦兵數最多

趙翼

明邊省凡有攻勦兵數最多。蓋皆就近調用民兵。士兵故餉省而兵易集。非悉用官兵也。考永樂中征安南。用

兵八十萬。王正統中征麓川。用兵十五萬。王景泰中討都勻苗。用兵八萬。王成化中韓雍討大

藤峽。先以兵十六萬破修仁。王成化中。王越奏起兵搜套。須兵十五萬。王宏治中。因珪討永安。用兵

六萬。王正德中。思恩府岑濬與田州岑猛相殺。總督潘蕃討之。用兵十萬。王嘉靖中。岑猛謀亂。總督姚

鏊討之。用兵八萬。王是時欲征安南。議用兵十三萬。二千餘人。毛伯元江上舍那盤亂。巡撫鮑象賢討之。用

兵七萬。王吳桂芳令俞大猷討翁源賊李亞元。用兵十萬。殷正茂令大猷討章銀豹。用兵十四萬。王大曾省

晉令劉繼討都察蠻。用兵十四萬。王李錫討府江。用兵六萬。討古田。用兵十萬。王殷正茂討藍一清。

用兵四萬。王張嶺討新甯恩平賊。以三萬人破賊巢二百餘。斬一萬四千餘。史稱嶺南用兵。從未有以少勝

多如此者。王可見邊地用兵。動以十數萬計。若必一告官兵安得如許。兵數且費亦不特調用民兵。土

兵之法不可廢也。元末已謂苗帥楊完者入內地勦寇。明洪鍾之勦川賊。調水順上兵。陳金之勦江西賊。調田

州土兵。王守仁之勦大藤峽。張經之禦倭。殷正茂之征古田。王李化龍之平播州。朱燮元之平奢氏安氏。無一

不兼用土兵。甚至石柱等土兵。且謂往朝鮮。遠東。萬里攻戰。當時費調既慣。土兵皆習見以爲當然。無敢有後

期者。而守仁之勦潯頭桶岡。及擒宸濠。則并不用土兵。而專用民兵。承平日久。無復有征調民兵土兵之事。一

日欲用之。且將駭怪而莫肯應命。是又當於無事時加惠土司使之勤操練。以備調遣。而前明民壯之例。僉其

丁者免其糧志見吳按季肄習以防不虞其法亦當講求於平素也。

### 用兵有御史核奏

趙翼

明內地用兵多有巡按御史及監軍紀功御史等官從旁核奏此亦防欺蔽之一法也如趙輔從韓雍討大藤峽賊封武靖伯雷鎮廣西已而蠻又入潯州巡按端宏劾其妄言賊盡不罪輔無以示戒輔左都督劉聚鎮陝西李羅滿都魯札加思爾等入寇殺掠數千里聚與王越反以捷聞紀功員外郎張謙劾之謂其報首功百五十級實止十九級聚許甯鎮大同小王子入寇甯等戰敗反以捷聞巡按程壽發劾之甯廣甯失事巡撫陳瑒反以捷聞巡按耿明等劾其欺罔明洪鐘討川東賊不能擊賊良民爲功巡按王綸紀功御史汪景芳共劾之綸又奏鐘樂飲縱遊致賊自合州渡江陷州縣鐘陳金討王浩八聽其僞降得逸去紀功給事中黎澂劾之金亦不刺等入寇甘肅掠陷堡砦五十三處巡撫張翼鎮守太監朱彬反冒奏首功巡按成文發其奸文此皆見於各列傳者用兵固當責成領兵官勿使人從旁掣其手足然徒聽領兵者奏報其誰肯自言畏懼自言敗衄勢必粉飾遷就以掩罪冒功有巡按等官從旁奏報則諸將稍知敬畏不敢避賊玩寇此不特防欺蔽亦隱寓伺察催督之法也。

### 戊戌武會試策問

李紱

問武科之設自唐迄今代有損益其法可約略舉歟唐設武舉科得郭子儀宋詳定武舉法得狄青人材未嘗不出於此而蘇氏洵議武舉法疏謂以弓馬得者不過羸材而以策中者亦皆章句無用其信然歟我國家文武並重皇上宵旰求賢每武科殿試閱試再三然後定其甲第近復因臺臣所請設立好字號分同

取中。奉行者誠能矢公矢慎。弓馬技勇。宜無遺材矣。願外場所試。僅戰將之長。若大將之略。則有不止此者。故復有論策之試。將以覘士子謀謨智略。不可以浮辭塞也。用兵之略。固非一端。而營與陣。尤爲先務。營者止之陣。而陣者行之營。試就一著言之。其止而安營也。中軍何以鎮攝。四外何以巡徼。無事何以不懈。寇至何以不驚。車箱鹿角。何以鈎聯。橙蘇井泉。何以供給。能一一指而言之乎。其戰而布陣也。居中何以指麾。左右何以策應。前何以迎。後何以拒。進止何以克濟。更番何以不亂。耳目何以一心。力何以同。皆具有成法。可言者耶。若夫天有陰晴寒暑之異。何以應乎天。地有山川險易之殊。何以因乎地。衆有分合。事有遲速。勞逸異其勢。主客異其情。欲隨機而應之。其道安在。多士尙明晰數陳。毋蹈昔人所譏。以增制科之重。所厚望焉。

練兵陣法疏 道光元年

直隸提督楊芳

欽奉 聖訓。教練兵丁。欲期一日有一日之功。一兵有一兵之用。欽此。竊惟人之氣力。日用則強。日惰則脆。按日除常操之外。其提鎮將備千把外委各衙門。卽責成各本官。其堆卡撥汛各處所。卽責成各隊目。隨時隨處。頻頻訓練。且暮爲之。凡練射。其力在拳。蹄正於腕。運用在推。責其正身齊足。左手平推百次。右手如之。兩手合推百次。以三百次爲度。回手掌心對面。出手截掌對靶。務要勝平指豎。取通身之力。練歸左右。截掌自然。拳定腕正。弓力自增。射的有準。凡練鎗。其力在肘。歸穩於腰。運用在託。責其踏步播腰。左手執礮一塊。如舉鎗式。數二十字之久。能以肘定腰穩。可期鎗出無虛。凡練騎。其力在腿。歸重於足。運用在躍。隨處設立馬鞍木架。鞍常馬高五寸。牢繫鞍鐙。責其以足登鐙。不許攀援。左右上下。又以手據鞍。不許登鐙。左右超距。各二三十次。能得腿足力強。自然身輕體穩。分踪抹鞞。騎射自如。至于長矛。乃弓箭兵丁兼習之藝。臨敵衆矛齊刺。只要封閉。

得力。不須跳舞花勢。其箭牌現操舊式。極其活便。毋庸另立練法。以上各項技藝。固不必使其尋頓太過。亦切勿任其安閒自疲。行之日久。工夫無間斷。自能一日有一之功效也。夫膽有大小。氣有勇怯。均難憑識。似應於精壯之中。再酌以衆擊易舉之法。臣思。膽氣生於武藝。而武藝非陣法歸宿。譬如虎離山谷。猶畏犬欺。束之以陣。庶幾出而有節。入而有制。勇者不得獨衝。而怯者不得畏。進而北我。國家常操大陣。進步連環鎗。最爲行軍利用。超越千古。臣愚昧之見。於常操之外。另加以車騎。合步兵連環鎗。三者互相融結。參會大陣。翼前顧後。折衝禦侮。最爲得力。竊擬每敵車一輛。倒縛大敵二枚。敵口向後。用兵倒推而出。平舉車轆。卽爲敵架。別用拒馬椿。以藤牌刀矛鎗箭護之。夾峙敵車左右。敵至二百步內外。大敵擊之。百步內外。鳥鎗並擊之。五七十步。弓箭合擊之。騎兵五名在後。以備左右衝突。合之押運軍帳火器箭枝。共兵六十四名爲一隊。閒時責成各千把。於本管哨內如數挑定。輪流日操一隊。更番演習。計五隊。共兵三百二十名。歸將備一員督練。至六日。合操一次。爲一陣。臨敵仿積卒星體。五隊站成梅花式。用前三隊擊賊。得犄角之式。爲正兵。後二隊接應。爲奇兵。遞而增之。五陣爲旅。鎮將統之。五旅爲軍。大將統之。一兵有失。責在千把。一隊有失。責在將備。一陣有失。責在鎮將。如遇更代。擊鼓爲節。以後左隊搶出中隊之前。成銳進之勢。再以後右隊搶出前右隊之前。成斜飛之勢。再以中隊搶出左前隊之前。復成犄角之勢。層層正奇變幻。左右前後順持。俾整暇有序。若限於地勢。去車用礮。兩兵拾打一礮。容隊則陣。疏密有法。南北均能適用。設遇密箬山谷。如鼠鬪穴中。隊濶闊隔。分段直入。層層接應。亦最相宜。此練兵克敵。均能一兵有一兵之實用也。直隸額兵三萬八千三百二十五名。按四成挑派。可得兵一萬五千三百三十名。能成二百四十隊。臣到任後。曾與督臣往返札商。先按二成挑備整頓車



敵刀矛戰弓馬鞍雨具。意見相同。接准覆信。督標已挑備一千二百五十名。現在操演。臣提標中左右前城守五營。曾經挑備一千名。已經演有成式。此次巡閱山水三屯兩協。天津鎮所屬各營。逐處講究。已經挑備一千六百名。再擬飭知河屯協八溝昌平兩營。挑備六百名。并知會宣化鎮挑備一千二百五十名。正定鎮挑備七百名。大名鎮挑備八百名。共兵七千二百名。以六千四百名成一隊。以八百名作為衝鋒策應。取限來春將器械一切一律整頓齊全。以備不時之需。隨後再趕辦二成器械。再臣謹按宋吳璘鄭家驁之戰。用疊陣法。敵敵數十萬之衆。其法以拒馬爲限。用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腰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弓。弩併發。次陣如之。俟其疲。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蓋戰士心定。應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我

聖祖仁皇帝親督大軍。平噶爾丹於昭莫多。大將軍費揚古及將軍統額博濟孫恩克碩岱等。秉承

方略。分兵三隊。設拒馬椿。步列以待。誘賊萬衆來犯。我兵鳥鎗弓矢齊發。籐牌兵繼之。自未至酉。戰數十合。賊勢披靡。兵皆上馬衝擊。乘夜追殺三十餘里。

斬擒殆盡。噶爾丹引數騎遠竄。亦卽此法。至於大敵。更爲行軍利器。用以夾峙籐牌拒馬。於古法較爲得力。惟

大敵過重。須用四輪託車。艱於載運。臣思古有車戰之法。選擊風馳。何往弗勝。山水形勢。今古如一。古以箭弩

衝車。今益以鎗礮火器。其功更十倍於古。凡市上農閒大小輕重車輛。均能隨時隨處購之。今之城守庫貯。皆

有五十觔以上百觔以內威遠劈山子母等礮。縛置車輦。極其便利。兵多則操三百二十人之陣。兵少則操六

十四人之隊。間時操演精熟。使官兵咸知運用。以備戰陣。較之古法。尤爲精密也。除常操額存軍器外。謹列陣

法車輛圖式於左。

竊惟閩省昔號南蠻。前明淪爲盜藪。我朝定鼎以來。漸仁摩義。縉紳效力宣猷。士民讀書守法。固已嚴嚴風俗。移易而結習相沿。時有奸宄。舊染未能盡除。地方尙稱難治。臣在閩數年。詳細採訪。熟求其故。祇因閩地僻處海濱。又多深山邃谷。習尚强悍。以好勇鬪狠爲能。毋論秀頑。好學拳棒。往往創立會名。聯合聲勢。原其初意。不過圖禦外侮。迨聚集日久。結交既廣。或恃勇技過人。或逞機謀聚衆。肆然無忌。遂刊僞印。散僞劄。妄悖猖狂。盡撼人心。蹈叛逆之罪。而弗悟。究之其間。好事生蠶者。不過數人。而事不豫防。勢遂漸熾。愚民墮入牢籠。誤罹法網。牽連株累。情亦堪憫。夫人情稍有技能。必不甘于淪沒。果其營力技藝可觀。心思材智出衆。願令幼而壯。壯而老。老而鬱鬱。閑居精神意氣。一無所事。勢必紛紛不靖。宋臣富弼曾言。兇險之徒。讀書應舉。仕進無路。心常快快。以至討尋兵書。習學武藝。因此張大胸臆。遂生權謀。往往晦名詭姓。潛跡遁行。密相結煽。此輩散在民間。縱無成謀。實能始禍。要在得人而靡之。蘇軾亦云。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明臣邱濬嘗言。紛紛擾擾之徒。爲人所劫制者。心無定志。爲利而動。既可以誘脅而來。亦可以哄嚇而去。無足慮者。所慮者。蟲知文義。讜古今者爾。其言足以動衆。其智足以設謀。其縱橫詭秘機略。變幻尤易。惑世欺人。平時宜有以收拾之等語。方今天下一家。聖主德威。無遠弗屆。惟是安不忘危。是以釐奸懲暴。常切宸慮。臣竊思一鄉一邑。其有善習拳棒。營力過人。更或機謀者。州縣爲親民之官。管轄不過百里。果能留心訪查。何難周知。惟是形跡未著。無取可指。既難卽置之。且例載游手好閑。不務本業。或演弄拳棒。教人及投師學習。罪止枷責。是依例決罪。僅能懲戒于一時。終難革心於日後。且其賦性兇頑。散在



給以杜冒濫侵剝之弊。綜覈洵不爽矣。然臣抑有慮焉。各省物料其價值之不齊。不啻霄壤。且造一器。或適於用。或底於精。用功懸殊。明臣戚繼光有云。航海者漁人。而造舟者梓人。彼何與於利害。而勞苦以經營之。加倍以賠補之。不過苟且塞責而止。此製軍器。煉火藥。當任武臣。不當任文臣之明鑒也。況司出納者。其于價值。惟知賤估賤減。以爲省一金。則爲公帑留一金之用。且爲工役杜侵漁之端。不知爲工役者。如果懷不肯之心。則雖愈估愈減。止於器具剝削而私侵之數。原不減也。若其工料本貴。給價不敷。則雖造成器具。總屬無用之物。所謂惜小誤大。其害可勝言哉。據臣之見。莫若以軍器一項。歸營製造之爲便。雖有見在軍器。而每年修造。原不可少。況建威銷萌。火藥關係尤重。似應每營額給軍器火藥銀若干。以爲修補練習之費。悉聽營官監督製造。分給各兵。每季一送道官稽覈。督撫按臣不時點驗。務期件件完備。件件精利。用過錢糧。卽令每年造冊報銷。如或遺出征討。或賊來守禦。則弓矢火藥等項。動費不貲。許另議補給。蓋將領自造自用。于己之性命得失。相關。其爲衝鋒克敵之計者。無所不用其周密。必不苟且簡略。徒取完數而已也。伏祈 敕諭通行查議。原有額設軍器銀兩。相應均派各營。照依兵數。每年支領若干。儼或不足。則搜查何項銀兩改給。與兵餉一同支領。以後盤甲劍戟。不堅利。弓矢火藥。不齊備者。則其將之才能方略可知。應聽各道官據實揭報。督撫按具疏糾參。如不揭報不糾參者。治以徇庇之罪。則武備壯而軍容盛矣。

辦乾糧練兵丁備軍裝疏 乾隆五十年

陝甘總督福康安

欽奉 上諭。據俞金紫奏稱。開得從前陝甘兵丁。平日皆預備乾糧。一遇征調。卽可剋期起身。自平定準噶爾回部之後。遂因循不復儲備等語。兵丁乾糧。自應平時籌辦。以備緩急之需。如恐有礙朽。原不妨出陳易新。

抵放兵餉。著傳諭福康安卽蓄心安辦。以復從前舊制。將此遇便傳諭知之。欽此。仰見我 皇上睿慮周詳。歷念邊陲之至意。臣檢查乾隆初年。署甯遠大將軍查郎阿條議。陝甘各營原有儲備征兵。裹帶口糧之制。嗣因平定準噶爾回部以後。日久因循。遂停預備。今荷 聖明指示。自應妥爲籌辦。以復舊規。惟是舊議每兵一名預備粟米一京斗。白鈔炒麩各十二斤八兩。以爲三十日口糧。臣竊以裹帶粟米如無薪水之處不能爲炊。不如炒麩一項卽可拌食。無須炊爨。且設有軍需之事。早則數日。遲或半月。自當安設糧寮。若每兵裹帶一月口糧。計一人攜帶三十斤。以千人合計卽有三萬斤。勢必于軍裝馱載之外。復添輜重。殊形累壓。不便遠行。茲酌擬每兵備貯炒麩十五斤。足供半月之糧。令各附近州縣于倉貯麥石內支給。營員磨炒成熟。并製袋標記姓名。收貯軍庫。仍按季更換。給散各兵。卽以抵應得月糧。如有收藏不潔。以致霉變不堪食用者。卽著落經管營員賠補。毋許抑派兵丁承領。仍卽陸續辦製。出陳易新。源源積貯。設遇調遣立時攜帶起程。卽倉猝未設糧寮而征兵亦不虞枵腹矣。但既籌出征裹帶之糧。尤須先有訓練備戰之兵。臣查陝甘邊地巖疆。原屬重兵所聚。嗣因節次裁移。兼派屯防口外。以致實兵較少。先于乾隆四十六年。遵 旨議派兵一萬六千七百餘名。近復蒙添兵三千名。現在添營設汛。葦布星羅。伏念 國家養士卒。無論馬步。均屬可戰之兵。惟是兵多貴精。正當于養兵不用之時。挑選訓習。一有關發卽可帶領遠征。尤爲預備不虞之計。卽以蘭州省城而論。臣標五營額兵三千名。除額外外委及各營字識均在額兵數內。又有派往口外屯防。其實在差操兵共二千七百四十九名。加以城守營現兵五百三名。此內城守營兵分派墩汛。及每日押解違犯。護送糧餉等差。計不敷用。尚須由臣標五營兵內撥協。又自臣衛門暨各將弁署內均有該班兵丁。統計撥協應差者共需七百數十

名計此外別無差使。可以常行訓練者。已挑出二千餘名。勸加操演。卽該班之兵。每日在署。仍可親試技藝。時訓練。其堆撥看兵。亦係輪班。下班之兵。每于下班之日。不屬操演。其應差兵丁差竣。仍令歸伍演習。則此數百名亦屬可以備戰之兵。至于操演之法。臣查向來綠營陣勢。止係兩儀四象方圓各式。此皆傳自前朝。相沿舊樣。平時較閱。雖屬可觀。臨敵打仗。竟無實用。在各營演試之時。明知所習非所用。不免觀同具文。飾詞塞責。自不若京營陣式講肄精詳。卽如九道十連環等勢。果能演習嫺熟。旄之行陣。實堪克敵。奏功臣去年抵省後。卽仿照京城健銳火器等營陣式。恭送提臣。轉發各鎮。如式演習。改去故套。以收實用。再如演習連環。原爲應陣擊賊之用。乃綠營兵丁平日演放。帶藥不過數出。藥盡而止。設遇臨敵之時。敵未退而藥已盡。何能制勝。臣操演省標各營。烏鎗連環。不許拘定出數。惟令多帶火藥演放。其應否停止。悉聽臨時號令。庶平常操演。亦如戰陣之時。積久純熟。可免臨時生疎。又綠營施放烏鎗。均由臂肘。不能擒定鎗靶。有似開弓之勢。過于高仰。以致不能得準。且臨陣之時。未見賊而鎗已亂放。及賊至而藥已將盡。臣嚴飭各營。如法教演。期于鎗不虛發。庶嫺習于平時。不倉皇于臨事。其各兵內習弓箭者。習烏鎗者。習馬上鎗箭者。令其每日各照所習之技。在本營分操。逢五之期。各營令在一處比試。爲小合操。逢十之期。爲大合操。除肄試各項外。卽操演九進十連環之陣。臣親往較閱。卽以兵丁之優劣。驗將弁之勤惰。分別獎懲。雖值寒冬。不令停止。並酌量各提鎮標之大小。令其挑出備戰之兵。自二三千名。以至一千二百名不等。西安將軍軍標撫標。亦酌定兵數。均照臣標認眞操演。常無間斷。務俾技藝盡熟精嫺。計將軍督撫提鎮各標。共可得二萬餘。其各協營路額兵。多寡不等。今定以兵數在三百名以上者。卽挑出一半。勸加操演。計又可得萬餘。合之兩者。足有三萬餘。訓練精嫺。一呼卽集之兵。註定

冊籍。由各營送臣查驗。如有兵丁事故及技藝生疏者。卽行裁汰。另挑補額。仍將各營將弁預爲派定。不派別差。專意訓練。練兵之員。卽領兵之員。使將與兵素相嫻習。不致臨時兵不願將。將不顧兵。並令各營員弁將部頒行軍紀律教條。時時告誡提撕。俾知臨陣退縮者。欲惜命而不免刑誅。奮勇爭先者。雖捐軀而終膺卹賞。庶幾軍律嚴明。人懷果銳。一變綠營怯懦之習。俾三萬人咸成勁旅。至軍輿之際。備帶軍械火藥帳房馬匹。均關緊要。在衝鋒陷陣之兵。勢難兼顧。必須另兵經營。俾免分心。亦應早爲派定若干。另造一冊。將所管軍械鉛藥及看守帳房牽喂馬匹各差。使于每兵名下註明。送臣查核。設有緩急。均可按籍而稽。朝調夕發。不虞遲滯矣。至挑兵入伍之始。尤爲喫緊。查綠營積弊。每有年衰技劣。而輒事姑容。亦有出缺挑補。幼了濫數。臣抵省以來。親自驗補。並移行各提鎮嚴加裁汰。募年力精強之人。毋許徇情濫補。所養馬匹。必須飼喂飽騰。收放得地。毋許減料缺額。臣不時委員查驗。如有情弊。卽行據實嚴參。再查行軍之法。既有勁兵。又資利器。乃綠營一切軍械。均非利用。雖年年查驗無虧。仍不免有名無實。卽如鎗靶。多係松木製成。外用硃油。徒事飾觀。而大將鬆脆。不能堅久。臣前在軍營。所見鎗靶。一經磕擊。卽有損壞。當臨陣之時。損壞一桿。卽少一鎗之用。且鎗靶火機。製造均不合式。以致兵丁施放。不能合手。臣已另給式樣。妥爲製造。並改爲榆木不施油漆。期于樸實堅緻。施放便利。又如礮位。演放不動。卽易銹蝕。且礮手生疎。一時不能得準。至弓久張而不弛。豈能及遠。又如刀矛。鑄造不精。鋒銛挫鈍。何能殲敵。烏鎗日久不洗。必致火門淤滯。豈能擊放迅捷。似此武備廢弛。雖有器械。猶之徒手也。惟有隨時查驗。勤加講習。力爲整頓。總期兵精器利。人器相習。庶幾有一兵收一兵之用。至軍行遇雨。事屬尋常。全在雨具。圖備便于攜帶。若當乘機。剷之時。或因烘焙濕裝。以致遲滯。坐失機宜。去年剛塔在馬家堡。

之事。可爲明鑒。臣已飭各營務將各項妥爲備辦。應免臨時周章。又臣前在川鎮時。各處均有備貯火藥。三年五年不等。出陳易新。自抵陝甘。通查各營。其足備三年之處甚少。加以去年剿賊。復有帶缺撥餉。現在移行各提鎮。查明實貯之數。具覆到日。再行通盤籌酌。另議具奏。謹將臣遵旨儲辦征兵。裹帶乾糧。並卽挑演備戰兵丁。及整理軍裝器械各事宜。恭摺奏復。伏祈 皇上睿鑒。

請罷玉田駐防兵丁疏 續廣運志

皇上睿鑒

吳正治

我 皇上念京畿重地。鼠盜竊發。民生未安。

特諭樞臣確議。作何分派防守。隨經諸王大臣會議。請

旨。應由臣會同該撫詳酌。議覆。據稱每旗分住二城。則兵有遷移之苦。創造房屋。則錢糧糜費。所有添設各項。均應停止。獨以昌平等八城而外。若玉田灤州霸州雄縣爲衝要形勢之地。應添設京兵丁及蓋房等項。奉

旨。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會議具奏。請臣持論不一。主前議者云。應添設。主後議者云。應停止。今聞

奉有依前議之

旨。此固

皇上睿慮周詳。未雨綢繆之至計也。而臣竊有請者。臣惟致治之要。必在安

民安民之道。止期休息。恭釋

上諭。原從民生起見。則玉田等四城添設。章京兵丁之議。其不必者有三。其

一。不便者。亦有三。何以言之。邇來畿輔之區。雖常有竊發。不過鼠賊耳。地方有司。苟能留心捕治。自可輯甯。固無

煩設兵以擒賊。或以成羣大盜。一時難以解散。則必調重兵。發禁旅。始可撲滅。又非藉數十兵。可恃以無恐也。

不必者。一。昌平等八城。參領兵丁。旣已星羅棋布。而豐潤開平樂亭。又議增設馬兵。犄角相援。臂指相應。倘衝

要形勢之地。遇有竊警。何難協力窮追。滅此朝食。不必者二。況遠近民人。不知爲偶爾竊發之鼠盜。不知添設

兵丁之多寡。但聞聲殺之下。無端增設四城滿洲兵丁。舉動非細。近畿本自無事。何故駭人聽聞。不必者三。而



其所不便於民者。則以新設之兵。兵民未習。遽難浹洽。民以疑而生畏。兵因動而生騷。其勢然也。今玉田等四城百姓。聞添設師旅。將必有紛紛疑慮者矣。國家承平數十年。一旦使四城老幼。無以自安。一不便也。每城所設防守尉等官。原以督率旗兵。緝拿盜賊。萬一耳目未周。約束不嚴。有如部覆所云。駐防甲兵。與家僕為盜者。雖將該管京兵。及該主嚴行處分。而小民已受荼毒矣。二不便也。部覆緝州雄縣灤州城內。原有空地。可蓋營房。其實抵玉田城內。無有空地。應於城外築牆立棚。蓋房居住。雖不佔取民房。未免勞民動衆。且也。地方官吏。保無有借端科詐者乎。安得事事而察之也。三不便也。由斯以觀。玉田灤州緝州雄縣添設京兵丁之議。本以為民也。而或致擾民矣。揆諸 皇上愛民如子之心。夫豈相合哉。臣從諸王大臣後。與聞末議。確見此事。結於地方。而將來必有害於民生。是以懇懇過計。請將玉田等城議添之兵。亟為停止。以安四城億兆之心。以告 神京根本之重地。庶近畿黎庶。各得其所。民氣完固。而盜賊自消矣。

河南採辦硝磺述畧 採辦小錄

朱雲錦

硝磺。一種為軍火要需。亦匠藥之所必用。各直省有二物並產者。亦有硝磺俱待購於鄰省者。立禁禁嚴。而夾帶搜緝之弊。仍所不免。乾隆八年奉 上諭。硝磺為邊疆嚴禁之物。久有定例。開各省沿邊口隘。奸民嗜利。往往勾通守口兵役。夾帶出口。以圖牟利。又聞準噶爾境內。不產硝磺。每令內地往來之番夷喇嘛。私偷夾帶。重價購買。各督撫提鎮。當時刻留心。嚴飭文武員弁。一體實力搜查。以防偷漏。再遣委員於口隘之外。細行訪查。如有出產硝磺之處。作何設法防範。毋得稍有疎忽。該部即行文各省督撫提鎮等知之。欽此。經本省巡撫碩公議。稱召募販賣之人。願開官硝店者。悉如官鹽店之式。准其報官開設。零賣硝磺。聽其照時價收買。官為